

正德奉茶處齋集

虛齋蔡先生文集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飾躬砥行動準古人

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

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

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

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曠象其物

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

虛齋說也守毋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

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

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



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亦間取夫
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為吏
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
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
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
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鼂錯龜山非幸耶景
尚遺德姚英之諸君子為立祠葛石厓志貞
為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在也序其可辭
夫有造道之文有述事之文楊子雲曰商書
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後世有作其雄視前人

亦不為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微而歆來聽又
况移情役物越禮分而為者嗚呼邪說也贅
言也雅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矣其不
然文華作氣質雅收聲而去道遠而昔後村
序艾軒之文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
也介夫言語文字間哉介夫初主於靜既又
主於虛楊月湖方正曰主於靜是時理學中
輟二公竊永貞丁王夫江朝東崛起於曠鈞
深索隱二公始獨得云正德辛巳夏仲道友
見素林俊書于雲莊青野

見香

勝

吾米
滄州

虛齋蔡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自嘆

見武夷二首

哀鄒汝愚六首

第一山和胡太守

福州寄同志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題扇

別鄒汝愚謫雷州其所吏目五首

送黃邦瑞還廣

月夜雲谷室聯句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題何子完孝感卷



月梅

四一迂士卷

送唐給事兩廣盤糧三首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題畫舟中昂首者 建溪戀竹有引

飛鶴窺汀 遣興

讀書評寄鄭仲平 又作文評

題周世祥員外又是一別卷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輓溫方伯 戲友人作墨鶴

登清源次馬太守韻 題黃石三生遊獅子巖和陳少翁

寄張廷實四首 題盛用陽師省卷

同年會 題雲谷室

秋江送別

和張大尹登最高峯 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題商山四皓圖

洛江行送業師

題嚴陵送別卷

畫圖景

題洪氏慈節堂

四哀詩有序

雜著

管見上堂尊二

自箴十四條

書戒五條

與郭文博書九九段

自警詩

寄張廷實書

與姚德輝

贈鄭溫卿宰鄒平

廬墓文移一條

答洪元達書九十三段

聖人心安於正論

劉項論

岳飛班師論

臯陶執贖叟疑

衛武公孟子孰優

論詩

廉生成銘

靜生明銘

卷之二

書

寓杭州上瓊山立祭酒先生書

與孫九峯先生書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寄周黃門書

與陳時安憲副書

上東山劉先生書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寄李宗一書三

與黃德馨石仲殷書

復李示一書

與黃德馨書

與周提學書

與陸憲長書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與畏庵朱先生書

與曾侍御書

與碧川先生書

寄梅一之書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與方石謝先生書

與九峯孫先生書

與都憲吳先生書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憲憲奏議

與柴墟儲靜夫書三

寄林待用書

與畏庵朱先生書二

與劉司空書

寄碧川先生書

寄督學邵先生書

與雲室廷王先生書

復王希文憲僉書二

復林居魯書

與梅一之書

與林允暉東二

與楊君謙書

與喬希大書

復楊方正書

與嚴州諸友書

復儲靜夫書

與饒侍御書

與李宗一書二

淮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寄王懋學書

與司馬張先生書

寄鄒汝愚書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與董遵道書

與楊實夫書

與江西黃提學書

與倪上舍書

與徐方伯書

復鄧廷綱提學書二

謝姜太守書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寄周汝厚書

與徐大參書

托焦侍講書

與劉咸栗書

奉新淦周先生書

寄莆田劉子賢書

與周時霖大尹書

寄鄭仲平書

托周紹立推官書二

與游太守書

寄蕭山妓

寓徐州寄存畏

送園地入縣學東

序

送梁先生使安南序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送郡守吳公述職序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送南安陳尹入覲序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送解元林汝宣赴春闈序

送徐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賀典幕蔡君承上官獎勵序

贈錦田驛筆士本茂懽懽事竣序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水寧衛送別序

送愛菊軒歸臨川序

壽慈孺人九十序

洛陽送別卷後序

洛陽送別圖詩序

贈醫士童君某序

賀歐陽生冠帶序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蜀阜存藁序

中州音韻序

題蒙引初藁序

刊精選程文序

古文苑後序

江湖勝覽後序

清玩冊序

凌雲葉氏族譜序

新淦周氏重修族譜序

安平柯氏族譜序

恩命褒崇詩後序

題龍褒錄後序

壽王太夫人序

送柯節推考滿序

八桂聯芳詩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送陳太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送丘教諭任滿啓行序

仙遊張氏族譜序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宗序宗一字說

林潮字履信說

管寶字世重說

士器字說

王生泰字士亨說

鳳喻字瑞周說

李愉字順夫說

惠夫字說

宋子紹字說

傅浚字汝源說

雜說

解友久

警念

自箴

床頂銘

施勉仁贈畫梅

題畫龍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題王特用思親卷

題雙鶴卷後

為史少泉題朝貢送行手卷

題方正憲萱冊葉

題松滋王世子靜庵卷

題烏情卷

題林君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跋月湖集

讀愛蓮說

格言有跋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題一路到巖書畫卷末先生跋

探符之妄

草書

憑帖

答友人

題三教一圖

示兒

答不筆命

題白巖卷後

民情四條答當道

記

讀蜀皇存彙私記

御史具公利民一事記

具慶堂記

逸樂會記

桐清軒記

獨善山房記

鞦韆橋記

修海岸長橋記

介庵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卷之五

哀辭

聞 國哀三首

哀詹昂

哀林生允暉辭有序

哀洪良偉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告祠堂文

告墓域土地文

祭朱都憲文代三司作

遣祭傅文穆公文

祭立國老文

祭三原王先生文

祭萬國老文代作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祭倪冢宰文

祭湯侍郎文代九卿作

祭彭司寇文

祭福州林侍御文

祭龍溪吳侍御文

祭陳都運文

登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祭戴少叅文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祭林都憲尊甫文

祭朱侍御母文

祭丁指揮文

祭陳提學亮之文

祭林雲室師母文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祭朱侍御乃尊文

祭蘭谿章先生乃尊文

祭王府經文

祭王侍御尊甫文

祭洪氏姑母文

祭表弟黃于鼎文

祭黃汝亨文

祭外父母文

祭王表兄文

代莊某祭翁義民文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先生林公墓誌銘

晉江知縣吳公墓誌銘

留夫人黃氏墓誌銘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吉水縣丞常君墓誌銘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徐室戴氏墓誌銘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靜庵先生傳

高祖為人大畧

贊

陳府尊贊

童廷式贊

高孝子先生像贊

林母贊

陳處士替

黃樂易先生替

虛齋蔡先生文集目錄終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自嘆

二十雖未老已知非少年欲將心事道祇恐付空言

題扇

風本造化權却從手中得因思天下事也須着人力

見武夷二首

日日問山水今日見武夷點頭一段意山靈知不知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寓吾想萬山靈亦羨二山遇

別鄒汝愚謫雷州某所吏目五首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應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此行比遊
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李伯紀
慷慨出門去默與千秋期飽喫惠州飯少和淵明詩
我觀古丈夫揮手構寰區節士非得已矧彼章句儒六籍垂世
意豈為崇簡書息丹宜細煉為邦者如愚

哀鄒汝愚六首

天地元無情汝愚信死矣舉世嗤笑之吾獨不如爾
汝愚信死矣展轉淚沾襟一死未光明為君恨轉深

年少心更赤竟以死還荒英魂飄何許願返托班行
思君真益友過我擬十籌思君不可作緘恨付春秋
君昔抗疏日計亦念至死正氣由乾坤有懷莫能止有懷莫能
止一死亦吾事

君氣蓋一世君窮直至骨身死無所歸妻孥無黔突遙遙萬里
道老父訝喪紼生子願聰明為君長壹鬱

送黃邦瑞還廣

抱病日榮榮君今又遠行斯文諒有味分手能無情柳色纔沾
白稍頭又轉青百年真轉轂何以慰平生

第一山和胡太守

一登第一山自覺衆山小日起海門騰雲連邊樹香物情隨運
遷元化無時了一事類登山懷哉愧不少

月夜雲谷室聯句

今夕復何夕青燈共片心聯詩乘酒興弄月傍花陰清趣伴光
景閑談斷古今萬年不盡意要在自家尋

福州寄同志

去家十五日始入福唐州宦心未汲汲鄉思柰悠悠行亦謾
老用何能一壽途中每自問指目看春秋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洞中那得卧龍蹤因石興思蓋世公當日何人撐國事洞中正

爾卧真龍

靖節當年更隱憂欲為諸葛勢難籌眼中風物皆非舊惟有黃
花共晚秋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山自蒼蒼水自深賢侯遺愛可勝吟至今一箇祠前月猶照當
年撫字心

饒他素裏有千金難買丘民一點心今日泉山一片石千年永
作牧民箴

題何子完孝感卷

昊天罔極更何言此事惟堪心自憐滿卷新詩傳盛事孝心當

日豈其然

月梅

冬裏有春一味清不因風雪不知名問渠知已有誰在月在天
心人在庭

四一迂士卷

造物無言露却真采真多是看花人傍花隨柳前川樂數百年
來幾問津

送唐給事兩廣盤糧三首

使君自說未更事足認使君自老成年來頗訝當途客欲將矯
拂輔昇平

錢穀元非吾分外握筭亦能助太平學術多君非口耳此行認
取舊書生

感君遇我特從容愧我疎庸百未通宇宙之間大有事煩君細
問白沙翁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九老高岡恣勝遊西來匹馬正追來我今亦奉吾親去紫帽山
頭境最幽紫帽吾泉名山也

擾擾塵途二十秋歸心今已托東流披圖喜見林間叟極目雲
山興不收

題畫舟中昂首者

闌棹扁舟出釣磯涼風掀動數莖髭江天一覽清如許誰解昂
頭不語時

建溪戀竹有引

十月二十七日舟過建溪溪許有竹數枝獨秀出其倫類且
近映溪流天光涵之上下玲瓏其景妙甚為之停舟注玩不
能去者久之舟中有王氏子自言能畫因令圖其像共載焉
詩以詠之

一見此君便有情況臨浮碧涵虛清行邊不忍拋君去敬寫君
真作伴行

飛鶴窺汀

一道風雲次第經低徊有意在沙汀丁寧莫為緘鱗計且看陰
浪清不清

遣興

舉天地間一正氣誰能收之腔子裏饒他身外無餘物可受用
的滿天地

讀書評寄鄭仲平

昨夜得一讀書訣因風寄與吾人說此身跨在雲霄上俯照人
間了毫末

又作文評

最愛前人一語真豪華落盡見真淳我今特與梅花約桃李相

逢各認春

題周世祥員外又是一別卷

丈夫出處亦何意遇流則行坎則止都門繞喜接春風而今又
是一別矣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我入銓曹詢故事心香一瓣屬天台只今柱石廟堂者多有當
年推轂來

十年自占優閑地一札傳來歸夜臺不惜官階未極品習中生
意尚無涯

輓溫方伯

一日蓋棺萬迹陳百年何事只憂貧輸公勘破人間事獨執一
清見古人

戲友人作墨鶴

天下皆知鶴質白恠君何意墨其身應嫌皦皦者易汙且將此
意悟時人更願無心待品物形形色色任天真

登清源次馬太守韻

行行行上北山巔始信人間別有天紅日當頭真可捧白雲著
袖似相牽細思田土千畝物何似清源一滴泉我欲便為樞隱
計壯心未忍負青年

同黃石二生遊獅子巖和陳少參韻

一上御峯四望低恍然身躡九霄梯風雲何意俱來會玉鳥無
心自在啼靜對乾坤疑有話追思先哲愧留題携朋更向清源
去去路相將莫遣迷

寄張廷實四首

夜窓論虫有引在京

六月初二夜青燈獨對紙窓外有虫歎扣欲入者久之頗憫
其徒勞而不得其門也然苟納之則彼決然赴死地矣不忍
也口號以諭遣之云

爾虫勿愴忙是乃燈灼光迷途殆爾福得路將自殃去去効尺
蠖朝來朝太陽

答林符用江湖念亦在京

每見江湖面便生霄漢心此心固未穩有病莫能任豈惟吾身
病心亦久清陰未須論世事歸去亦自鍼

因見江湖面轉得天地心天地心如何玄默行古今大德自敦
化川流本靜深百年等旦暮浮雲浪自散胸中無活水安得商
家霖

又和滕古甫見寄

平居喜誦古人句男子要為天下奇却愧年來三十四正是濂
溪作縣時

興動時亦曾試吟一二詩第清於此段工夫

甚缺因詩伯扣及以請教耳詩雖不足言然
區區心事亦畧見於此昨承出處之問即是
為復矣

題盛用陽師省卷

我覽師省字惕然中不寧悠悠老將至省身愧未能惟昔有曾
氏三省日有恒惟今有盛氏乃能上師曾師曾固非難師曾亦
豈易省身勿泥三隨地安着已柔者思不隨剛者思不厲操術
必求精濟人不謀利如此類推之一息不容已此心貫萬端疑
即一貫地人品夫何常希曾亦曾矣小子嗟後時羨君早立志
從今創脚跟行遠必自邇

同年會

愛我同年會會中皆俊英入同奉天殿出或各專城譬如一家
子肺腑親弟兄或內而侍養或外以經營戮力家事理所異家
和寧丈夫始讀書便擬掇科名及其既登名豈徒娛一生高科
一時事千載有汗青富貴無所樹風花不百齡端居時獨念字
宙事非輕皇天生我曹豈我私聰明民胞并物與此責在書生
昔年牕下業一一皆典刑少者忌謀躁老者戒宦成願言各自
愛年弟復年兄

題雲谷室

山真蠹蠹水簇簇白雲一片卧空谷卧空谷兮渾無心乘風起兮

應為霖

秋江送別

我愛秋江水一清清徹底清波靜涵萬古心清流一瀉直千里
君今從此發脩程我聊贈此淡中味

和張大尹登最高峯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身在翠微兮我意登泰山之仲尼眼空溟渤兮而亦收其吞天
之勢以助吾胸中之奇足躡青雲兮遂揮長風而直上手扶紅
日兮光光明明於宇宙間是曰男兒

題商山四皓圖

鄒魯儒生落秦火諸公正在山中卧咸陽宮殿三月紅諸公同

裏自春風馬上英雄饒善罵罵聲不到商山下獨憐帝子意來
度一至漢廷力回天君不見李斯韓彭皆殖醢秦皇漢帝亦安
在當年商山四老翁至今人間徃徃想羊來

洛江行送業師

我有先生學行獨不群籍籍聲華動八閩我竊緒餘尚一薦嗟
吾先生兮始自貢途充國賓先生不見伊呂當年無科第自有
功名萬古新困龍若際風雲便方潭勺水可騰身雖然先生早
了環中趣否泰由來都是春此行如遇成都卜只問忠與孝不
問屈與伸

題嚴陵送別卷

我未識江生而知生之名生年始十六文采動群英乃父嚴州
守其學見之行承家今有子賢路擬相仍吾友阮君浩揚欽及
其兄與生同筆硯臨別莫為情千里馳書來祈我贈詩聲詩以
道情志不以供人事矧我非善鳴何以塞君意雖然仁者贈言
古有之要之其言不必寄嘗聞君子學為己請贈此語當篇詩

畫圖景

崇山巍巍矗天起根盤不知幾十里萬木群然山之巔其中大
者挺然長幹而繁枝明堂之棟應可擬遠山其勢浸微茫雙峯
直豎青雲裏文人結廬擅山光閑來呼童携竹杖出門一徜徉
翹然矯首青雲上意欲乘風至

帝旁一得至

帝旁俯首瞰下方何處民窮何俗陋誰為奸惡誰善良便應奮
起今日凭欄手為茲民胞物與一鋪張鋪張畢塞吾青然後歸
去來兮舊山阿千駟萬鍾柰爾何

題洪氏慈節堂

慈母人間非不多慈而節者能幾何洪母之慈似亦少慈不徒
愛愛而教一燈母子共分光母讀子讀影相吊若其操節果何
如為念夫家世業儒我今儻若差一念萬卷家藏棄無餘天地
一逆旅百年能幾許夫在則視夫夫亡則視子但願子有立夫
死猶不死妾身自分止於此吁嗟兮洪君君母之賢世罕倫君

今莫計位高下只取胸中一物真我聞立身須以道善名是顯
親汗青豈必皆達者未計眼前屈與伸我亦為人子年來已度
三十春家貧自少事章句父祖力家百苦辛往年吾祖已捐棄
臨行猶願孫成器而今一第市童憐痛哉吾祖安在矣祖母于
今老色深念之中痛不能任雙親四目僅一子况復暮景仍駸
駸平生學力盡虛耳世事顛迷無與比靜中自咲復自悲授之
以政將何以每覽程朱性理書踐履一意負心期古云三十骨
骼成輕暴氣質若未移顏淵三十德行立鄧禹三十功業畢我
今三十何為哉少日已去老將來父祖教育良可哀為感洪君
訢母苦客燈獨對淚如雨濡毫不管詩家數為君草草傳心語

四哀詩有序

成化辛丑予自京師南還以病少留嚴州嚴之士就予館問
所疑者二十人其中楊氏二子銑欽最敏而厲夜讀書率至
四鼓日不復就寢予固期其成而常戒其過也越數年欽領
鄉薦而銑以病卒其親友皆曰是過於苦學所致噫死生有
命固已獨不曰守身為大父母惟其疾之憂乎知所以為學
者正不當爾予今不得九原而責之矣獨念其正身刑家之
化有可言者銑病亟妻陳氏年二十四哭曰婦人喪夫其初
誰不云守節但不保其終耳且後日守節與否死者亦安知
其能悉哉遂潛入室自縊死既蓋棺而夫目亦瞑遺一女欽

育之未幾亦死欽哀痛久甚而不能忘也因求大司空銑泉
胡先生大司成雙溪劉先生為序為歌以存凡之名以傳嫂
之節以伸已之恨予素不能詩文適覽二先生之作懷昔感
今自訟其缺也不揆而續貂焉而乃追尤銑苦學之過者以
欽此病猶或未盡祛也設有議予不宜用死者之事戒生者
則豈知予與欽相與之情哉失言之咎吾寧任之四哀之目
見胡先生序云

一哀兄

古有二宋與二蘇我意二楊亦並驅銑也早逝欽也孤霜月哀
哀孤鴈呼銑也之逝何早乎旬日期盡萬里途

二哀兄即師

昔日小蘇與大蘇對床舊約老不踈生今此願不可攄青燈獨
對讀遺書讀書之意竟何如立德立功澤八區顯祖宗兮大門
閭伸兄遺志無使孤

三哀嫂死於貞烈

一死人生所必有佐逆偷生多白首徃徃仍出儒紳冑到此昏
顛不可究娟娟女兒閨中秀夫危未絕命先授所決夫目得親
觀青天白日九地透至性獨能全所受寧知身名朽不朽嗟嗟
末世多盜儒如此女兒真丈夫若夫昔也曾師吾吾今以若為
師乎

四哀姪女死於孩提

兄嫂相從九地遊獨遺孩女哭啾啾丁寧內人勤恤收古有伯道若知否神理茫茫竟莫求掌中珠失竟莫留骨肉之恩竟莫酬此恨此恨百年何人瘳

雜著

管見上堂尊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仗天之意其

為此耶愚謂此病瘳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恣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彘民力日彘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

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西京科道官請以

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其理此

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由相彌縫竟使
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指曰某
為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
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
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於其他之
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
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
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一謂功皆
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冢壙

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
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
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厠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
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

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
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一身家
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
夷亦當知之過半矣其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木
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
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

及時振吾紀綱以抹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

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

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政遠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以為夷狄利執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藏寶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誦經筵九深宮燕

居之際終身造次之頃也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為

國家先謀其大者止之言粗踈繁繁非敢擬為尊者所採以獻上也冀採其意而更為詞以獻

上耳

又

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為尤甚其當採為尤甚急蓋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隴要之門

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榷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須給不必悉關由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

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者懷智高屢敗官軍史
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
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群帥討淮
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
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採時之急務也謹具手啓以備采擇之
萬一

白箴十四條

夫禮者賤貴賤之相休戚存亡之幾也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
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
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為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此語其誰不知誦之顧實得者難耳

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動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
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
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
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斯須不離乎正大則俗所謂吉者亦自不我離於斯須矣雖或

不言猶言也斷乎必然也天地不能遠者也

虛而一盡矣

最要靜愈靜愈靈

步步是理即步步天堂

蓋聞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不學無術之弊至於赤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當以仁為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矣故不窮

言多當過嫌... 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

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書戒五條

吾置書亦甚難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德奇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業無聞物論不與書於汝竟何有哉吾墓土亦無輝矣

讀書貴乎以序而一一則可以致精精則有得而著已矣學不著已雖多何為

前輩云阜壤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

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曾
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
務擇術哉使臯契輩生今世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
讀之得術耳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是
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

書籍視他物尤須愛護小學書載顏氏家訓一段盡之矣其借
人更須慎

與郭文博書 九九段

承文博書拳拳欲得京師中好文字議論以為進學之功吾

自到京一向匆匆未有可以答來意唯天官冢宰王公舉

朝士大夫皆以為方今第一等人吾頗辱其敬愛時召至書

軒賜之談論間及書史多有可發吾人志意者因憶數段錄寄

其一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子以大學心有所忿懣一章
之旨子畧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
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
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懣
耶即是有所忿懣則忿懣即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
先忿懣耶子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宜道不到

此故錄之公且微笑當謂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其二

中庸道不遠人章自詩云伐柯伐柯至君子胡不慥慥耳公亦疑只是一串意謂忠恕貫天下之道如何只把作愛人一端之事吾故意朱子或先入於張子其家中所載之三言也

其三

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不以子舊說為然曰朱子之說亦未當也忠恕不宜分貼一貫曾子本意是謂忠恕一理貫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不知朱子若得聞此說以為何如亦可見此公之高也此方是

真愚問者乎

其四

孟子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公亦以為上句是以義制事方外之功也下句是以禮制心直內之功也且曰盡之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其五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疚疾公亦謂朱子所解恐未當蓋孟子本言九人之無智慧者心常安泰不知憂患甚者安其危而利其菑惟有智慧之人則心便常存夫憂患故獨孤臣諍子身履乎逆境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能在邦必達在家必

進行無不得也此說如何疑朱子解恒存為常由存字與由字
義本相遠此亦可備一說也

其六

易經仁以行之公亦欲主當理無私之說謂愛字狹但寬以居
之欲作寬緩以區處之此說未能無疑

其七

係辭傳之說亦多未能合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
於書詩常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
人矣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
不衰者其有得於學問之力益信矣公今年七十四

其八

有一給事中奏請求天下之異才者事下吏部議公偶問予曰
此事當何如議處予謝以淺陋不足與此等言論公固令述所
聞於朋友間議論云何予對言異才尤先岳所靳亘古不多得
今日上之人雖未可絕望當世之無人然亦不可必求其人以
實其科端教養精舉察而已矣至於天下之人尤宜自量不可
因上之有求而妄應其選以遠大自勵而已矣況今天下人才
大槩以科目收盡矣此外所遺異才宜不可多得然清亦疑天
下異才或不入於科目但恐亦須以試而知堯之於舜且歷試
之必若求之於林野亦當先求於庶官之已試者也

其九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
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
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入便舉而進之於
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
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
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
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
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
人之實事八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

才生等躬坐此病今日雖知悔前之欠實踐扞格之患矣公曰
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於
仕且令靜覽群書間閱世務其他日得實用耳此一段似有益
於吾輩故詳錄之

自警詩

自恠讀書廿餘年于今始解書中意往聞世俗語津津總道讀
書萬倍利吁嗟讀書只為利是亦商人而已矣古昔聖賢所樹
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習中方能克養浩然氣方能
做得人間事彼志美衣弓沐猴而冠耳司馬相公何等入巍巍
勲德甘布被彼志美食弓多是啖同類人能飽德膏原薄筆弘

之中有餘味或志官室事華居寇公樓臺何地起丈夫以宇宙
為家道義是安形骸鄙或志田疇遺子孫賢而多財亦損志關
西所遺惟清白雲仍百代榮其裔此外或為燕居娛惟薄之間
尤所忌挺挺時賢楊繼宗之官能不携其累吁嗟復吁嗟世上
榮枯無百年人生芳穢有千祀靜言思之吾將哀若復不堅須
早逝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亟書此我擊誦之每旦出房
月提吾耳庶幾不至羞見爾

寄張廷實書

別吾廷實又矣得緝熙先生傾款連日私以為天餉也翌日
且復西東故就燈下素筆附上愚見一二代面論因便示正

辛也向日所寄宋地官來華翰及次韻白沙老先生諸詩已
領感佩感佩

人之一身亦微矣而克其能事直至以與天也參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且看聖人是甚麼樣下工夫我輩
尚何以自諉乎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此
心則自不容不多矣

天地人物攬柄皆在靜上

道學乃造化元物也故靈

透地穿天木石眼經邦濟世水雲身

心當靜極天機現氣到完時鬼力隨

與姚德輝

古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人年且三十矣將奈何昔項羽之抹
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
之由此遂霸天下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用勇直於死中求
生如此是亦學者所當師其一節而未可以人廢也漳浦姚德
輝從子遊將歸求予言以警其惰子始為借租論之會見陳進
忠其亦以是語之也

贈鄭溫所宰鄒平

虛心順理毋教母隨凡弊事且先去其太甚者使愛孚於下而

敬不夫其上久之無不可為之事矣

凡能為百姓立以人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

學者平常常患不得行道一旦得百里之邑而君之多有不樂
就之意是比皆欲一蹴到公卿者邪安在其為事道借曰今之作
縣實難然賢公卿由此而出者多矣謂非進德之地其不可也
夫

自古卿相與草木同腐或遺臭於世者何限而卓魯輩乃僅以
一縣令名萬世其後來亦多至卿相蓋其初心但知為縣令而
不知有卿相也

辱誤愛委贈言顧問劣何以稱求益之盛心適歸來夜已深得

惠東云發行在明早拙才勿遽不能成文章草如拾碎耳然何事於此吾温卿平昔所讀書多矣

廬墓文移一條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蔡 為廬墓以終喪服事據饒州府呈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廩膳生員周鴻呈有母董氏於弘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病故至次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父又繼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母喪雖終父服尚缺一十五箇月况廬墓未滿二年痛哀之情不能自釋云如家呈乞姑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等因備呈到臬參照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

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今乃欲於母喪二十七箇月之後復脩父服如數則是方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且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方今三重昭昭文軌攸同自用自專常刑罔赦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使無名過其實乃為恰好不謂此舉乃涉迂恠也故為直之使知所勵

答洪元達書九十三段

承元達書一通及問目三條覽之知學識進退至喜也前二條所問雖閑理致却容易剖析末一條只是度數之間然頗

難分理自克忠到數日尚匆匆未暇序答茲遇人便且就末條所問述其管見其前二條稍暇亦當寄復以相質證有未安處便中希更不惜駁難如此徃復最有益也

其一

按孟子註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周正月為夏十一月可知矣是乃所謂天正者也不然天正之正字何所安著商正義亦宜然但愧覽閱未博不得其證耳

其二

易臨卦本義云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其以或曰冠之者界前說也前說是謂八箇月也非必以周正言也然周王

於遯卦之六月亦適謂之八月但文王係辭時未有周正耳

其三

春秋胡氏傳夏時冠周月之說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每讀之覺其曲折費力終未能愜然於心或意經所書王正月者蓋謂時王之正月明其非夏時商時所謂正月耳為自夏商以前便已有三正迭用之事矣夏啓聲有扈之罪云怠棄三正可見矣故夫子於春秋有王正之文歟想王正二字亦有自來不必是孔子所立也

其四

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當時又嘗疑之其說見春秋大全註云

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寔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愚謂據朱子說則周時之所謂春非夏時之所謂春亦明矣此說與今胡傳不同

其五

正字既可推移而迭用春夏秋冬疑亦可隨之而逆遷矣設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為正月人必恠之然久之人亦必安然以為正月而不覺其異矣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為春人又必恠之然久之又必安然以為春而不覺其異矣試以他事試之便亦可

凡但周正終不如夏時之善故夫子私以授顛子曰行夏之時若夫春秋所載皆周之事其從周似無疑孔子平日以生今世反古道者為何如人顧於尊周之書乃自犯之乎其告顛淵云云者謂若得邦家而制治則云云也胡氏以為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愚未敢必其然儻如其說經文不用書王字矣而又何謂作春秋以尊王也

其六

胡氏所據有二說一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是未知有三正迭用之故矣既改正便當改月數也又周詩七月篇亦有用夏正者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之類

其七

又其一曰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秦百事不師古顛倒錯繆何可殫言其以亥月為正已是不識正字為何說矣則又安知改月以從時乎縱使改十月為正月亦一槩顛錯耳本無足深論也

其八

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未盡善也孔子春秋不之改者據實而錄也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又全無謂也朱子綱目不之改者亦據實而錄也周改正春秋於歲首則從而正月之秦無所謂

改正者綱目於歲首則只從而十月之此亦可證春秋於周月數未嘗改矣使胡氏脩綱目亦將以夏時冠秦月而謂之春正月乎其曰冬十月者又秦之不知師古而偶存古之一節者也然皆無足深論

其九

又按莊二十八年冬經書大無麥禾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於歲抄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也此諺亦覺曲折愚意經所書之冬即夏時之秋也其與夏麥併言省文例也若大無麥禾為指在倉廩者則大有年亦為指在倉廩者乎

其十

冬十月既云建亥則月數用夏正明矣此節無庸疑者自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俱用冬十月為歲首來問謂綱目於漢武未改朔之前一皆以夏正書之大槩然也但正月之正字為虛用耳

其十一

四時及各月數雖易而甲子未嘗易也故夏正月建寅周三月亦建寅商正月建丑周二月亦建丑知此則知如今年辛亥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今年歲君始滿明年壬子亦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滿今俗以十二月交春時為滿者非也所以千歲之日至必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曆元云

其十二

大抵周時雖以建子月為正月然天下終有呼為十一月者餘倣此故左傳載僖公五年一偃言滅虢之期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火中而下文即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林堯叟註云以星數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是周人固以周正紀事亦或有時用夏正矣蓋公家紀事必用周正者時王之制也私家紀事或用夏正者以所自來者遠也而亦可見夏時之正有非周正可及在人自有所不能置而不用者也予嘗謂凡古聖賢所創法皆不可據今所便而任已見輕改之以周公之聖夜以繼日

之思其改夏正一節分明改得未盡善况他人乎

其十三

三正迭用之說似踈而通且亦有據其試思之前二條得暇更欲寫出若他有疑儘可寄來商量此段可質恒謙亦可寄德馨仲殷二友議之

聖人心安於正論

昔有問於程子者曰形貌怠惰而心不慢可乎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愚嘗因是而得夫心迹相符之說今觀魯論記夫子席不正不坐而先儒謝氏以聖人心安於正釋之嗚呼心迹之相符也審矣蓋知人之箕踞由於其心之慢則知聖人之

席不正不坐由於其心之安於正此其心迹相符之理正可以相形觀也愚故特舉程子之言以發謝氏之意於以見學聖人者必自治心始也是為論

劉項論

或謂劉項雖成敗不同要皆一時英雄也愚竊謂不然夫英雄以識見為先項氏當垓下之敗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且羽既以其亡為非戰之罪則自古之亡者如桀紂如幽厲可數也其果皆戰之罪乎而帝王之興也又果皆戰之功乎此則項氏之識見也項氏無論矣高帝大風之歌曰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嗚呼王者之守四方也猛士而已乎此則漢

高之識見也雖其仁暴興廢不同要皆未到英雄本色也

岳飛班師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屬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矣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字牌趣班師此非檜之為而誰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謂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亦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且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姦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為

意父兄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矧有成命在又民遮道慟哭者聲震野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晚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姦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姦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汚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直馳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于姦臣之計以負陛下肺腑之托而迄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鞭而北滅此而後朝食可幾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徇君命之忠孰與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讐之為忠也且高宗

之所以忍與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未足以克而反
速來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
君以為如何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上於朝將士
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特蓬頭跣足出至國門上表自劾其
違命進兵之罪藉藁以待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
畢矣儻必吾全則從此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
除名不叙之數日後有違君命者雖能成功如此律若是亦足
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來世矣蓋其轍行雖近類
桓溫而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
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猶不用權雖聖人無以

濟事而聖人亦不立權之說以教天下萬世矣况公當日之事
尤非可以一夕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
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敢為入過人之
事不膠於尋常故轍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
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
覆典刑而放之自艾而復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
之下終不聞有以為名教罪人者使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于
忠孝耳又豈有改良放弒事也誰得而罪之嗟夫大丈夫建大
事苟非烈已安能為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日
也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

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耻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愚亦為公甘之矣

臯陶執瞽瞍疑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知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之之說愚猶未能釋然也夫舜君也臯陶臣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瞽瞍寔舜之父則亦臯陶之大父也不然亦非臯陶之屬而為臯陶者乃但知有舜而不知有舜之父知有其父而不知有父之父執之而已矣愚恐臯陶於此或有所不安也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於使舜竊負以逃而舜之逃實臯陶驅

之也則一時之天地神人其將委之誰乎為匹夫復讐固義也以一匹夫之故而遂廢天地神人所依歸之聖主於權衡得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舜父殺人臯陶必執而戮之舜亦聽其執而不禁焉如此乃得為直乎夫臯陶明刑以弼教也使天子之父殺人為之臣子者必執而甘心焉斯亦可以為教否乎凡此皆愚之所展轉於心而未能寔得聖賢之意者也然則桃應之問也孟子答之當云何竊意孟子當時只可答云若舜為天子其父必無殺人之事也如此則絕不費辭而已足以倒桃應之問矣設桃應復曰瞽瞍向者尚欲殺舜矣何以謂其必無殺人之事也則將應之曰欲殺舜者未底豫之

日也瞽瞍之未底豫也愛方如窮人之無所歸其肯安受堯之天下乎既受堯之天下則瞽瞍底豫矣瞽瞍既底豫又安有殺人之事也設批應復曰瞽瞍未底豫舜嘗妻帝之二女而不告矣受堯之天下又安知其必底豫而後可也則將應之曰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孟子固有是說矣然無後與無親其罪恐未易差等此又愚之所未能釋然者也且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又可為天下君乎姑記所疑以俟達者

衛武公孟子孰優

邠國賢述某人問衛武公與孟子孰優清謂武公實踐之學疑孟子無以過其入為王卿士信無瑕可指矣然不聞有大建

於天下後世也使孟子得君計其規模運用當有旋乾轉坤張皇皇極之理不但如斯而已也抑六合之內上有天下有中有人自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及周程張朱之數聖賢則盡人道立皇極於中而上配天下配地更無所與譏者也其餘群哲則槩似紫微垣中諸有各大星宿環拱乎帝座者也曰然則詩謂睿聖武公又何得為孟子屈邪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獨不謂之聖乎但謂有功德於一時則可孟子則有功德於萬世願學孔子而不為夷尹者也故宰我謂夫子賢於堯舜是亦可以例矣

詩學在程朱當為後世主張了奈何亦混衆人作律詩夫詩以
言志耳豈必用平側對偶而後成其言哉既拘對偶則有當言
者以不諧聲律而已之又有不必言者姑以奏押聲律矣是何
趣味是何道理其始創為律詩者决非有大人之志有不俗之
見者也不可復以道士

廉生感銘

廉則威伸清風先人苟舉動得其當今之行也如神不然雖周
公之才美與師尹之勢位匹夫或能勝予也譬之神龍失水抑
予非不能論理而徒論其利害也論其利害斯尤可畏是故君
子靜為本倫為貴李膺按部貪濁聞風而解佩亦自省事而無

所係累矣

靜生明銘

靜則生明方寸之府天朗日晶坐照來物物無遺情毗女知廢
陵母知興郭公知杞蘇老知荆為蜀山人為董五經不可度思
蓋人心本天地之至精惟節欲定神以養之而不為物所聞則
自還其虛靈不然雲霧漲空雖泰山在前對之如蒙矧無形之
至理與未來之事功嗚呼我憶曹爽入固已禽之胷中矣驚馬
戀豆芻猶欲為富家翁

虛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寓杭州上瓊山丘祭酒先生書

清自拜別而南再閱月矣念親庭日近私心每以自喜而顧師門日遠則此心又有不能不自惜者何也清生於遠方自其少小始解人言語即聞當今天下有老先生矣稍長頗識讀書時時從長者求得老先生所為文章誦之雖淺陋不足以窺測其奧然竊見其詞氣老健理味悠長而光明闡爽正大無竒語無難字而亦無軟態讀其文者賢愚皆獲益其胸中所守確然而表裏洞達當以氣節道德名世者也於時雖未由一挹春



風而心則以為依歸所在久矣顧踈賤俗子仰瞻天人何路請
闈凡更幾春秋乃今得至京師群四方之士以觀盛德之光於
闈橋之下而又得在與進之列時賜教督以開發其愚昧凡平
生大制作欲以訂既往以垂將來者皆得而伏讀之於是向日
之所慨想慕望以為可仰而不可親者一朝為知己清自念亦
幸矣用是深願得留供洒掃以卒業焉而鄙人家宅之私竟有
以奪之曾不踰時遂爾趨歸百年之幸忽自棄之他日尚能必
得其門而入耶顧彼四方山林之下稍有志者仰清譽而讀雄
文尚欲奔走門庭一領餘光而不可得而清也遭遇若此乃亦
自棄而歸然則是歸也尚得如老先生者為之依歸耶縱能私

有所進而鑿空杜撰其能幾何耶此清之所以怏怏而自惜焉
者也未審比日尊候如何清途次藉庇粗安第近南來天氣彌
熱舟中不能常親筆硯所命批點易經大全八冊尚有一冊未
完負罪負罪清竊謂此一經者當時諸老纂脩既不依古易編
次如象曰彖曰等字至今不知何謂而所采諸家之說又或多
哂於義理而乖於本義至朱子有向前未定之說明與本義不
同者亦多搜掠以備成書使天下學者猶或紛於多說而靡所
適從似於古人所以一道德之意猶未也嗚呼當時諸老何人
也猶有此憾况區區淺生俗學安敢有所是非於其間哉承命
以來無任愧恐姑以本義為宗而以尊命為據自程傳之外九

合於本義者批之其非本義意者空之有雖於本義不甚切而實有發於義理者亦批之有雖切於本義而一意錯出者則惟批其一二而餘皆空之有本義意兼兩三端而彼僅得其一二者則亦批之有文采甚爛似於舉業可用而實詞勝理者則亦空之有數十句皆通而僅一二句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句而空其一二句有數十字皆通而僅一二字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字而空其一二字有連板數說無一切要者則皆空之有連板數說而無一切要者則皆批之但主理勝不甚拘舉業要用也然而亦在其中矣至於訓詁名義之間大體九例之際雖非舉業所急然切以為此等處乃入門戶學者尤不可不理會故亦

從而批之若其中閑字稍有可畧則皆畧之矣所恨性質愚魯工夫尤極龐疎殊不能得其精當以副尊意徒能用其一已并蛙之見而已竊料朋友間見之必多有不合而疵議非笑者然而區區選取之間蓋亦未嘗無說也惟老先生清暇時試一過目而加增損焉則幸也獨繫辭傳一冊義理最為微妙衆說尤為紛拏間嘗取而讀之乃有思量移日而竟不得其歸一之說者故未敢下手也夫上下經義理非獨易於繫辭傳也經中一畫一字中濟天人之秘亦烏可以易言但却自為條項可以逐一理會又豈者材也爰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既曰材曰動則有迹可尋矣若夫大傳則多取源頭大道理發之動數十百言所

言者或三才之道或鬼神之情狀又或先天後天寓意也此豈
淺生俗學所能定其說哉政使有得於萬一亦豈能自信其必
然哉故此須老先生自裁之或更命工夫深者理之乃庶幾不
誤讀者耳清固不敢非特以舟中天熱不及為之故也遵命於
河道屢訪海大尹舟欲以附之竟不遇今至杭州因以託張鴻
臚云

與孫九峯先生書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去了朝服
中蔽膝一件為嫌其服制與在朝行於親王者不同而與行
於

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
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拘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
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於其
間也三是王素有憾於林待用都憲譏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
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
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
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
術一日於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
為稍拂其初意蓋

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於奏討護衛事清當時

已知為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王乃對三司道清獨有後言明欲誣以非議

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僚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

朝廷按察司官潘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於三司便應以聞於

朝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為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為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拾乍冷乍暖自信有道理在也特聞此王府中諸獻左道俱有誠慮一旦死於無名則非惟有孤

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條

族姓所籍賴者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真而感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蓋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別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清不為也但今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密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嘗為清道及盛德云秉禮持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

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忘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
所訂定表章其所闕缺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執事
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
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
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當世執事與
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噫如遜志者蓋千載一
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為人世用天
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柰之何哉
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愚以為伊周格天之業宜亦不遠而
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為之苦心甚矣篇為之收句為之

訂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氣
今得與日月並垂光於天壤之內人人得而仰之自當萬古不
磨即此亦可以見道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真可
以旦暮視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
磨矣始清得覽是集時以為執事蓋遜志知已也于時華門私
願只欲得執事輩人當路為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
日執事所位寔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
知執事自是得專為斯文出氣力九關繫世道好事在所得為
者皆不又次第見矣近之為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為宇宙春秋
是非進之而遂斷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蘊者蓋皆自有其

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重節目也昔人只云仕宦當作
執金吾執金吾趣味如國子祭酒其小大遠近豈可以同年語
哉此天下知執事者之所為共快固將大有期於後來也清向
得見執事於劉時雍方伯所繼遂進拜於朝房以十數年之仰
慕而幸得瞻望於一旦乃又若淡乎其情而全無所云云者清
自知固甚明恐執事過聽未知清之愚下而與進或太早耳益
清蚤有慕賢之心然慕來慕去至今尚未得所慕到手今此之
來碌碌何為祇是為升斗之祿從事簿書求免責而已故每見
賢人君子談吐間亦不欲多及好人好事有似乎厭言之者而
亦不欲數數往來於大人君子之門者以受教未有其地徒多
往還無益或祇為賢者累也此豈有志疎慨舊德者之為哉誠
有自知自處之一松見意執事或未之察也因便真吐其情云
執事南行時清以賤疾任告不及拜送至負至召父欲奉書一
謝以素拙於翰墨尚未及也近者家叔父監生膺從御史刷卷
復命來京言執事於語次曾一盜及且欲有所惠教直以行時
勢所拘制不及稟領為負耳生得此益增感愧昨因家叔父復
監行迫簡率奉謝未盡所言茲者人便持此少布悃素庶幾執
事亦得知生非自甘於棄外者云

寄周黃門書

南都別後執事之風神道復常聳然目睫中清自抵家忽忽六

七載匆匆僅如數日其中憂故孔多百不如意分內可知不欲
縷縷既而得覩執事於壬戌登科錄繼聞兩縣卓異政蹟雖音
問兩濶而中情相愛如春矣即今擢位黃門亦得行其道之地
而天行所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階也懋哉懋哉尊府老先生
九月初遇此病中幸得奉侍半日辱所以策勵不肖父子者深
遠備至銘心之感有難名言前此清有書托陳進士錫齋轉奉
渠未果行又有托陳克謹寅長渠又以中途得命留家不竟遂
只此片心鬱鬱莫展又美其為員也清稟氣既駁且弱年邁五
十而於分內曾未能一成立今茲冒名提學而實學不聞道力
不到心自知有召茲任徒貽斯文羞况學政所關儘重豈容老
病庸流久尸其位不即自引退哉已於七月馳本乞致仕今只
待報到即行儻吏部或更行勘鎮巡有相留意亦當繼有陳也
適因豐城令朱君佐行奉此少申數年契闊之情病中不次不
悉統祈心照外奉韓柳文一部備覽又程文及文移各一冊不
為知己者自諱其醜也

與陳時安憲副書

自己酉歲七月都下一別抵今適周二歲敬慕之心未嘗少忘
去歲論裁減宦鎮以靖地方一疏堂老三位皆嘖嘖稱當清亦
私錄一通近日為公借看亦皆以為切實精至之論也顧斯言
之行不行其所關繫豈細故哉然自公發之安知其不終行於

後日也且公節行政事色色出人他日將必有以慰民望者固
辱愛小子之所願見者也林待用今已長憲雲南前在雲南數
年威惠甚著下民敬信如神明林廷玉先生在彼巡按每書來
輒推重且曰所知鄉邦中最出色者矣李貞伯儲靜夫在南都
學行之重人無間言果符向日所諭近又有王鴻儒者字懋學
南陽人年三十二三學識不減靜夫而勵志有為又皆可望但
自以學未成尚韜蓄異銳他日當有見於世者因并為吾人及
之意皆所樂聞也茂學今為南京戶部主事茲因提學周先生
告行益注懷仰臨紙初若無可言忽不覺縷縷又清友鄭昇者
侯官縣人今為廣東揭陽教諭其華藻似不甚出人而其學最
正文亦自好行尤可重未歲廣西若缺考試官此人其所任也
亦周先生所知者公可恊贊然非其有屬於清也幸亮之如不
缺入則已不宜固必也

上東山劉先生書

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
絕念仕途自分與赤松子為伴矣既而為
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為

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越趨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
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

朝廷天下士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沉重以

先帝之遺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
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
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
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夫之表則固宜決於今日之一去也然
老先生今日之去為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為

朝廷計為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清自別
去南都近二年家居又六年自知九百有退無進自甘槁死於
下矣乃承老先生列位當道不棄使供今日之事真所謂以純
負山者日久戰慄非可自知而令甥李學諭亦能察此意而相
之庶幾可不至甚得罪於斯文清亦自揣矣果才弱不勝便當

及早引身而退當不令重得罪於人君子輩也數年以在草
野不能致書古云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清之情
正類此茲因令甥之便敬此少布其私莫盡愚悃惟俯賜道鑑
幸萬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清不肖奉辱二位先生知遇及與進意良厚感佩何可當自南
京歸家僅數十日而家父喪百願違心以故又不及修問吾府
尊來承教帖益用感愧清今服闋已一年然先父母之塋僅得
封壙而未成墳大父母塋失其地又未能遷亡妻亡兒尚寄淺
土近日次兒年二十復喪百苦盡身家貧累重且志荒業廢自

顧益無可仗以自立者北上之期未敢卜也茲因吳公便病中
裁素一伸情悃吳公具有古循良風居今世而肯如此做人如
此做官者絕無幾世道之薄可嘆而信郡之多賢益可徵矣夏
末惟二賢千萬為

國家為斯文順時保重是祝

寄李宗一書

陳憲僉到承惠翰并香枕感感來翰諭及貧病一節詞情頗切
清亦適病中念宗一也又忽得此情悃何如也然此事自有字
在來賢家君子亦不知是多多少少屈受而無詞矣宗一之何哉
義命二字正須於此際有安者處耳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

日宗一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輾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
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
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
之踈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今少宰彭公自號從吾
居士者素貧也賢者自結自解自愛其身以有待吾一身亦非
止今日吾一家所取賴而已也大九背瘡多是內有憤鬱不堪
火氣橫出肉理所致昔人因此者見於史傳多矣吾宗一何緣
有斯疾也何緣有斯疾也今雖窮不猶愈於遂死乎自愛自愛
清不能為子力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
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歿非敢以德自居

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衷情縷縷臨便
增切責恙後氣色果何如注想如在目前

又

氣體肥厚之人飲食常要甘平味多病後瘦減亦然此又養生
通法也清每年夏來一日之內常兩餐用粥得免焦渴只此一
節亦不知是省了多少藥物耶冬亦一餐用之酒最能敗腎且
昏神宗一戒之氣體厚者能戒之久後自有一段分外精神今人
多不曉也李白王勃素嗜酒未必能助其興然其本原正大聰
明為此汨沒多矣陶元亮亦每自謂嗜酒然料其人決不肯飲
至昏醉故能全其真而見之文章者若是其沉鬱而光潤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當知聖人之不得已處然自不及亂矣

又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
董上之人大槩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道只是
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
田連阡陌由他無卓錫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既未
得有官者之祿下又不得為農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如
何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長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批許
魯齋先生固嘗有言以教學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今事此但
要戒令勤恪不華如清則孑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為

此費心非正圖也負財滋植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
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義男營運生理此决不害義但營運
要取利少而平穩者是長策耳亦恐欲速不達也困便寄去云云

與黃德馨石仲啟書

進孫至承來翰及佳惠近所得如何聞者中庸序已畢亦見得
與大學相表裏乎蓋所謂道統之傳者即大學之道也所謂允
執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義禮智之性道心之正也氣質之稟
不齊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者格物致
知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誠意正心脩身也以天下
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不過如此是乃所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下者也蓋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
孔子孔子以是傳曾子而及子思元無二物也區區近來賤體
如舊偶閱孟子盡心下一篇纔畢自別後多牽於俗心緒董董重
雖曰看書得處無幾大抵惟三十年前用工也二友勉旃

復李宗一書

自古九未及一面而輒以襟期相付與者其氣味類非人所知
而執事以施之清拜賜厚矣然惜執事之誤也清泉而一俗士
耳凡百不如人執事不知清敢不自知往者年頗少志頗銳覽
古對聖之時容有分毫不自揆之意今則愧悔滿胸懷矣此其
故何也念之可哀領吾林先生手教及味來翰意知執事方擊

揖河洛間隱然有收功一原之想壯哉行矣百年日暮看若眼前
一切亦豈在所掃者離乎此又不足以言真矣蓋其最緊處全
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慙負天地君親慙負師友矣執事自愛不
盡所懷一見何日附奉筆四枚墨一板表意耳

與黃德葵書

累承來書知所以愛助我意甚厚益友之言豈可多得吾雖未
能盡行之然不敢忘也涉世甚難畜德宜豫靜之一字更須於
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
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惱之意唯心箇虛字
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

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
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
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
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
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
賢成始成終之道今且與足下一私講之試訂其是否人便可
書復也此等言語足下只自知之蓋吾平生行不掩其言甚多
工力未到故態時發則此等言語祇為人作口實矣謹以今歲
科舉不知足下與仲慶得了此否

與周提學書

久不覩模範曷勝翹仰茲赴禮闈道三山謂得領片時春風之
賜用壯萬里之行至莆乃聞旌旆自漳南返豈天眷其遇耶竊
聞之有識者云仕宦當作提調學校何則以其得專為斯文出
氣力為

國家生長人才又非其他官比也尤在特重為之耳生既不獲
一面聊以是一言獻而狂率之嫌不敢避也途次不及致詳幸察

與陸憲長書

清辱知愛最深感荷何可忘自甲子歲奉書山東後枯守家林
莫能嗣音愧負愧負迨至江西得邸報知擢憲吾閩海道一帶
千餘里自此當波恬浪靜矣且八郡之人至今飽公向日德政

於今繼之信乎事半而功倍已清到任已數月祇是紛紛度日
曾未有絲毫之力於學校問視公向者一日了數十大公案猶
綽乎有餘裕人材相遠何如也願益為

國家為蒼生自保重便中特此中意附奉小書數冊手帕一方
殊不能盡下情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自執事以疾乞歸生思仰不能已苦無人便莫知貴恙平復與
未後得張元器先生及饒侍御言貴恙久已平復但意堅不欲
起蓋先生自有見也生非先生謬薦不得供事江西學校愧劣
才不勝重任日夕凜凜如蹈春冰恐有孤

朝廷任使及吾先生所以論薦之盛意矢心于天不欲於紙上
縷縷惟先生便間有以教戒之又幸志同先生數持不惜教戒
受其恩知同此感佩也適會辰州太守陳行且諸生試卷未定
造次僅具大畧不盡區區惟順時加重將來當有大為
國家宣力之日耳

與畏菴朱先生書

向者自浙江來知己擢湖廣右方伯繼又聞已轉左公輔之拜
想在旦夕王人得路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何庸喋喋清幸不
為君子所棄外辱收而置之教道之列銘心刻骨自不能忘柰
庸下之資只今居閑猶不免與俗冗相還徃且持不願之心以

酬酢乎其間得一失百而又力未能自拔而遂去私懷凜凜恐
終有負於大君子之門他日雖欲自新其路無由且大期已迫
耳興言及此甚自愧屈也向自南京歸自以家父素康強少計
之猶當得十年團圓之樂不意遽有今日之事復何言哉今則
是永感之人矣又何所不可哉且進既不能有分寸裨益於當
世退又全無以自異於流俗况且閑居圖自逸於勢似便且易
者而亦未能鄙拙之甚可知以此自知不敢復有厚望於當世
而僕僕為行計也聞吏部近日方嚴起復違限之例清亦不顧
矣便中徑述其私瑣之直如在父兄前語實待恩鑑不罪餘情
陳通判當知其槩

與曾侍御書

伏在喪次誼寂殊路使節行留傳聞不一自諉契會將復有日不欲瑣瑣於書問間塵瀆耳臘月廿一日已奉先祖母及先母之柩至二墳所本卜其日先葬祖母俟先母墳成之日則葬先母不意臨期即有拘礙今改卜正月初五日葬祖母十一日乃葬先母也初三日在先母墳所承本府羅同知遣官至寒家送皂隸二名云察院所遣者語未得詳即以初五日葬事回家過府問故羅乃出院牌見示讀未終竟驚愧汗浹不能已清一顯蒙庸俗人耳若曰頗知分不敢求稱所欲不敢虧負於人則或庶幾若曰學行云云則豈不自知况本蓬戶篳門之子尋尋碌碌

碌之人幸際明時得側士大夫末塵自父母而下咸獲霑被恩餘衣食之類視前加厚矣近雖有疾幸賴藥力已就平復二喪且以次第舉葬稍遣目前儘為過分撫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稱而慙愧天地君親慙愧賢士夫知己耳近者本府縣以執事及諸公俯待之故益加意相遇頗出衆人之上羅同知清慎自持當官絕不聞分毫有所取受而為僕措置治墳之費及分俸米見惠此禮羅歷任七年未曾一施之他人者也隆意所向人情增光知感知自豈特儀物間哉噫僕之負執事多矣豈盡知僕之無所識知無足存錄也哉今者院牌又復云云獨自顧何人而敢當衆人之所不能當受衆人之所不能受者哉昔鄭祭為

相有自知之言後人以為鄭五才實無取惟自知一節稍可贖
愆僕竊是之抑思古人亦有直自擔當者亦有徑行不辭者大
抵皆自覺其無忝乃能自安如執事此舉誠非不肖者所能安
也僕又非能矯激立名者庸劣之資求同衆人尚懼不克況敢
求異於人哉萬一中有矯意則為重負斯文知己骨肉之情神
天當明誅之或暗壞之為人間矯激者作戒矣所以不敢安受
者特以自知不任而却冒然利而受之以重傷賢者之明實所
不可故同知雖屢遣送終不敢受亦庶幾用此一節贖愆者也
且來儀僕雖不受不凡之厚意則固有出於物外者矣如或者
以為執事施禮於僕而僕却之則為全不知執事與僕相與之
際者矣此意非可言盡惟知己虛心鑒諒當終收之度內也使
節北旋應在旬月內外續奉未由在途在朝幸加自玉為國之
光為民之庇過蘇郡會貴僚王先生乞為申再三意

與碧川 先生書

生數年跼伏家林憂故孔多不敢陳瀆然區區懷德懷教之心
雖在多故未能暫忘也恭惟先生碩德宏望台階在即而乃以
微恙力求退休上為

天子之所眷惜加恩下為中外士夫之所光榮嘆慕今始令終
光前振後門下生實不勝慰願之至清去歲四月至江西供職
向自揣庸况病疾素多自分槁死林下矣今乃復叨竊此職

且此職乃人之所易者生屈於才反以為難以此久稽奉問而負愧益深中情益切每一見惟德年兄便覺愧心勃勃且丁寧遇便見報者屢矣而至今乃得於驛舟中薰沐拜此惶愧惶愧伏惟老先生台斗之明淵海之量必能俯照不肖清而未忍遽厭棄之也近者豐城丁監生到亦蒙鼎言存問感激感激向生求高祖墓表老先生猶倦倦垂念但以清所疏事已失未及就請不日便當續錄申請儻得賜賁充不世之光也

寄梅一之書

相別忽一載餘懷仰殊深執事學正而行介區區竊所歎服企慕而未能及也然為賢者願望未涯更望少濟以中和闊遠氣

象如何大凡氣之所在理即隨之而得夫淺深也恃知愛輒質所見區區凡下之資過悖尤多所異便中痛指一二使得早救分毫如此徃復吾人庶不為虛相遇者嗣續一事雖曰有命然固有大理存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或陽亢陰怯則志意且不相屬生理何從融結亦非造物者所授也區區此言涉鄙褻知為君子所不韙然天地絪縕男女構精聖人於易言之矣執事今日豈厭聞乎文獻通考已承寄到至荷審永貞得相聞否董汝淳儲靜夫王懋學想時相見誠人間樂事也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生自拜趨來私門多故非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

也向恩門內艱生僅得拜一慰帖及小奠儀洎後遂不能嗣音
罪負自知寔賴台慈照宥生違教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况庶
益長學益荒蕪才力素劣弱又以是永感之人自甘枯老林下
與草木同腐矣乃辱老先生平時誼錄當途綆汲使得供事江
西學校間第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弗克負荷旦夕凜凜正
自不知將何以報塞

朝廷任使之萬分以不負我老先生教愛造就之盛德耳生今
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忘學然所進其
能幾何惟旦夕勉強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
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耳所願務其實而不徇其名要其成而

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為人才之實事而必使學者反復思惟
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

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意之所歸宿
果安在此則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
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况民間俊秀清敢欺
之乎抑能欺之乎清之所以期不得罪於

朝廷期不得罪於老先生期不得罪於斯文者槩在此也生恃
恩厚偶爾及此不覺繁絮惶恐時序寒煖數易惟吾老先生年
尊任重當為

國為蒼生倍加保愛至祝

與方石謝先生書

生曩歲因叔父辱責書後即奔母喪到家又遭祖母喪雖非承重喪門未可即吉故在家日久既復京又失長兄尋改南京數年間憂患奔播少有寧日百事俱廢故雖執事之門亦久失於問候所恃大賢汪度有以亮之於形迹之外清今乞恩終養者誠以父老身單而子幼此目前當由之路無容疑者顧發之遲矣發之遲者私心牽之也然雖牽於私而終不能安既而思之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為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即是為親也又清自知從學失其術垂老不得實用

故數年素殮一績不立使復遲一二載或得循資少進尤患所以立也自以公既不能有益於時私又背棄其親而圖計其外不計其內雖復生世百歲祇益以負君親故此舉必求成而後已而亦不暇計親之養與其身之已老也適得孫志同書謂執事聞清此舉始有惜清去之意既而亦以歸養為然蓋執事之所以然清者非人所能盡知矣此即所以厚清也志同素厚清所厚必以正此舉全賴其成就尤見其不肯俗清也清今既出漢西門心始少安自謂亦求以不負師友之一節也因便輒吐其情用申謝意外此斯文之責天下之事其屬之執事者計自有本未有輕重既到手時必不放過矣小子何知述至人之望

於執事者如此耳

與九峯孫先生書

奉別益久仰德益深聞令器從一已冠婚而志行不亢克守先生家法益用慰喜清家城市而心久馳於溪山巖谷之間然困於無力至今未能超脫以去自愧自悼石事無成計大期不遠將懷羞入北終無以自白於世可柰何我人其亦柰之何哉適漳州進士石腴見過造次附拜因及不肖情事如此所謂貽知己羞者也向者從一加冠清恨不得觀禮於階階之下茲附小儀致賀乞勿外久負字說之命以壓心俗筆至今惶恐不能成文愧罪何可當尚期汪庶永即加譴也清又念自弘治改元得

宮在織者七年而以事故家居者十年所見朝野之事雖醇疵不可一槩而獨

皇上聖德凝然不動環海大綱萬靈安帖實有草茅書生一旦得富貴及自負才氣志節之士安恬之久所不能持不能到者居常以告鄉父老及子姪學生輩使知有

聖明之德覆博之恩而自慶其有生之幸蓋諄諄縷縷言之至為或者所迂不自厭也此忽聞

皇上為邊情累勤夫實事乾剛獨運電爍雷轟驚群孽於九地振王靈於萬國甚盛其盛快哉快哉可以徵

聖德之濟真可以期生靈之永泰可以卜國祚之綿長鄙人數

年所得喜事無此比者而鄉人得於傳聞亦以信清白者之言
為有以也所恨清腐窮之甚不能為明時展效尺寸如得及早
明白自退一意與村學生輩講說人倫物理相勉相勵相與服
行而固守之以求不甚愧於為人不甚負於君親師友亦庶幾
其可耳而格心贊治脩廢保豐事業則自有當世諸賢者在便
筆及此為愛我者盡不自知其孟浪也靜夫希大進之尚質諸
先生以造次俱未能致書然拳拳向仰無特忘之儻問及乞為
道意否則不必也靜夫先生近有書到隨當脩報矣清舊者讀
中庸私記一部甚冗穢近因諸生之求忙迫稍為塗去其太無
謂者而出之各曰蒙引初崇明其未為定說也且今以寄從一
目下備者正望先生公暇賜一裁教示下乃幸仍乞轉致靜夫
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語孟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溫故
姑俟後圖鄭仲平先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姪讀書儻來取幸
次第與之并乞達求教意

與都憲吳先生書

生自向者南都奉違不久即以侍養歸家尋遭先父大故兼荆
婦次兒繼亡家寒而事冗地僻而交踈以故老先生之擢山西
擢河南皆久後乃得報惟今都憲之擢四月即得之福州
聖朝所倚以為西南一面長城而一方數千里生聚咸所仰哺
取給焉其任亦重矣哉况廟廊梁棟需材有日平生所學所負

將次第為斯世斯人盡出之此其為慶豈敢止以為鄉邦之光
姻戚之榮而已也哉更念盛德不遺微末生家居嘗兩辱江右
手教去冬博士張顥歸自河南又得尊賜書儀感荷稠疊殊缺
修謝至負至負茲有稟聞貴祖墳在晉江縣三十二都與寒家
石壁山祖墳同鄉且相近二十年前便已承委查訪全然無以
復命今歲二月因附葬亡妻於家祖墳之左暇以訪之鄉老遂
得其的即挾與同按故迹令祖墳故址宛然蓋有被埋沒者亦
有掘挖未盡灰土尚可認辨者其本都諸人能為證佐者尚多
儻及今不追問恐人事多差歲久益漫耳清懷比欲陳有日意
欲脩書至雲南不擬尚在南都謹特此報計老先生聞之當自
有權度矣目今泉郡知府慈谿包民敬名溥亦南道中人似當
移文托其用心勘處并立石標界以明大家水源木本所在如
更得貴宅舊歲墓誌譜記之類錄附公文之末使得一一按實
而處之侵者益無辭矣清近試省下三學諸生試卷方閱未畢
又值同僚新任及他期會旁午造次奉狀情不能盡言不中倫
統祈台照海涵不宣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敝鄉陳先生至張家灣承賜陸宣公奏議二冊仰惟一代真佐
其精神心術盡在此書微執事見愛清何從得此快觀也第愧
不肖弗克負荷耳在京時屢欲假片時從容以請教而以疾見

阻登途益用憮然便中敬此申意

與紫墟儲靜夫書

戴地官來承惠鄉錄并手教諄諄所以為不肖計慮者至周且切矣敢不敬佩墳宅一事亦有大理蓋人物皆藉氣以生亡者所藏亦在大氣之內故自墳而言則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自宅而言則風氣虧踈斷無佳產寒家百餘年來世衰一世清雖忝士天後然百病叢身百事未立子長成者連喪其三家計借助居半凜凜乎名節之傾門戶之落疑亦墳宅氣數之衰使然有非區區人事杯水之力所能支持者故不得已因祖墳之水濕及妻子卜葬之未定而僕僕乎風水之求也此情豈容自諱於

吾兄然清即今自斷每成一墳除買地外僅費五七兩之數苟且完固而已不肯同俗作好看事此又泉人所共鄙笑者清獨不恤也執事於此亦可知清用財之槩不然所犯必多異議將滾滾而至矣明年將如來諭受徒講業并可刪改舊日書說或有小益於童蒙所恨只是文字上工夫耳今復何言哉草草申謝餘容續陳

又

承示所著夏姜二女墓誌銘摹寫深至二公平生矍然在目雖老朽猶覺有懦夫立志之意感佩感佩清於四書易經草說舊日只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易上經十卦然尚未得刪定餘則

蕪穢尤甚未敢示人不意無識者盜抄并以付書肆刊行而左
字訛句多不可讀今欲就林下溫燂整理又以諸故墳皆失地
存亡兩不安方請廣信周姓者來為改張而貧窘獨甚或有地
而不能得或雖有地而未能成墳岌岌于懷卒歸於任運而已
清江歸他無所恨者平生負君親罪萬萬今謂之何哉因得所
二銘益自悼其枉生耳

中遇故知某人考滿行謹此奉通信問吾兄過部以來輿論
甚服謂敬簡二字俱得之僕得此寤寐亦慰喜也但聞貴體尚
薄弱後嗣至今未克此亦當內自謀之要亦有大理也要皆當

及時謀之先賢謂人謀孔臧亦可回天命大抵天於天下善人
君子决不能一一顧盼扶護得到而使休咎吉凶各得其所也
故人當自盡人謀者亦孔子所謂務民之義也人謀盡而
終或不得乃歸諸天耳推而言之此孔孟所以欲回三代於春
秋戰國也此南容之不廢盆成括之見禍所以不謂之命也朱
子曰濼溪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
粗隱顯一時穿透又曰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因便瑣瑣
及此宋孔時已到莆僕約今冬行緣家父有祖母服未闋闋日
將為小兒冠婚乃行耳

寄林待用書

閣下一舉義聲在宇宙清無庸贊惟閣下益為國自愛舉一事
量不至一日廢也竊謂所以永終譽者是在此因張太常便率
此奉瀆所恨相去不二百里而不得遂一面引領壺公可勝懷
仰之至今尊老先生暨賢昆仲不及別具希引賤名拜意閣下
亦尚宜速行乎

與畏庵朱先生書

今春曾具素書附饒侍御塘便至臨清王思德憲到處托為申
上老先生尊前計其時適有變故或不便於申達然至今亦未
得恩德報也生自去夏至今秋為考試事頗勞劇因而得疾自

知庸才弱質難以應世成務七月初已懇疏乞致仕今此待報
矣生初未知老先生北行變故所由近得一士夫過南昌略道
王太監事當時自巡按以下皆謂不必舉聞惟老先生必欲行
之却自多此勞攘云諸公共談者亦多以為然生愚獨不能無
疑也夫

人主春秋鼎盛豈可令手滑於罪狀不明之人耶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今也不然設或出於左右者所矯雖巡撫大臣亦不敢
問誰何亦竟不敢以

聞此其弊將何所下至謂有忠愛之心者能漠然不為

國一計念耶且他日或有究詰其事者守土之臣又將何辭耶

竊謂老先生此舉於理與法皆得之而閑邪杜漸忠愛惻怛之意尤可念故雖卒以此賈禍是亦理勢宜然而老先生所以辨者也此外又何足計邪便中特此奉瀆起居踈愚不識時忌惟老先生必能為慎之外附奉鄉錄二冊備覽

又

近者謝洞教諭至承教帖并日書墨刻感佩何量陳寧進士至亦能道尊意且感脚力之賜此清表妹夫也清去歲十二月塋先父於南安先母舊墳永濕今徙合塋焉墳去城四十里恨太遠也但其地頗有生氣穴位八尺之內通是五色及黃紫細土牙關小石亦有五色者私心頗以為慰亡兒存畏亦別塋矣惟

先祖考妣舊塋乃過龍之地當亟徙塋而力未能及也姑俟年終為之清今年亦不免教授生徒其富者束脩禮亦受之以助目前之費但舍已田而芸人田其終兩失之為愧耳杭州府學生員施怒者有士行其家甚貧能守分清十餘年知己也其身家履歷與方寸事最與不肖清相類其制行嚴密清不如也與之處甚有益向遇杭時欲言之而未敢今與之別又二年益思其人不能忘便中因道其姓名惜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於今而此子詞藻之學又不逮人意其終窮矣便中特為好善君子及之渠固外外之求也

與劉司空書

生自去歲拜別來任以中途感疾就醫七月稍痊自八月以後一向奔走東西在本司率不過十一二日或僅三五日即復出以此職事之外百凡俱廢惟天下達尊動定安否則未能暫釋于下懷所恨者迹不及耳未審道體近來萬福如何清謂如老先生者在

朝廷多一日則多一日之重在鄉邦多一日則多一日之光由此言之人心所祝願於老先生者寧有厭日乎此間學校事宜儘多生到此槩未能舉行只有應酬目前文具及考試去取而已以少也學不得其術今則過時而扞格故此任雖衆之所易而清乃獨病其難也且病體益衰精神管攝多不及計數月後

當別有奉問茲附奉新刊吳康齋先生文集一部備覽外批點程文及學政文移附瀆不敢於所尊所親而自諱其醜也惟矜其不能而無倦敬尤荷

寄碧川先生書

向者得告以歸自謂當得盡寸草之心於慈父不意罪逆深重天實禍之竟乖所願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雖猶幸得親湯藥及殯斂等事然不孝忘親圖歸不早之罪已萬不可追矣久不得奉狀恩門為負諒在情察前月生已釋服方圖奉狀未發昨鄉辦事官歸自南都送至尊賜家集一冊綾帕二方椽筆題緘斗光下燭蕭衣拜受豈勝慙感銘佩之至清今雖已釋服

但先墳未成亡妻未葬及祖墳患水濕而未能遷兼居宅敞壞之甚至無以蔽風雨亦姑用借力修治家寒身單實為勞瘁北上之計尚未有期知必以此招罪然勢不得避也仰憑恩照故敢及此若不肖感德戀教之心久而滋切有不能自狀者非敢文也至於明德日章大拜在目此乃海內善類及蒼生之慶又無庸生喋喋也手帕二方香茶二帖奉表微忱高祖墓表尚乞留尊念更容申謝

寄督學邵先生書

先生橫渠理窟序無一字虛下者向見姚秀夫先生浙西水利書引亦然天地間此等文字蓋自有數也二篇清最知玩之使文皆如此何厭於文也又擬謁李盱江祠詩希古慕賢之念出於肺腑之真者亦自與時文不類適有絆不能盡惟倍為吾道自愛便中更祈無惜教音

與雲室廷玉先生書

先生三月十七日手書寄劉希範大人來者直至八月廿二日方到即今日也前此生屢拜書想多已達此書又承教誨感刻豈能盡述中有自道為人蠢直老實不能以言貌動人今士之所喜者皆區區之所無儻有議言宜早寄達竊謂先生之德之學非惟生等親炙日久者欽服戀慕之不暇而上下之知先生者亦自不為少矣且今士之所喜者固先生之所無然元生之

所無者正先生之所以為高於時人一等者也天下之理誠則形久則微先生胸中固自有定見有定守而不為一時之士燒燒燉燉於目前者所能動矣今又加之以勤克之以弘旦夕所到又豈生輩所能窺量雲南行事聲聞自好大抵是根本上發出英華有識者自能見得其用方林二君子尤見先生之高蓋輸誠用人而不盡用一己之長者此正惟有大地步者能之中才所得有限者決不能此此節生甚為先生慰願也凡前書已及者今皆不贅

復王希文憲愈書

承華翰示及動履并新行榜例及臧先生節旆所向非至愛不同恒情鄙夷衰腐者曷由有此感認感認閣下宏才茂德定價在朝野清不敢喋喋近日王德華先生特有薦草如德華實造地位閣下或未盡知也粹夫臨別曾一問及清答云此公吾同榜中三百人似未有出其右者渠復問其詳清又謂其器度宏遠最銳志功業然必從本原上做出更詳及其務本實而畧華藻之意渠或未之信清不自知欺也因謝東及此者正以德華知公已深或者閣下未與相面恐知德華者猶未盡耳德華之薦公正所謂不求識面御史也此忘形率爾之言他更無所為也清初九日至吉安城已考吉安府學及廬陵安福吉水永新諸縣餘猶未及也南贛二府已白臧公許弔考大約五月半間

得回總司來人回促急筆弗端統恃情亮

又

德華宦業後進未見其比其學亦與時人不類雖在翰苑諸公渠恐亦未多讓蓋其正而簡一而詳未易當也

復林居魯書

清前累拜書期至金華一會今則舉為虛詞矣知負知負其時且欲進拜章先生亦竟不及此殆行止非人所能者不盡述也執事不諒乃至以相外責之殆未得清本心耳清以正月二十一日至家前三日過莆得會令兄及令婿多荷厚雅自至家塵冗紛紛每神馳於清源之麓紫帽之峯而力未能遽自拔以往

又苦於多累正恐來日無多而乞歸之計亦徒然耳心事如此又何足為吾人道者承惠王文忠公文集清柰未得詳覽以究尊惠以復雅命偶閱及知學齋記則知此公非止為言語文字之學者視宋太史氣味為真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所敢輕議然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面勢太張波流太靡雖屢屢自辨其非文人靜而味之則其骨氣及步驟終似未脫文人之習者况其學亦雜遇老談老遇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忒把文詞及情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博洽者天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真偽之辨耳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其偽者性道教外物

也宇宙之所以登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絕者以此性道教三者
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
類皆人之私智所為於世無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
近正而實者姑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
未能盡其說也

與梅一之書

戴地官來承華翰及厚惠恭審大夫人萬福令嗣亦挺挺有立
甚慰甚慰清永感之人矣故今日進退無甚係戀者所恨尸素
十年無毫髮之效於公家而平日師友相書望雅意今日悉為
終身之愧矣復何言哉家貧時時假貸於人三子力教以處約

之道明年將受徒自給兒女債今猶未了也清嘗謂士夫當自
辦材料在國為國在家為家雖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固當自
立大要只是養與教兩事然綱紀之立為最先家國一也清今
益衰病恐力不能終此願耳所言大可笑惟知己者不訝逢便
希不吝教幸甚

與林允暉柬

聞之古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清以膚淺多
累既無以補吾子之萬一而顧辱厚儀焉揆之道義實所未安
故敢辭且既以為不可受而辭之則決無復受之理矣吾子幸
子諒焉

又

昨承來意動甚足見吾子處心之厚處雖然亦不可使清處其薄也子如子諒則其所以見愛者尤深矣况君子如水之交初不繫於是也

與楊君謙書

去秋承教益最多敬仰敬仰別來所進取當益不可涯量異日斷當為斯文增一光燄矣清嘗竊謂學而主於平實人固多以易視之然語其理之至當則又不論高深奇怪之與平實也或者平實之難轉有甚於高深奇怪者而難易亦非所論也惟其當而已抑今人之所目前人之高深奇怪者自理視之似亦一

等平實也文章誠學者一事至理所在又非止可以才力就此意惟閣下意嘗及之而愚於今得因便風繹之以相證耳清今承乏祠祭司司事頗簡念欲及公暇退脩一二以豫當世末用者然氣質老矣強力不前奈何奈何吾君謙可及時蕪程矣

與喬希大書

別來又添許多過惡矣自念犬馬齒三十有二去四十五而無聞者幾何而一善不進識不長尚何以自諉於天地間哉加之百病交攻氣體萎弱正恐終為大明宇內之一棄物無復報恩宣力之日耳如吾希大天分高爽而信厚加以年富力強甚好學做人也清徒為歎羨而已偶得鄉人一便舟次不得盡

其所欲言惟情照是祈

復楊方正書

蜀草存彙一書當時所存篇數似太多而寫刻亦多訛字近方欲請諸徐公求刪去其不甚切要者并正其訛字而重刻之故多用朱筆點記尚未就緒今如命奉去惟乞覽閱之際隨筆去留更批示大意以扶不肖之不逮則豈惟不肖之幸哉至懇懇

與嚴州諸友書

自十一日與諸君江頭一別吾從舟中望諸君諸君亦以岸上注目當是時吾以吾之情知諸君之情矣云雖然離合亦常事耳吾自有欲言者大抵天下事無甚易亦無甚難凡聖賢所責

人為者皆人之所當為亦人之所能為也况舉業一事豈有專心致志於是而不得者蓋有之矣是必其資質之甚下也以吾觀諸君則資質又皆非人下者顧用工何如耳而用力節度則區區已常為諸君道之惟諸君力行更以性理大全中論學論科舉篇觀之則區區之言又陋矣江右袁先生儻會布為拜意天下讀易者多矣如袁先生甚少繫辭傳所論教我多矣

復儲靜夫書

清是月初四日已徙張吉士所居賴叔鳴悉力其間事乃得諧連日修補掃除之役尚未畢承諭在途兩夢僕貌遽豐碩者有其故矣非偶然也覽書感泣此生不知果能不負公否耳

與饒侍御書

清至今猶未得覲執事一面而執事過聽兩以賤名廁薦書愧不肖何以克當今此供職日夕凜凜惟恐有負君親有負知己為罪不容誅耳陳進士大人至清適有行役造次附謝莫盡下情是亦一負惟俯照不訝是禱令嗣大人他日必能大為國家宣力以踐顯揚之孝私心甚為老先生喜慰欲印一書寄送尚未能及懷仰懷仰

與李宗一書

鄭典史來送到手書併紬棗之惠祇受之後頓然若忘甚愧甚愧清向至江西未能有一毫抵立報稱而遽致仕人或以高目

之可謂不知已者矣清此生永負君親師友無可言者自到家三子令各讀書認字家事不免自勞風俗益偷清宗族中表殊少可托者老色日深大期可量邵子所謂生於太平年死於太平日清亦幸一與焉舊有書說數冊意欲溫故而刪之亦以力貧未暇且皆只是空言浮說何足道哉每見來風韻不凡意當遠到末乃亦有休閒之想豈年來稍向衰邪令器未第想已近除官次者可繼志中間或質不逮便可使力家亦足以怡晚景耳鄭復行冗中援筆百不能一吾人此日通書於千萬里之外復能幾度邪况清無力尤可念也惟各與諸子道毋忘世好各

又

向有兌糧典史回自南都道執事拳拳無間意不數日賣書惠者亦到感喜無量清北欲奉書因典史言不久當自來取故遲之清六月間十三府小試已畢以不得與者數千人來鎮巡各衙門求勸續考七月間復多考了三千三百人連日夜看卷頗疲勞舊疾復作况平時在此世事亦甚多端却不如在家林蔬食菜羹早眠宴起朝經暮史朋聚友集為自在脫灑也且及物之功惟有考較文字一節得行餘根幹上俱未能及而計亦未必能行也故於七月初九日發一懇疏乞致仕以遠隔不得請裁姑據管見行耳期必得之乃極若復為官所迷再一二年龍

鍾甚然後歸所失多矣人在此亦頗為王府所恠怒然官可舍不可輕屈於人也俟後續具臧瑞周繡衣在此極蒙其相愛信今龔公亦然知皆執事所吹噓也然清不敢不謹江西人最易起謗今始知之然浮言不久亦當自定累承指教知感知感今科所中舉人清所取優等及案首者九四十八名衆頗以為難清亦以為一幸云

淮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所借來陳石齋先生乞終養疏及彭方伯所寄來柬昨夕已於燈下各錄出一通蓋清自南來所得今世文字未有若此者正氣之英華自是與尋常藻繪者不同新學小生偶從執事得此

知賜美疏中有云內無攻心之疾則外無從事之難清愚竊以
為此語當不止為其一身之事發也意此老年來所以遲回顧
惜此一進者其特以此耶然即此隻語儻留

聖心則其所關繫補益似亦未可以計量也彭公之書謂
國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此真知念國家者之言抑可
為九百有位之通箴也至謂識得破時三公九卿山夫野老一
也噫公惟有此挾負此其所以處進退利害恩怨之間脫灑自
在九百任之傍人窺視未見其隙也清因便聊一奉質于高明
惟裁教乃幸唐李文公謂鸞鳳之音自不得不鏗於燕雀今觀
一公之文若此然本二公之素所取重於天下者元不以文也
李公之言於是益信客舟燈下抄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
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恃知及此不覺狂率

寄王懋學書

汝淳至備審近來起居休裕無復禮極懋遠想南都百務清簡
得以尚友古人之時多矧執事負出群拔俗之資濟之以三五
同志相與金蘭麗澤焉造物者當此時為此布置宜真有意哉
一時天地秀氣畀之士類為浮華瑣碎所耗散者大半矣今得
諸君子意見如此他日擔當應有在也心非木石寧不為宇宙
元氣一助喜耶聞之善自愛者能以數年而植千百年之業或一
日而遺千百年之休儻非收拾得早樹立得早則何以克致此

惟愛日自強無若不肖清之蹈後時之悔玆因浚淳回便申此
區區

與司馬張先生書

生近得田品主事轉達所賜尊翰珍帕并題二扇格言南向再
拜又再拜卓然光霽之在日至感至愧之情寔不能自狀生不
肖之病惟老先生察之悉而憂之深故所藥無不切中病原而
養德之理亦自備於其中矣今二扇謹寶藏之而各錄出三四
通置之凡所坐卧之處庶幾三年之艾猶得及於七年之後也
若賓客足迹所及之地則不敢以張之而所錄者亦不題為某
先生之惠誠懼微文不力祇為文具則益重吾老先生之愧也

長兒存畏幸忝鄉舉將來會試又將各分一通與之期共努力
耳云云

寄鄒汝愚書

梁叔厚先生來知廣中相知有劉時雍李若虛二公為慰今尊
甫此時猶在廣不義命之際量已洞然蓋但願其子得做好人
便不得羨願富貴矣近時吾輩中如懋學者僕竊心慕之其學
識志量果不凡也天瑞在貴州至今聞問猶未見其多進益
處僕非喋喋方人者蓋惜其以如此之才識如此之氣力而獨
於助長一病不能少減以其與執事夙相好也故及之執事蓋
亦好之而知其所未至者也僕書問中亦可自以意及之陳憲

愈便奉此草草不盡所欲言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清閨正月十九日自建昌歸南昌又明日晡乃得德緒賢弟計告吾先生謝世痛楚柰何慟哭柰何清於吾先生乃僅止於去歲之一見而已憶昔先生別不肖於茅原登轎之時泫然涕下豈吾先生於時殆亦自疑其不可必復相見邪於今思之五內如割復可柰何哉清自供職于此日不暇給小兒此回出於不期雖父子之別亦不得盡所言今日追至弋陽僅得草此與列位相問前日在南昌匆匆無柰姑附祭文彙見意耳再告德緒貴溪教諭事方圖為解釋似未足深憂也老先生向亦垂教及

此前書道粹夫事姑只自知勿泄於他渠後來亦頗悔悟也

與董遵道書

稽勲孫志同文選黃汝脩及太常王廷輔少卿亦舊考功也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聞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非但先生自有牢閔意其弟子之畧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者不必以此厚先生矣殆必有其說也又其向日同志一二比來復出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者也况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脩文墨事

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清又謂七八年前姜仁夫亦力為之辭
皆先生所厚者諒非有他也諸公曰章先生之見信於人如是
哉歎息不已蔡清寓北京崇文門外奉寄董遵道賢契知之計
諸君若到堂上地位當別有施行今則未敢望也

與楊實夫書

自南京一別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自此百願違心百事
俱置念外矣高第尚未及賀亦得一慰親心為喜也繼聞以養
病回家固知賢者所志有在於一第官之外者清懷賢之心
自不敢過但北上之計全未及辦而力亦未能辦也近以目病
不出戶已半年閱古人書頗覺有味而終得為家事世事所

騷騷衰暮目前事既可自考後來事又未可自保故未敢果於
復進也賢者歸已再年靜中所得必多何日獲聆至論以沃我
焦枯為此生之快也貴鄉楊判簿自南安來過翌早當遠別燈
下連寫數書不能伸意心照是賴

與江西黃提學書

易解節要者生友舉人新淦周同所述序之者曰劉曦永豐學
生員也節要主於發明理數無意文藻而劉生之序鑑評似乎
端的詞氣似乎簡雅意皆有沿流溯源之工夫者生竊慕之不
知執事曾深知其人否因便錄此一序申達蓋其嘗用心於科
舉外亦今學者所難量必執事之所樂聞也

與倪上舍書

不意吾青谿老先生遽謝人世朝野哀悼况門下小子素受恩知痛悼可柰何哉以江山阻遠不得躬至柩前一哭弔其負愧又如何茲特脩香一瓣牲醴二項祭文一通帛一疋托為奉致于老先生尊靈前表此情深愧不能盡也又切以老先生之遺勳遺德今皆在足下一身其所當保重者亦非一言可盡惟賢明之資素出等夷更望千萬念之勿替

與徐方伯書

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文法者不以文為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以大有所立終不堯

於以文立家者枝葉勝也諸葛公學不事章句當出師倥偬之際援筆上言乃得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其梁甫一吟亦春秋筆也此其根本所在為何如哉嗟夫大易之序賁極而剝來中庸之至德則尚綱為之階吾夫子是以乘除世道而有從先進之思也融堂先生生丁蘇黃秦晁文事盛行百巧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喚醒學者崇本之念矣此其所關繫豈細故也哉所謂可與知者道也云云

復鄭廷綱提學書

累承顧惠感荷殊深昨行又辱華翰并厚儀益增感荷教條一編敬已披閱終卷清之愚於是開益多矣翰中末段所諭自當體悉來指昨以紙筆不便故稽緩計在情照不備

又

生清又言清近見士大夫往來書翰有以有道二字相褒稱者清愚未嘗不心為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清者雖其人甚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或優名飾字以相為重便是互相標門標戶矣夫君子豐於實儉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厚知己之道也况如清者愚下最甚百短之中或得一二僅可處誤愛者遽借之以美字語云將如後患何故今謝東亦自不欲出此二字回奉非敢畧也固知老先生意在誘進後生輩然此意又非所以為尊者復也惟希俯諒

謝姜太守書

清不佞知隣國有韓荆州舊矣塵泥心迹未敢輒以賤姓名通起居之敬于執事執事何從過聽乃先辱引而置之度內蕭通守公至承賜源流至論蓋所以梯其進也而諭民善俗榜文兩集皆鑿鑿乎儒者之實用凡有志經世之士所當預置一本者此真為賜又加厚矣夫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公獨汲汲為斯

文猛着氣力如此公固自以為分內也公此心何心哉惟堅守此心而力行之不令少雜以他術以終其效於此一方天果有意斯文當不令公之功用止顯設於一方而已也清泉南一俗士少蒙父師訓誨偶於時文常習中窺見一條正路若彷彿自謂稍知趨向者夫何年來碌碌進則無以藉手固未甘於脫落夙心以苟且目前而退則尚繫於瑣瑣者乍雅乍俗如狂如癡曩時一點壯念幾就消磨矣適閱來賜復覺竦然乃知世固自有典刑在也惟是鄙愚自治不勇他日或叨一命不自知果能執此以往否然長者之賜意豈泛泛者感佩殊深以賤疾去留稽於布謝負罪未涯瞻拜伏奠為斯文加愛不具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生稟質極愚俗學俗心纏繞深矣向因甯永貞先生得觀顏範及聞盛德之詳私以為知所嚮往矣歲月蹉跎猶依然故物近復得拜見於長安邸舍雖未得朝夕摠侍然辱所以警發而指摘之者甚厚乃知大人君子愛人之心無量也生無似竊以為今日誦孔孟程朱之書者滿天下求如吾先生之宅心制行所以處家處鄉立朝處官處上下真能發越孔孟程朱之言於一身而不負其為後人開創之力者一世實未能有幾人生輩心苟未即槁木孰能無所感動誠非以道盛德於尊前也一念仰止因事輒發而不及計其非盛德者之所欲聞也生所愧正所

謂徒羨人而甘自棄又曰二者無柰何徘徊歲將暮者自顧凜凜實恐終有負於賢者之門也惟願先生尚留之度內他日容更有請益而起廢之日耳向承途中寄賜李忠定公行狀及手教輿地圖及昨者嚴辦事送到道學傳志同與生已同拜領增感增感志同亦同此渴仰之情數日以小疾在告故未遑修書生因廖外郎便附此致忱特乞節哀加飯重為吾道保愛斯人將大有賴耳竊先生已蒞鳳陽任必自有書達矣茲不及柳文肅公文集一部附奉備覽

寄周汝厚書

數日欲作書而牽於人事及今已迫南歸又忽忽說不盡矣清

此行本為應春闈行然靜中自顧殊無可以應春闈者况孱弱之軀顧影隻然子嗣一節猶未能上慰親心豈宜切切於功名富貴恨向日挫於親朋之議不能堅持夙心而虛此數百里之跋涉耳故今斷然而歸非能輕功名富貴也鴻鵠之微豈能一日而忘其翹然外鷺之心而或漸于干止于棘者乃有時而不足翅有時而當戢耳衷臆之私當為吾兄一布也科期迫矣京師之會姑且未及如有教惠可訪吾泉人士之遊于京者授之僮僕仍以屬之廬陵周伯承兄轉至吾提學先生處達焉則所以慰鄙懷者言弗能喻矣

與徐大參書

生以十三日發洪塘今日抵滄峽臨行間極辱教愛感佩何量
所歎者克治不勇恐他日見公猶復是故時人爾雖然敢不勉
諸承教來途中稍把鄙懷放寬着亦覺有一二意會處大抵心
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為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
致於眼前矣鄭仲平為人果士類中之難得者其志操剛剛故
能有立而又安詳不暴清不能及也今之科舉之士志不在溫
飽而又不汲汲於名者以生所見或未有過之者也此後又得
老先生振作之將來必大段有成就矣又如汀州賴友先者清
猶只見其文耳然因其文亦可以占其人品之大畧天地間善
類亦不可多得清故私拳拳云

托焦侍講書

生向進謁不獲遇自後阻病逮今且三月徒抱惘惘耳極知長
者厚德故敢忘踈賤徑托林廷玉代訴養病一節蓋生父母年
皆六十僅有不肖一身而不肖近來病勢轉劇故萬不得已為
此決非敢有所矯亦決非能輕外物者伏望憐察此情儻荷仁
人一言之利還家調治有瘳不出三二年當復奉頽範矣承命
取鄙作不知先生安用此等臭腐哉豈將有意教之耶但知藁
已多散亡此出他人所錄字多訛繆欲俟錄正則病冗未暇姑
借此復命惟卒有以教之乃如所願

與劉咸栗書

自甲寅別後尊府先生竟不及大用而謝世清亦失母南奔兩情摧沮兩地睽隔於今八年偶會節判令允知擢第後出宰輝縣敬惟執事家學源遠壯行自今萬里壯圖皎然在目所謂象賢濟美之勲自可計日而待唯不忘清心治身為本是期清今年四十八矣碌碌悠悠無一事庶幾可慰意者咎不在今而在壯年茲舉似故人冀用清為戒耳官次擾擾不能盡所言情照是賴

奉新淦周先生書

生舊歲九月至京曾附書盛郡錢通守處轉送生之行止事畧具矣十月二十八日承乏禮部祠祭司主事百仞之臺得涉其一級焉君親師友之賜皆不能忘也但心酷嗜書史而氣質已老精神積久病憊於實事並無所得至於吏事又尚懵然方以迂腐不堪為愧為恐茲因年友盧君便奉此并香帕表意而已不具

寄莆田劉子賢書

觀先生所自待斷斷然實地根本工夫一掃却許多煩冗枝葉愚意今日大勢如此匡治之計須是先生輩出身也然雖未即出易之益九二曰利貞弗損益之蓋言雖未為時用然其弗損所守如此則所以益於上者亦既多矣而况又有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乎小兒存畏今年九歲矣家父母留在膝下

去先生纔百餘里而未能即時遣詣門下以供灑掃途中徒為念之耳前在清湖遇海鹽陸陳二友來莆欲附拜一書而目疾方重至今僅少愈得林待用便謹此屬為轉奉外小意有瀆賢者然此在古之人皆用之幸勿外

與周時霖大尹書

貴縣典史遣縣吏送到貴瀚及厚惠賢友初履任四壁尚未完而遽及此區區受之殊覺愧悚天下惟縣官最難做大抵一則欲仁以及物二則欲智以衛身惟仁上分數多則知上亦省力矣因來瀚云云故及適在家得親見來吏後此恐難遇立報書不詳

寄鄭仲平書

一別再更寒暑凡百無進獨有懷慕仁賢一念自覺未衰耳向得家書知往揭陽辱過寒舍存問老親及召勗小兒輩感感揭陽與吾閩接壤尊府書問計常不絕又風土相類貴眷從宦當亦無不服習之患庶幾心力清一陶成士類為國儲材矣然久不接一書殊用懸懸黃德馨曾到揭陽否此友志行近來當益有進仁兄幸更引而上之為斯文成就一箇好人在世間大是好事亦吾輩夙心也第其家素貧正恐心欲來而力未能果僅既到日給之類得不全令費心又善也

托周紹立推官書

一別四年恒切懷想病懶相仍早不及書為負近因北上以疾
留此有一切已事特托居魯大人轉遞以瀆切希留意天順年
間紹興府山陰縣或會稽縣有鄭姓者任泉州府晉安驛驛丞
無子攘得泉州民王姓者幼子為子本名翰今傳者云名為鄭
麟或又傳鄭氏復姓蕭氏未得其的只在紹興城居乃清母舅
之子於清為兄不幸至此今清舅家人與業落盡矣清又欲物
色表兄而以力孤未得丙申年曾寄一書去而不見答亦不知
此書果達否甲辰年又屬鍾繡衣為訪之終亦未見報茲幸年
兄大人當道誠竒使也特此奉懇乞以斯文骨肉見念為清悉
心詢訪期於得之乃荷初聞且宜設他詞以來之未可遽露此

指恐其見處不同有引而遠之意則後難於踪跡耳其生以庚
午年二月十一日申時但鈞得其生甲符合則的然矣便乞急
字下報清當有以處之苟吾王氏一爐香火藉此有奉而不遂
絕則年兄之德在清與王氏者豈言語所能叙哉且舅家元非
軍匠等籍又聞鄭氏亦自有子此於去就之間兩為有詞而無
負者也書言有涯此懇實大清留此懸懸渴得一報

又

清之表兄今名為鄭倫向所傳麟字蓋音相近而誤也在蕭山
縣不在會稽山陰故前二姓皆不的一見細認與所聞無一不
相符右手末二指傷痕宛然亦能道城邑里居之彷彿握手相

慰恍若夢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悲遂使吾表兄無祖而有祖清也無表兄而一旦復得之於數千里之外微執事之力不至此此其為厚誼容以恒情論哉謹遣家僮從隸人上報清表兄即同來謁謝昨家僮來多擾仍承惠方正學先生文集及佳紙重感重感表兄清終欲得其歸故鄉何者鄭氏後來已有子而故宗之嗣何乃浮寄他鄉作箇無根之人以自沒其終身哉俟清至京後別具書奉今未能盡

與游太守書

清叨從鄉國後塵耳熟執事盛德有日矣以踈賤晚末蕪迹寓彼此不相值未尚一挹顏範為歎近弊縣吳大使自紹興來本

執事遠垂聲問兼惠良茶祇領此意良深感荷紹興東南大部也以執事之盛德而石長之清竊為紹興之民喜得所怙恃矣會晤未期惟萬加保重以階遠到為鄉邦士類之光寔所注望清輒憑鄉愛及盛德有一事稟瀆今蕭山縣民鄭倫者原泉州晉江人王姓清母舅子也於清為兄外家不幸母舅中年得風疾落魄失心鄭之父時為弊府晉安驛丞無子因誘得倫而子之時蓋三歲矣無何鄭即携去蕭山而以入其籍然鄭既歸後亦自生有子其承家已有人而清之舅始今皆已喪謝有二表弟亦相次歿亡又無親伯叔王氏之鬼至今棲托傍支焉可念也清知有表兄在紹興而托人詢求者有年矣奈距其去時已

將四十年聲跡既闊至名字面貌之類在內外親知亦皆茫然以是前此只泛然求之紹興諸縣之鄭氏是以久未能得最後為弘治戊申乃荷吾年兄貴賓周大人為多方物色竟得之於蕭山吾年兄此恩此力在王氏與清者豈可以恒情論哉在清既得表兄以情以義便當挽歸故鄉以嗣其宗不容少緩矣但以目前之勢處之外家今消落已盡而清家素寒儒亦朝暮僅給顧未有可以為吾表兄地者是以姑請表兄暫至故鄉一酌先世墳墓而未敢遂強之挈家以回竊亦以為且得此一條血脉明白在清苟未先朝露後來尚有為之作計日耳此則又有甚不得已者今者表兄有女年已可議婚而彼間親舊有求於

表兄以清向日有言期必歸配泉人以是莫之許而以書達清今以時決之以此言之則其歸計以又不容久緩顧清今日力微且相去遼遠寔未知所以為之計也清聞人有所當為而力未能為者天每有以相之茲幸吾盛德鄉尊為之大父母於其所寓之郡如表兄情事如此亦郡中赤子之未得其所者况鄉邦之愛斯文骨肉之義皆君子所不廢以是不自揣量私心過望願得執事慨然施德於不報之地二三年內為主張成就之令歸其所以續其絕如其未然則一二年間且令得因便至京與清一會然後就與圖歸計則斯恩也斯力也毋論生人王氏之鬼有知亦當思結草於地下矣然清表兄既得謝鄭氏以去

則鄭父所遺雖最微末亦不宜復有干取當悉以返諸鄭氏不使至累執事之公道而表兄亦頗自解此意矣惟執事更有以教之善區處之懇祈莫盡因吳大使回便徑布其私雖至親前語亦不是過矣

寄蕭山嫂

吾兄不幸忽至於此清今無可說矣哀苦亦無可柰何矣但願吾嫂片心常念亡者常念王氏祖宗保育幼孤教訓二女節衣節食避寒避暑勤勿至傷勞其筋骨儉勿至空乏其體膚內所憑恃有吾嫂之父母兄弟外所倚濟有鄭氏之老叔公及叔郎清來年或夏或秋或冬必得相見以圖後事長姪女今年纔十

五歲古人二十而嫁在今世亦多其婚姻候清來年共到泉州議之未晚也深知嫂從前辛苦今又獨撫孤幼有不勝其艱難者然此實命也命乃天之所造無可逃移之理惟守志義者此子兒他日子兒成器則吾嫂之享福亦自然而然矣又算命者皆謂姪子八字儘好可保養成他日亦必自能做人惟吾嫂保養之保養之王氏一派在泉州者已絕今全靠吾嫂養成此子以繼其絕也吾嫂儻或失顧護則王氏宗祀乃吾嫂負之而亡者有知亦不得寧於地下矣此書幸托令親張秀才為讀說過清只因十年身家舊債未還故至今有欠而無餘然自今以後當益自節用隨時附寄些少以助衣食之計今附來細絲銀叁

兩備用切不可被人欺謊妄費分毫蓋此銀在清亦甚難得者
前年兄在時有本銀十兩借人未知今已還未其回京時有本
銀五兩借人今就須討起已令克忠於上司及府縣告狀務必
本利追完然後起身惟吾嫂以實告之此兩家借銀者量不是
好人疑有欺孤弱寡之心當以官府公道斷之也克忠正二月
便欲回因清本身去就事未決不意遷延直至于今有缺書信
甚負甚負萬乞情察外有香一束木綿布二疋祭文一帖奉祭
兄靈牲酒銀伍錢着克忠臨時備用言不能盡矣惟內外諸親
列位前乞一一引名拜意勿遽間不能各具書禮

寓徐州寄存畏

近時浙江左布政何公宜福建福清人也方在孀父以高出公
既生母獨鞠育之甫七八歲自知力學至二十登進士後父子
始相見其居在在以公廉著稱若人者豈必皆有父日教督之
始能成人哉况汝又幸自有祖父在惟勉之汝身雖不在我傍
吾心則常在汝身也古男兒能自強者何限以非目及姑置之
何公事則當今人人所知者故特書以寄汝且不久取汝來也

送園地入縣學柬

丁憂南京吏部郎中蔡清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
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周圍約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
手契書元有荔枝等果木在內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

如欲增建亦苦無地此地幸與本學接連思得不肖元由本學
教養出身基本之地愧無分毫補報情愿送入此地來應並無
分毫不明日後子孫亦決不敢爭執今特親筆立此文契并
粘帶上手契書二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司訓韓先生劉先
生列位伏望采其微誠而不之卻至願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虞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送梁先生使安南序

大丈夫風度不凡雖其身不離乎几席尋丈之間而其心毋行乎四方萬里之外時或縱談古今事則萬里在目前千年猶旦暮其意氣豪逸若不可制而徐考其行已操心則動有紀律其所以為功業本根之地者固自整然也若是者豈非出群拔萃之士足以重吾國而受寄託於境外者邪若今石溪梁先生其人矣先生戊戌春闈所舉天下第一人也茲以司經局洗馬兼

翰林院侍講奉

命克冊封安南國使賜一品服以行人或有為先生難之者先生笑曰當今日一統之盛而仗

上威德以臨夷服之邦此特折枝之任耳夫何難者吾思昔者富文忠公使北當呼吸成敗之際而能以剛大之氣理到之言折強虜而安中華無負丈夫七尺軀也顧今日無所事此矣清聞其言益壯之蓋其所自處者愈卑而其自負之意愈遠要其芻中之所包羅運用當不計其幾安南也以是而觀

上之所以簡命廷議之所推揚豈偶然哉是行也以一談吐而為安南千百年之名言者在先生以一步趨而為安南千百年之矩度者在先生以一從容進退辭受予奪間而使安南知

朝廷有人而益篤其嚴事

上國之心者皆在先生矣豈謂今日非富文忠公時而使命不足為國輕重耶然以先生所素養計之當不止假一使節以重國也且先生所慕在文忠文忠所以震當時而光來世者亦不止使北一事其終身事業先生所悉矣四方士友得從先生遊者共圖所以贈先生之行而責言於清清也愚請以先生所慕者之終身事業還以為先生贈而於先生使歸之後次第徵之如何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吾福建右叅政天台龐公原化比奉簡命陞河南右布政使將

行客有接公於三山而過泉者以語清云龐公自得報澹然不
色喜而自鎮巡三司以下無不惜公之去而之他者清公同年
友頗相知也因復于客曰吾固知公之未暇以此一擢為喜也
公尚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一身之得失何如也既參
大藩位亦高美而其心恒凜凜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足者今
位益高而其心益小也固宜且公嘗言卓茂魯恭僅以一邑之
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禹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
絕百僚也而今也物論以為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味斯言也則
公豈暇以此一擢為得意哉蓋內自有所重於此者而不必拂
諸頰舌間也若夫諸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

福建其所以宜於上下者可徵已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
能久於河南殆猶今之於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

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於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
而日見之矣此其為情顧不尤永乎哉清方以是復于客適公
書來告別爰次其言以為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
志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天地生人之權其寄於守令者最近而守得兼乎令蓋守賢矣
他雖有不良者亦難乎其為容矣故自一郡言但一守得人則
一郡無復事自天下言但列郡各得一賢守則天下無復事此皆

實理也非虛談也興化非惟為南閩劇郡實天下文獻邦也生
齒之繁姑無論縉紳之布列中外者常以數十百計至於英俊
待用之士則所在成林人負一識見家樹一議論官於此者治
行之美未必便滿人意少有瑕類有能洞然而疵議我者矣為
興化守者亦難哉弘治庚戌故大司寇彭公興化人也以少司
寇進為天官少宰值興化守缺告於冢宰王公曰刑部負外郎
王某可王公從之即以請於

上夫知官屬者莫若其長況以鑑衡名公而為父母之邦數千
萬生人注意於一世斷非偶然者王君人物於是乎可知矣君
之蒞郡于今五年聞其終日端坐廳事勅百務率據理以應

子無疑滯大獄隱情一訊立辯吏不得與其案良民數得其實
者書一鄉善士四字以旌其門或躬率同列訪之才既不容奸
而又風以德禮於是其民益勸監司行部時或無訟可聽不停
車而過嘗修治木蘭陂石隄若干丈其工甚鉅是陂闔郡所食
之天也舉此一端可以槩其悉心民事厚恤無告之民而更徙
惡疾者所居使不溷於齊民舉此一端可以槩其仁而知義餘
不盡叙也況其律已素嚴而學不為虛文真足以厭服興化人
士之心興化於吾泉接壤也清得而與聞焉適興化者老及義
民林淑孟林茂春輩謁文以贈君三年考績之行君在郡已五
年而方以考三年績行者前此上司為地方計留君故今始行

也清謂君今日官階雖未甚崇而其學已頗行矣君今日於彭公亦庶幾為不負知已矣君既能有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則將來大事庶幾無不可為矣是行也

聖明遠見萬里儻遂以君都方面之任或以參秉樞軸于中朝夫何慊者不然則更借寇君於河內他日亦未必不紀綱於雲臺也然君之習次豈暇計此者吾知君有日矣君之凜凜然奉持其心而唯恐失之者蓋未有已時也

送郡守吳公述職序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二聖人者有經天緯地之

規模有存神過化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高世超俗之說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故為庸庸之談者何哉二聖人者殆亦見之審矣蓋凡職于民者本所以撫字而安輯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使挾威以鞭笞赤子為事也彼專事威治者其心曲底裏所在或不過期於合上意集已事而已寧暇顧小民之利病哉故其民畏之至如神鬼之不可近雖有至情鬱莫敢吐此其令行禁止雖可取快目前然國家之元氣則有為之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不及覺者伊欲仗以感召天和使斯民共躋富壽之域其亦難矣若吾泉郡守弋陽吳公之所以為治者在今日固未宜以歷舉而備頌之

然大要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務以安利吾民而不為矯飾之
政以此質之人凡有耳目心知者當萬口一詞也於乎居今世
為牧守而肯如是把握者幾何人哉至於梗化之徒公固未嘗
不厲威以痛懲之况清慎勤三事在公無一之不至而其字量
又自有過人者茲其所以能上安下順納我七邑之民物於度
內而安全生息之也惟世之知德者希不能一一皆知公之為
今世不俗人物耳然下人之戴其德者則談不容口矣公茲有
述職之行父老以告吾二令周君某輩斬得清之言以為公贈
顧公之行何需於父老之贈而清之言又何足為公輕重哉以
其情不可已也因為道公之所以安利吾民者如此以其見世

國自有能知公者抑因可以論天周君輩之凡有子民之責者
耳嗟乎使世之為民牧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其於我
國家之氣豈曰小補之哉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吾泉素稱民淳訟簡昔人至以佛國為之號夫槩以佛待泉人
人固有未然者然即是亦可以諒吾泉舊俗之果厚矣比年以
來誰生厲階舊俗浸改訟牒動以數百計或上司行部環遮馬
首而譟者絡繹也於是為郡縣者轉苦其難而為節推專刑名
者益不得辭其勞矣夫抵風俗與時升降雖鄒魯聖賢之鄉不
能保其常如昔日之厚要之視難如易反澆為淳則亦存乎其

人耳吾觀吾節推葛侯廷錫之治吾郡獄也殆若易易然者旦
升堂門內外聽理者霧滂而雲集越數刻視之聽者消釋過半
矣且人無後言蓋其造理精世故熟故明足以察持已廉故威
足以斷宅心慈仁故雖窮鄉婦人孺子不通正音語者亦得以
達其情抑不獨下人怙恃之上之人亦著龜之矣值守貳位虛
則七邑事悉叢委於其身外郡事有重且難者亦多以屬侯之
才其何如也而其識度亦自有過人者未嘗以刑罰佐私怒未
嘗甘於諛詞而偏其聽訟本以理怨也侯意多在釋之或骨肉
相訟則故緩於考訊曰爾曹曲直悉在我心亦悉在爾心其亟
自省自改吾將使爾有和好于而家也侯之以刑弼教多此類

是豈徒任精神以効一官者所為哉用是闔郡而化清聲四達
侍御陸公遂采公議以請於上而旌之嗟夫大丈夫出應世用
而能以其名實升聞于

朝旦夕沐天書之寵褒且光榮及其親此其視籛金橐帛以歸
歸田廬飽妻子之欲者所得何如也侯茲以滿三載當北上報
政泉士夫謂侯之德在吾泉人者深圖所以贈侯行者而責言
於清者惟贈言仁者事也顧不肖何言之足為侯贈哉無已則
有一焉蓋侯於政暇嘗與清論學而有味於畏之一字請得而
繹之夫畏者心之防也惟大賢以上無所用其防其次槩不能
無賴於此曾子之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者也

自侯言之三載之前所以能成其令名者殆由此畏心也三載之後所以圖全此名者庸非此畏心乎近而用之一郡者此畏心也他日或進而用於一方以至用於天下者又非此畏心乎夫才行既出人數等而又能守之以畏心焉斯無遺憾矣清故繹侯之言還以贈之行蓋所致意者乃終身事業所係非止為此一行而已也然是行也山川萬里寒暄異宜保重之術亦無出於畏之一字者斯又吾泉人士聞侯車馬之音而願侯庶幾無疾病之心也况畏之為用無適不宜因併以贈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吾晉江以為難治乎古稱民淳訟簡素事詩禮矣以為易治乎

今之詞訟一日或投數十百紙民間機事有終若可究詰其端者矣夫抵晉江俗固厚但泰寧日久生聚益繁而浸失舊聞者此雖鄒魯有不能免况晉江獨負郭郡日夕相臨凡百皆所需辦他六縣事又多所經從朝使及監司行部者時或二三或多至五六呼召旁午縣官走集策應無常期而不敢以時寢食者其常事也門闌之內史之鴈行而待判民之林立而稟決者又日不知其幾為晉江尹者果不可謂之易也寬則事不集急則民離心或得上歡而賈下怨或下無詛而上多忤自非有其識有其才有其守者鮮不終謂之難清江鄧侯光德江右之傑也弱冠領鄉薦入太學其有聲登選之日為家宰公暨選曹諸君

所屬目清時叅部屬諸君皆以得賢尹為賀自蒞任抵今將二載向之所謂難者侯固亦兢兢焉自以為難然人之視之則若易然者夫人謂侯易之而侯實自難之茲其所以得易之稱於人也歟蓋侯學飽經史洞視古今其識固自不凡而其當官制事也規模先定節目詳明而信以一之有善必嘉有不善必懲故令出而民趨之刑舉而民畏之其才實有非尋常可擬倫者且其獨持水蘖之操萬事一公此又其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侯具此數長以宰吾一縣其果難乎哉實德既周芳譽四達上官信之重之民事多所咨定郡之城垣樓櫓歲前值災傾圮者十八九方岳諸公謀脩之而督理之任獨難其人環顧庶官惟

以屬侯此豈可以力致者又境內有永豐在畜水斗門所畜灌溉六里之田數千頃頽壞歲久無能脩復者侯一舉不數月而就此非有庶民子來之遺意者不能畧舉一二可見侯作縣二載間而聲實之乎上下者已如此繼此政績又可量乎茲以述職將行冠帶義民李碧輩請予言為行贈前此十數日民喧傳方岳以侯有脩城之托奏免其行蓋樂侯之不果行也今侯既卒行碧輩固宜有不忍別其父母之情也抑此亦暫別耳侯之滿腹民情將侯歸日沛然若決江河以盡其澤者尚可跂而待也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意氣磊落之士更事多非其所優其優於此者又徃徃於大家

風韻有欠焉清嘗以是而旁窺夫今之從政君子其有能越是
範圍之外者蓋亦有數也已惠安為吾泉劇縣上按藩省而下
引郡治及漳汀諸要郡寔公車使節所必經之地外此庶務又
不可勝舉然而編民之以里計者纔三十有五而止以三十五
里之民而供是公私種種之務誠亦有未易辦者矣浮梁張侯
德威以辛丑名進士出宰是縣至未及暮公私庶務了辦如響
一縣精神為之煥然一新下至公宇郵舍橋梁道路之類亦皆
以次興舉無遺而又知興學校表先哲重人材迄今四載之內
成績彬彬焉暇則與二三名勝相與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間或
登高眺遠把酒雅歌蕭然若在事外者且夫侯之進士從文字

議論間得耳况素磊落若不屑世務者一旦作縣乃綽有餘力
若此稚腐書生誠不識其何術也其豈非以磊落之資而兼夫
實用之才者邪以故守鎮按節及藩憲諸公每至其境目其規
為咸嘖嘖慰喜遇以殊禮而叅會考論一時作縣人物輒以侯
居最焉是豈偶然哉今茲當述職北上清辱知素深方將策款
段徃餞之行以疾未果而泉中諸縉紳與侯交雅者顧命清言
以為侯行贈精神忽忽固謝弗獲嗟呼侯於作縣辦矣清茲所
言贅矣獨有一說可以為侯是行贈者我

國家治平百年萬品滋阜是以上下之間不覺其日趨於巧便
侈靡夫巧便侈靡之風行而天下民力將弊此亦君侯輩之憂

也以吾德威之才行器業其駸駸當路而非久為惠安人士所借留者衆舉知之矣病蹇蹇生正未知後會果在何日惟侯益加自愛尚思以其所以振一縣之治者進而與天下士大夫審圖之今日要務母亦在於培養天下富厚之力而於文物之近末者姑少緩乎哉夫天下者一縣之積也卿相事業惟優於作縣者最辨吾知侯將自是升矣故為此贈

送南安陳尹入覲序

前三年清領薦上京師道明德陳侯以太學生授吾泉之南安令私以為近歲

朝家於縣令一選最重率多用進士充侯乃以太學生得授令

是侯非進士執政者固以進士待之矣時則已卜其當有過人者既而行經建德試詢侯為人則知其為前廣東憲長某公之子學識素優長又操履剛方不苟於是始信宰物之地其所以畀任於人者非偶然也洎清歸自京師侯蒞任已歲餘南安人士時有相過從者道及侯輒嘖嘖稱服以為侯之力量才猷春生秋殺偃然百里諸侯也又清慎而不阿前此寔所未有第謂其稍過嚴難犯耳雖清亦以此一節為侯疑逮今且三年矣適

丁入

覲之期南安父兄相率來桐城丐清文以送侯行者轉頌侯之德惠不置惟恐侯之無恙復來也問猶傷嚴乎則皆曰否以告

者過也我侯性仁不嚴嗚呼嚴豈病仁者哉以清觀之侯果嚴也然其嚴者亦所以為仁耳今夫風雪之厲寔開陽春天道也昔子產相鄭政尚猛與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更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何者蓋其乘人情廢弛之餘非先以嚴無以為寬張本也及子太叔不用子產言性從寬也治遂不競後乃悔云吾早從夫子不及此且夫子產之嚴始也若厲民矣而卒來與人之頌太叔改而寬宜其於民求便矣而卒貽後日之悔辨治體者於此亦可以尋其故哉故為政者宅心當一以愛人為主而立法則有時乎尚嚴非終始於嚴也譬之治地然始也芟又其草莽揮斥其瓦礫繼則當沃以清冷之澤滋以糞

壤之利俾遂其生植之天矣吾南安俗固厚民固淳然泰寧曰久人情沉於懈弛而或玩視其上者雖在鄒魯不能免此侯之治所以始得嚴名而今乃漫以為惠也繼自今規模既定民志既一吾知侯雖欲復嚴亦當無所用其嚴矣述職來歸鳴琴而治可也清故曰風雪之厲實開陽春諸父兄其以是言質之侯侯必欣意會於此此則清之所以為父兄贈侯行者也若夫侯之德政之實則章章在人耳目且有與人之頌及諸先生之述作在矣故不贅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至今談我朝清明之治者尚嘖嘖三楊公時之三楊公者我

太宗暨

英廟累朝所倚任腹心輔臣也其一為吾閩文敏公榮一為江右文貞公士奇又一為湖南文定公溥三公者俱以學術器業最優清每景仰高風且念欲一見其子孫而扣之以盡其平生行業之素而未由曩以諸生舉於鄉獲接今按察司照磨泰和楊君明之於三山特予雖頗得君為人猶未知其為文貞公之孫也茲予得告南歸適君秩滿之期某人因以書幣至泉微言為贈且曰此文貞公之孫也其居官清慎惠愛最得上下心先生宜無靳焉清嘗行文貞公文章讀之見其當時所施之士大

夫者往往皆規以公清自靖仁惠及下之言蓋非獨當特受其言者以為終身之規今其言播之天下凡得而覽之者大抵皆因之有所感勵而作其自樹之志而况於親為其孫者乎君以清慎惠愛得上下心理固宜然也君行且去此以上績于天曹位任將有加焉則君之所思以紹厥祖之休者當又如何也公昔嘗序送族孫明遠訓導云吾家自元至今殆二百年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不職失其官者明遠必克繼之而後為賢子孫也又曰吾猶冀吾楊氏之子孫皆賢也嗚呼盡之矣若君者其豈不為楊氏賢子孫也乎哉曷其終焉可也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處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茲數大節目吾皆不知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為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末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幸其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為相依之計冀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是職初未嘗自以為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是乎昌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是益進於昔日之所謂盛者哉是蓋人事一機會也文選郎吳公敬昆揭陽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間以稽諸衆人多知仲平者盛稱其賢吳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為鄉邦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為是言者豈固以張吾仲平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槩庶幾其不以尋常為祿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之外以備吾

國家異日為棟梁柱石之用者也吾又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為鄉邦模範計者有若此之拳拳庶幾其感勵之心與且有不容少緩焉者也更欲吾仲平自是恒念文選及衆人厚望之意益加凜凜其心期他日大有以慰於文選及衆人者也行矣仲平文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亦可矣且吾自待之如安定

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公長樂老其浮雲富貴今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知辨之早矣此則朋友相知之言也

送解元林汝宣赴春闈序

鄉舉里選之法既遠有國者取士率專以文藝一科為正途士生斯世苟不能自甘於草木俱腐而欲以功業見者必先以其天所厚我之聰明而費之於此然後於功業之地有階而可致故自唐以來名公鉅人不能舍是以進身所謂豪傑之士由此而出也然謂豪傑出於此則可謂必出於此而後為豪傑則不可謂既得於此而遂為豪傑尤不可也言及此則吾人之責其

亦重矣吾泉同安林君汝宣少予一歲而天資敏甚器宇宏學問之力尤出人幾倍衆期之高第也久而屢不得與在司者遇逮丙午秋果舉福建鄉闈第一人且前此數與其同儕較試於郡邑及藩臬諸公汝宣名徃徃在第一則汝宣之素負可知而是舉也又愜公論有不待贅者矣然則汝宣遂持是以取第春闈而致身於通顯也抑又何嫌何疑而汝宣方且自視若有所未足者爰就所居之傍構書樓一所日夜箴脩息遊於其上如是者又三年蓋其所得視前益厚矣乃始治裝辭二親為赴春闈之行其友某書來請予言以贈之予於汝宣故相知其始之未捷也予期之久而未得也予訝之其既得也予喜之然喜

其得於秋闈者又未若以其遲於赴春闈而喜之之深也何則
三年學不志於穀昔夫子時猶難之况今汝宣文學既成於工
夫積久之日而且魁薦於其鄉者乎予意汝宣胸中必有處矣
其自待必非以一得於此而遂為豪傑者矣必將由是以進而
自臻於豪傑之實地者矣明樓靜舍左圖右史披卷歷歷可法
可師予不能為汝宣言之而汝宣亦何假於予言哉蓋常思之
笑我

朝自開科以來會元狀元且不能悉數况於解元乎就解元言
之在吾閩亦不為少以公而觀其聲迹尚昭昭燭燭於人耳目
中者能幾哉予才不汝宣若也而舉於鄉時名適相同今茲所
言官予所以私自警省焉者也故於汝宣此行為誦其畧計
堂無以其詞采之不華而病之乎

送徐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為之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為將相
也夫為將相者苟其道術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
安安可又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
休何負乎為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勝坐使
夏也緡夏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
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
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

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
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為之固亦
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
生及教官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
世情冷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又往往出於
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為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為
易為而不知師儒之難為也不知其難為而為之則固未敢以
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
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
今以貢來試干

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
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
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
視以為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
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
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為言之非以侈君之觀也所以壯君設教
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為何如耳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吾泉郡屬有七南安號最難治蓋晉江雖巨縣附郭多供應然
地稍裕糧稍輕民猶易於趨事自惠安以至永春則縣浸狹民

且淳而事益簡惟南安多深山峻嶺或行數十里不聞雞犬聲地可耕者不能三之一而從昔科糧獨重視他縣率一再倍以是其民多貧民多貧則勢屈於有力者往往以不得其平而鳴於上如是則事益繁俗益偷而官之者益難矣雖縣令號得專制猶或難之而况於佐令者乎太興楊君宗震由太學生來主縣簿三年得人和而事無不治且職專財賦民之輸者自以時而退罔有後言此可不謂之才哉才名既著上官之委重於君者益多君常戴星出入或野宿不得歸廨舍者連旬日事之上報者往過而來續無不了辨然則君之才不止優於一簿也今以滿三年將考績之京上官又以闔郡折色糧價萬兩當貢之

天府而督運之官實難其人乃因其考績之行而俾督運之京先公而後私亦以重其人也濱行耆民泐文傳環輦相與叙君之績謁清文以為贈顧清豈足以知文哉姑據所叙而道其畧如此蓋民素沐君之惠而不忍君之別故為是贈以重君之行而期君之速歸以終其惠於吾南安之民也抑清又有致意者君至京師儻當道故人有問及民俗者幸為言今天下大勢如壯盛之人飲食起居自如也而善醫者察其脉而危之以為病在腹心焉何者民偽日滋也民偽日滋者官為之也官為之者上官之察治不精而刑賞或失經也噫民之病也久矣蒼鷹乳虎日厭膏肉顧得賞而無後災如之何民其不趨於偽哉偽之害

其有涯哉此當道者之責也煩為語次一及之

賀襄幕蔡君承上官獎勵序

天下之官惟作縣最難而典縣幕者為尤難作縣而得上官之獎勵者固難至於縣幕而得獎勵者為尤難或蒞任二三年而得之者已難至於蒞任甫及一年而遂得之者豈不又為益難哉斯可以見人才之優劣矣安溪幕蔡君某以去歲十月終抵任今歲九月郡守吳公即移文于縣俾率所屬官吏耆庶用鼓吹花綬牲酒之類自學官導送君抵其廨舍以獎勵之此安溪百年所僅見者也蓋君某邑名家子少穎敏而好學既而以為養故不得就其志乃從事曹掾而得此幕職樹此政聲也

聞吳公文移大意若曰某官自抵任以來節操既堅規為又當不積年之逋負於視篆數月之間佐一縣之紀綱於刁風屢作之後此蓋撫實之言而獎勵之禮所由舉也蓋非蔡君之賢明無以來吳公之獎勵非吳公之獎勵無以顯蔡君之賢明且獎者獎之於既往勵者勵之於將來斯蓋期其始終一節而績效益隆也况其所獎勵雖施之於蔡君之一人而其所勵實行於七屬之庶官此為政之所以不可無賞罰也此賞罰之所以為鼓舞人才之具也此蔡君之被上官獎勵所以不可以無術也此安溪士民之所以請予文以為賀而予之所以不辭也

贈錦田驛宰丁本茂攝縣事竣序

清江丁玉川天下之名畫史也惟其以是一藝名天下故凡人
之遇其子若孫者猶有加於尋常之無聞者焉則人豈可不有
以自重乎哉玉川之孫本茂為吾泉惠安之錦田驛宰自其始
至惠安人士槩知其為玉川孫矣其宰錦田也公車使節往來
無虛日君處之綽綽焉用是當道者可之檄蕪塩場事夫塩之
與驛其冗均也君以一身蒞二冗間初若不覺其冗者君於輩
行中亦可謂能乎哉比者縣尹浮梁張侯適欲白事于省時縣
事未有所屬顧依從咸無在者惟丁君可乃以縣事屬之丁君
果能一邊張侯約束且秋毫無擾焉九執役于縣者甚安之迨
張侯既歸君乃一遞復厥位夫驛宰天下多矣以他官攝驛者

天下亦多矣蓋未有以驛宰而攝縣者而今乃於丁君見之君
其果有過人哉試近取譬論之天下事大槩亦如畫然何者物
有象善畫者惟鑑其象而肖之至於濃淡疎密之間則在乎布
置得其位事有理善處者惟肖其理而行之至於損益輕重之
際則在乎措置得其宜審能是以宰驛可也以攝塩事可也以
攝縣亦可也又推而廣之則有不止於治縣者丁君蓋亦有得
於此乎丁君得玉川家之傳者也其平居亦嘗推類及此乎鄉
老陳肅輩介予友孫君恒謙請予言為贈予雖未深知丁君之
為人然以其為張侯所屬用又孫君為之請知其果非庸衆人
也卧病間為秉燭書之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吾邑二尹方侯某造予具道其外叔父邵君廷瑞之賢且曰吾家食時君之遇我厚君茲之來也又與恒情不類蓋聞吾為媚嫉者所仇事在有司而傍無強近之親恐緩急無能任吾事者故不遠數千里以來既至而吾事幸得直吾事既直而君不可留矣自始至今纔浹旬耳而行期確不可緩吾誠不能為情也顧其平日所重惟德行文章儻先生幸惠一言以表其行亦少塞主人之缺也嗟夫凡士夫官于他鄉其親戚故人之來官所者大抵非以情即以利耳以利者多見其欣而來快快而歸主人則或以快快於其來而欣欣於其歸以情者庶幾反是然始以情來中或遷於利誘而終至於失歡者亦多故士夫當官而患不得於其親戚故人者徃徃也是豈士夫一得官之日而遂怒然於其親戚故人哉親戚故人之知義者寡矣如邵君於吾二尹其所以處夫去來遲速間者利固不足言而情之說亦未足以盡之蓋一於義者也故其來也有戚戚焉而其歸也欣欣焉主人於其來也欣欣有甚焉而於其歸也則戀戀不能釋焉無他一義之所終始也故曰以利交者有時而離以勢交者有時而叛惟以義則自結髮以至白首或窮達夷險之異途皆不失其金蘭風味也如邵君者斯可為薄俗勸矣於是乎書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增或郭君德孚吾郡通守廖公祖母氏之孫於公為兄弟行云
夫論兄弟之親固有倍蓰於此者而或相視猶人人也而公之
於君乃千里馳書邀必至官所風雨對床無間同胞又之猶不
聽其去茲固可以知君為人之素而公於親親賢賢之義亦可
即是以占其餘矣適廣中有盜弄兵於潢池者君用是急於歸
護其家族而公亦有是托於君也君遂行公館秀才楊裕鄉輩
因請予言為贈人有恒言皆曰親戚云親戚云然徒得其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者亦多蓋親愛也戚戚也人情惟相親愛則相
憂戚矣相親於無事之時而相戚於有事之日此親戚之言所
由立也或者當無事時各能以親自名酒食相徵言笑歡洽自
以終始無間然矣及夫一貴一賤中情乃見至有不得其門而
入者又或少有憂虞則相視如途人計利害以為趨就絕不可
托矣斯豈親戚之謂哉若公之於君也親雖不甚切而情則甚
親蓋其疇昔相與道通氣合有在於親戚之外者故今日有此
眷戀有此付托耳且公之始邀君也將以同其樂而君今辭之
歸也乃有以分其憂是其於道義又各得之矣予聞以勢合者
勢衰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踈惟以道義合者亘始終歷夷險
而如一日其公與君之謂乎君今歸止罄所心力使兩家門戶
咸得保全無恙報音至泉公心以慰而吾泉闔郡民庶士夫亦
為公而慰心焉則予之言益中矣是為贈

永寧衛送別序

永寧衛儒者張士昭為予言其衛知事陳君用之之賢曰吾衛中絃誦聲素希自吾二三子者始私習焉用之獨善之而病其孤也訪諸貴胄及戎籍子弟之秀者悉勸使就學或步詣其門諭之曰古人雖在軍旅不忘道藝人間惟此一種味最不可少者且為敦請興化鄉進士陳愈為之師使傳其學既三年得可進者三十人為申白當道乞得如民間俊秀例附文泉州府學以均教育備選舉格於時制不克盡如志然永寧自是文風稍進學者德之又曰君有學有守在衛幕獲上而信友也凡衛之宿弊巨奸以白當道而誅華之殆盡比自他人所蓄縮不敢仕者

其事固昭昭然遠近耳目中也今其秩滿九載行有日矣吾儕其能惘然乎爰各賦一詩以寫其不忍別之情而末有序之者惟先生念其有然於吾人也而有以責之嗟夫今天下事涉斯文者何預於武家雖公侯之尊都關之重亦無有能任其責者而人亦無得而責之况於衛乎况於衛幕者乎用之之所用意於是乎為不凡矣夫佐衛幕而能慎操履贊籌畫嚴泉貨之出入公獄訟之是非得無咎怨於上下斯亦足矣何暇籌及斯文於疇昔所乏之地哉用之分外事業有如此則於慎操履贊籌畫誅奸革弊之類又何有哉使不制於命位任稍隆得從事於士民之間則其所建立又當何如哉吾是以意天下之尚多遺

材也用之今秩滿例得陞矣然吾猶為用之惜也蓋平世既用
資格鮮有不次之擢固未知掌銓衡者其知用之能如吾輩之
悉否也以理揆之茲行或可得令長乎昔卓茂魯恭僅以一令
長而樹百世之功名斯亦足伸丈夫之志矣如止以長衛幕耶
雖不得其志亦其一衛之幸也蓋世有位尊而才不稱者謂之
鰥官曠職有材優而位不稱者謂之德浮於位二者孰得而孰
失孰榮而孰辱必有能辨之者用之行矣毋取必於在人者而
惟盡其在己者善其終以全其始可也是為序

送愛菊軒歸臨川序

臨川愛菊軒先生吾郡侯陳公之伯兄也公起布衣擢甲科躋

顯宦外忠於國事而內不失其親之養者正以有先生為之兄
也先生孝友之行膾炙人人又雅意高潔不為勢利羈愛菊之
號亦可以知先生之槩矣某近自京師歸先生適奉高堂之命
來泉視公相遇於逆旅初未知也雍容數語乃知公之有賢兄
焉以為從容且有日及抵家不數日而先生已戒道言歸公不
能止也晉庠諸先生及士友因命某言以饒夫宇宙間凡百皆
外物唯天倫之樂最真先生以卓犖之器而潛德立園借諸仲
季上奉百歲之親使公得以一其心力於為國為民而無內顧
之憂今茲之行又非為名利役也其來也念常棣之愛其歸也
恙椿萱之奉則先生之所以為人子為人兄者於此又可槩見

矣自古忠臣孝子常苦於不能兩全豈惟以君臣之分殊彼此
之情隔蓋亦無良昆弟以任其門內之憂耳今公以雙旌五馬
之貴二千石祿之富而二親適皆遐齡康豫光膺天寵於華堂
之上又得先生為之伯氏以綱紀其一家之政時一往返以通
安否此其為樂人間能有幾哉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若公者得之已有餘矣雖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之樂也公
方欲推其樂以及於人使吾泉闔郡赤子咸得以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又欲進而廣之使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寰宇之內
同一家人父子之天而後公之願始塞矣乎此則所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而非止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故因序先生之別而及
之先生其必有以贊於公矣

壽蔡孺人九十序

友人文選員外郎黃君汝脩嘗為清言其外祖母蔡孺人王氏
之賢且曰凡婦人識見所不及者獨超詣焉當吾外祖蔡陶公
之尹巴東也未及三年且無他介累一旦欲乞致仕歸祖母不
色難且贊決焉自是相與周旋林下教子育孫者又三十年外
祖壽終九十祖母今亦年九十矣幸尚康強無恙也清為之嘆
曰茲乃所謂配德者乎抑其壽亦相配殆天相也茲豈非盛世
之人瑞哉未幾汝脩示清以其所作慶壽圖及所得於諸縉紳
君子所為壽詩曰六月六日吾祖母生辰也將以是申吾情焉

願為一言引其端顧清寔寡陋不敢當而有不得終辭者嗟夫
壽者天之所甚靳者也王公鉅人力能拔山智能竭海而萬方
不能攘一壽蓋嘗以耳目所及考之一鄉數十家或數百家中
求年七十者指已不可多屈信人生七十者稀矣若八十者或
連數鄉僅一二見至九十者則或闔一邑一郡所無間有之又
往往氣息奄奄其無害者又或衣食之不裕或足衣食而乏子
孫焉或子孫無良焉又或德不稱其壽雖壽無足深取焉其在
女婦則苦樂由人不能盡如意者尤多曾如孺人者配德賢夫
夫老耄期曾老孫曾成行况子克世其家物而婿位少司空女封
淑人孫行有職天曹者哉司空淑人者汝脩父母也然則孺人

之壽之可慶也為何如耶蓋不特汝脩之所喜躍有事九與反
脩有一日之雅者亦皆為之嘖嘖稱慶也况孺人尚康強其壽
又未可涯哉雖然孺人之得高壽固有大道矣洪惟我

聖祖再造華夏

列聖相承熙洽已百三十年和氣充乎寰宇萬物榮得其所故
今日往往有高壽老人在人間為其子孫所慰願焉不然中外
多故生人皇皇石壕至有應役備晨炊者其能九十耶吾以是
念我

國家之德之在吾民物者深矣此汝脩之所當知也然而天下
之太平無事也又矣此又吾輩之所當知者也

洛陽送別卷後序

右洛陽送別圖一幅詩十數首序文一篇吾晉江士夫為令尹鄧侯子執方歸清江而作者其於斯文骨肉之情天涯南北之感致身青雲之望槩盡之矣鄉先輩香山尹劉侯又命清廟一言于其後且曰鄧侯謂蔡子知我者儻於此能不吝鞭策駑駘之言又何幸也顧鄧生自是千里良駒而區區可病叢身方自謁醫之不暇而敢以共人田自許哉然知己之意長者之命皆不可虛辱也嘗慨昔人好學而困於貧至或偷隣光囊螢火或借書以讀猶汲汲於其志之就聞鄧氏清江巨室也生席潤屋之餘澤蕙祿入之餘貲書籍膏火之類計無有不如意者矣矧

當年英質遠到可期此而不好學焉真負此生哉真負乃父師之教育哉亦為負今日諸士友之所以握手丁寧於洛江之上者之雅意哉抑後世之所謂好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有不同此又在所當早辯者嘗記紫陽夫子之訓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更無着力處凡今之貪祿利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者皆是也直須一躍躍出此關不仗作此等人方始有長進處又曰盡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不能推於人此與書肆何異清之誦味此言久矣噫非知之艱也非知之艱也茲為生及之戚戚若芒刺在背耳意吾鄧侯之所以厚其子者亦當無出此道故以綴于洛陽

送別卷之末庶幾高材疾足者遠到之一助也系之歌曰送子于洛之陽兮洛水泱泱孔子曰逝者如斯夫茲味一何長願言咀嚼兮當百倍於別酒之嘗洛江浩浩兮無遠弗到孟子曰有本者如是兮應知實道之可靠吾病枝葉誦說之誤吾半生兮不知此於世道也何補於君親兮何效

洛陽送別圖詩序

順天府秀才武進畢君朝用今親君某衛指揮使公介子而吾泉貳守公同高祖從弟也朝用從父家京師吾貳守公自始貢至登第之日皆就而家焉故與君恩義之篤一如親昆弟也朝用以去冬來省公公留之不聽其去者數月茲將去既自為詩

送之公之館賓鄭世用暨九與吾交雅者亦不能釋然於其去也爰命工繪為洛江送別圖而各詩其下以識意且屬清序之蓋洛橋在泉城東二十里許送別而必以是入圖者泉之人凡送別者必至是也蓋取其景真事真而詩之發興有以矣嗟夫昔太史公世居西河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暨過梁楚以歸收拾其所得得一部史記焉則大丈夫不可不志四方也明矣今君居京師在天之北而吾泉邈在天南相去八千里君之迢遞而來也所居名山大川多矣所得奇聞壯觀衆矣豈無以觸於耳遇於目而會於心者乎吾泉人物雖非齊魯鄒嶧之比然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又豈無足以助君之見聞者乎况貳守公文章政
事蔚為一時所雅重君於公之入也可以學問其出也可與觀
政所得又不既多乎君茲行信又不為徒行矣雖然子長一部
史記固得之於四方而蘇老泉杜門讀書不出戶者六年亦卒
以成其業子謂君之來也既有類於子長之遊既役役無所得
今駸駸入老矣又以百累所牽欲為老泉之守而不能甚矣青
春之不再可念也茲固為君拳拳焉若夫區區別離感慨之情
則有不暇喋喋者且諸君之倡誅盡矣

贈醫士童君某序

自愧盜益長學益荒行業益頽落四方故人尚有不忘我者而
我之負故人則多矣嘗聞宇宙間三不朽立德也立功也立言
也然是三者固有輕重自古未有能立其德而無其功與言者
雖顏子之窮固自有功於名教零落數語萬世鍾呂設不幸不
傳在當時亦必以善言德行歸之若有功者雖無其言亦自為
不虛過一生矣惟能言者最不足恃柳州金陵至今為天下口
實況不敢望柳州金陵之萬一者乎是故言不足恃也蓋言必
出於躬行心得之餘然後其言有味而可珍庶幾足以信今而
傳後不然言者與受其言者俱不足為有無也愚以是深自愧
省不欲事此無益之勞久矣曩從都下歸過浙同行二十人病
者十有七予疾勢尤殆藩臬為致某縣童君某醫之次第無不

起者愚之德君何如也薄有所酬則不受曰盍贈我以言乎不
容卒辭也諾之今四年矣而未克償人之無信如之何哉夫僕
非敢忘君也誠以其言之不足為君重耳然而終不可無以償
於既諾之餘也抑古之所謂贈言者匪止揚其善而已固將有
以進之也是故有請贈之義君兩浙名醫也予也懵於此道其
將何以進君哉間嘗道聽一二似有至理聊為故人晤語及之
或有得意外喜而風者徧諸醫歷諸方不効有國醫者直給之
曰趣辦後事不可復為矣於是病者以為必死悲甚而病頓愈
蓋以憂藥其喜也此豈有方可傳哉又有痢下者一良醫多方
療之不止一日偶見作字者持水器注硯指按其上竅則水不
下放之乃丁因悟曰吾得方矣遂灸其百會穴而痢止此又豈
但能傳古方者哉夫醫者意也固此類之謂歟凡古方所載計
君皆已洞然矣若此之類蓋亦君所樂聞而或足以印證君之
所得乎君穎悟過人通書史又重義輕利平生活人之蹟蓋不
可勝訂古之所謂立德立功者固不止如君所就而君之所就
要亦不可不謂之德也要亦不可不謂之功也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矣愚固於君有愧也

賀歐陽生冠帶序

南安興賢里歐陽生鎬幼喪父繼喪其大父且伯叔暮功之親
亦以次淪謝獨生隻身子然依大母以為生其天資聰敏仁厚

有過人者未弱冠能奮自樹立孝養其大母撫其家人而敦睦其姻戚人皆賢之既而所治贖產日益豐裕非惟先世門閥悉還舊觀而其堂構之功乃有功於前烈人益賢之比者

朝家以邊防事重令民有能出粟助邊者與冠帶榮身生復如例得冠帶焉於是其姻友謝芳輩榮其事而謁予文以為之賀予昔乃交生之大父元之及叔父秩二君皆好學重義有聲士林轉盼數載則皆已隔冥途蓋嘗訪其後事而為之愴然今乃聞有生之振勵能中興其家世故人情云胡不喜聞而樂道也夫物理有盈虛而振作存乎人以曹翰氏元勳之家而子孫一仆不復起以希文少從母外適矣乃克振范氏之宗而昌大之

蓋善人宜有後而人力可回天非偶然也生今年纔二十有六而所立出人已如此苟能如是益衍其先世詩禮之澤律身而教子親親而愛人表裏合一誠壯老堅一心則歐陽氏之祚宜未有涯雖范氏家世之盛理或可幾也豈止今日親朋所賀者而已哉予雖膚淺猶或能此筆記之以為為人後者勸也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閩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動韓公之紀錄也蓋閩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况於文物乎獨歐陽先生秀出九民之中早知從事乎

周公孔子之道文行蔚然觀察使常公深獎異之至京師受薦
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群諸公聯第皆天下之選特稱
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固有間矣謂非一時之豪傑不
可也自是閩士始知所向慕儒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絕迤邐至
於楊龜山李延平輩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
有歸吾閩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類夫瓜瓞之勢其蔓不絕
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為之根柢又不可也先生故有文
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可知其非止工於辭
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冢宰福郡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
師信豐尹狂世平先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
吳公克明聞之曰是茲郡中文獻也吾當有以表章之遂捐俸
以卒其工而屬清一言顧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唐書本傳
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小子之贅矣茲特揭
其所係於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
不止為進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蜀阜存藁序

聖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間
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託于寬閒寂寞之境
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
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

此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群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即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藁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間去今二百

餘年而其遺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中州音韻序

盡六合所有者既莫不格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有其字先有其聲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皆氣機之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毫髮非人所能為者後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舍其聲故聲本於氣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清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分不同故五方殊稟而聲亦隨之然天然自有之中則

不容有二也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為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為人間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生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秦漢而下王者不考文及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而我

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為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何以言之虞文靖公一代名儒也嘗愛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

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江浮燕蘇失於重濁

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之米用其書初無

損於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能集眾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為可嘉而德清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為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為識者所賞而未及顯行於世况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為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其甥也屬為梓行之適漳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于其端嗟乎是固天地間之中氣正聲所在而我

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充其用則被之絃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辭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留情於此其庶幾漢伏生之風乎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為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題蒙引初藁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美舉子業之關於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承父師之教指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一二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或

已訝為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多筆之以備切嗟久之積成卷帙庚子赴京已收寘于行囊既而因冗翻自遺之逮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至時方溫故輒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乃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三其說者皆無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主筆求之頗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畧會而次之先塗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藁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皆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

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為之道其故以引其端云

刊精選程文序

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則猶古也惟其所求於理者有未嘗故其命於詞者不能發夫理而反以障夫理於是其文之去古也益遠矣夫舉業在今不可廢也欲變舉業而古之在今亦未易也孔子之論治道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孔子獨不欲齊之一變至於道執勢有所不可躡也此雖非所宜援然其理有相彷彿者予釋褐時鄉子弟有從予請業是者子弟暇也乃為選取四書程文中之優等者數十篇畧加批點以指示之使其不至於純乎架屋疊床浮花浪蕙之習也其亦

進於古之一階乎嗟乎古云古文詞云乎哉而况於舉業之文云乎哉子之亡是有年矣乃今奉

命視學江右見士子之業是而不得其方者多因檢出此以為之式諸生遂錄布諸梓予適見之為書此以道其故尚欲徧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而時文悉趨於正亦清今日分內一細事也

古文苑後序

右古文苑一編相傳以為唐人得之一佛寺經龕中蓋皆昭明文選所不錄者然不錄於彼而悉集之於此則其取舍之間亦不能無辨也宋章升道為之考訂訓註遂以行世逮更世以來

其傳在人間者幾絕矣今侍御寶應張公世用得抄本焉按節
吾聞暇日因出以示清且曰吾嘗以歷代文章氣韻求之及參
以前輩二三君子之論是編雖未及純乎古固亦近乎古者而
世之學者之不及見亦久矣吾今將以播之梓盍為我識一言
邪清以膚淺固辭不得於戲斯文一脉至我

朝盛矣自六籍四書而下諸子百氏及諸傳記九人間昔所未
有者徃徃以次而出至於文章之集若文選及文粹文鑑文類
之屬所以供學者之玩者又不知其幾然猶未得見古文苑也
今張公復為梓行之使學者復得增許多見聞學者之生斯世
何其幸哉故是編之傳愚以為益足以徵我

朝文物之盛也然公於是編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耳近古者猶
好之而况於純乎其古者乎文辭之古者公猶且好之如此而
况於古之所以為古者乎故是編之傳愚又竊以為公喜而其
所以喜者則有在於刊書之外也

江湖勝覽後序

清漳楊氏文脩性警敏而慷慨不羈常遨遊江湖間歷覽江湖
之勝以自適且所至輒訪名勝士而從之遊以求聞所未聞用
是士林諸公多竒之有江湖勝覽之詩贈焉積而成帙因來泉
介吾友吳君士際携之以詣予予不容無一言也姑掇諸公所
未及者而為之告曰予好遊乎吾語子遊有在外之遊有在內

之遊水行地中流為江豬為湖蓬於是楫於是挹月露之清光
聒水天之一色者在外之江湖也固勝覽也然人心自有源頭
活水積之則為鑑湖之萬頃放之則為長江之浩流其中風景
仰接天光俯羅萬象以遨以遊不事外求而樂在其中者此在
內之江湖也尤勝覽也文脩於在外之江湖則覽之熟美且諸
公為文脩道之悉矣第未審於在內之江湖亦嘗有聞乎否亦
嘗經遊乎否故予之說將使文脩自是反其在在外之遊而為在
內之遊內外交脩則天地間不可限量好人物任吾子為之矣
豈止江湖一遊人而已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君子之
告人固如此願吾子真思之幸毋謂予儒者類多迂談闊論也

清玩冊序

予適有行役過杭而疾新痊周君某時客杭念其為伯氏虛白
先生門人也屢為謁醫視之疾賴以瘳乃邀予遊西湖予以病
加於小愈辭君從之既而挈其所集古今冬畫一冊題曰清玩
者示予曰閱此殆亦不遊之遊而其中景物又有非西湖所能
盡者予笑曰是名清玩固清之所宜玩也次第而閱之有升空
之日漾波之月夏峯之雲冬嶺之雪而觀夫竹樹之離披掀動
之勢又可以知風之所在也則天之文於此而可玩者矣或連
峯疊嶂如五老九疑或一碧萬頃如洞庭彭蠡又或峭壁幽巖
平原曲澗清泉白石草亭釣磯在在成趣斯又地理之可玩者

也其間庶物則草木花果以至羽毛鱗介之屬隨地而見種種不之苟能觀其妙則戾天之鳶躍淵之魚濂溪之窓草橫渠之鳴驢槩皆不外乎是至於人品則携琴者執卷者漁者樵者牧者行者坐者或在竹林或在松陰或在山隈水涯又或坦腹跌坐而神馳於雲物之表或張帆鼓棹方泛泛乎濤浪之間而又或烏紗在首金帶在腰而清坐泉石瀟然若在事外者茲又不知其為何人也嗚呼予於是乎有感矣彼泛泛乎濤浪之間者其意趣所在固未可知而其馳神於雲物之表者殆能超世累以為高者乎然或徒以此為高而不屑意世務亦非中庸之道也若夫以軒冕之貴而得蕪夫林泉之樂者茲毋乃昔嘗奔走

王事而今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所謂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者乎茲豈非吾人之至願者哉然而必有其具焉非可以卒致也而亦有命焉不可以必得也命雖不可以必得而其具則固在我之所當脩者也凡集中人品皆惟人之所為而吾之所慕者在是則又愧於其具之不稱也披閱之餘感慨興焉因為之序以歸於君君有二子方讀書勵行有用世之志其閱是也將無同予所慕乎尚勉之哉宜毋同予之愧也

凌雲葉氏族譜序

葉之先本楚同姓春秋時沈諸梁其後也食采於葉號葉公子

孫因以為氏今其字同而音異者猶韓移為何邾訛為朱之類也葉之得姓始此自是支流散漫四方不能悉究其顛末已吾泉南受凌雲葉氏其先唐時有諱謀者居雍州謀七世孫孜宋盛時徙光州孜子炎曾官至光祿大夫以渡江之變徙處州麗水之感德鄉孜曾孫清為興化軍之莆田縣尉因徙仙遊之古瀨又十四世至學諭迅始徙南安之龍卧山未幾徙凌雲迄今傳十有九世上沂謀為四十世凡千四百四十三人登仕版者百五十五人其出於凌雲者三十人中間顯者或史傳所載或郡誌所書或功業昭於國家或節行重於里閭既皆燦然炳然於譜傳中矣先是其譜之著於荆湖總幹明矣僅托始於學諭

公而不得其上世所自蓋其去仙遊之日既遠一時未遑於旁詢或詢之而不得故也至是明之八世孫真保乃追而求之得其同姓仙遊公美所藏先世國學生雍及徽猷大監棠所著譜而印証之學諭公之諱字及生卒甲子彼此不會而同君以為水木本源的然在此無庸復疑即命其子邑庠生昭按其本而錄以足之分其帙為四類一序引之文舉大端也而先世之誥勅事狀詩記等附之文之屬也次宗支圖以著其世親親之序也又次仕宦總目親親之中有賢賢貴貴之義也終之以譜傳歸於親親也無間賢否貴賤一也既成以求于序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是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

間有聚焉聚之大者為國小者為家雖與群物同一生育於天地之間同一歸盡於大化之內然迹往而聲存事過而情係自有不至與群物類者此國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譜也國有史則可以昭監戒維世道家有譜則可以序昭穆厚人倫小大雖殊理則一也况夫家人之聚也世更一世有不能常其聚者以不能常其聚之故而思所以係屬之使不至於遂畔渙無統以相忘如路人者微譜則何以哉此固人之所以為異於群物者也此先民於宗法既廢之後所以倡為譜牒之制予以扶植人道於不墜者夫人道之所立既有在於此今或蠢然而生荒然而死一身之外漫不復省念則夫所以上承乎其先中遇乎其屬而下啓乎其後者皆不言可知而又果何以為人而異於群物也哉嗚呼薄於其親者一身之外若有餘篤於其親者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如真保之所存所謂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者非邪推是心以往所謂一孝立而萬善從之矣為葉氏之族人及其子孫苟能體是心而勿替引之吾見葉氏之澤其將彌遠彌光而未可涯也

新塗周氏重修族譜序

吾虛白先生既致陝西憲副事家居取故族譜重脩之首凡例次圖志次先塋表又次文翰卷數不一視故族譜詳且密矣於是板而傳之凡族人無老少各畀一冊使藏之又寓一冊於其

門下生清而使之綴一言于後嗟乎清之負先生其美先生猶不忍外而猥使有事於其門內之譜哉清念始為弟子員時先生適愈憲吾閩邂逅考試閱其愚昧而乏師授也指引之使學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又以其貧而助之薪米筆札之類既又進之家塾使與其子同席硯而朝夕躬指授課督之猶其子也嗟乎世寧復有斯人哉抑先生敷歷中外二十餘年其他德善播在人人者何限顧非今者所宜縷縷耳大抵先生心事真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於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乎君子善推其所為必自親者始此先生於族譜之脩所以愈加詳密而不容已也先生此心使得進而廣之可以澤天下仕皇猷而限

於其位年纔五十二而乞休用未究其蘊此朝野之知先生者之所為深惜者也然以其餘力用之一家如是譜之脩以至祖塋之究祭田之復家傳之著宗法之舉可以尊祖焉可以睦族焉可以貽後焉可以敦俗焉固所謂是亦為政者也使先生之子孫及族人能引是心而不替則隨其窮達崇卑仁孝之澤皆有不可勝用者矣清自得遇先生以來已三十矣六馬盜四十又八矣僅能藉乎先生之賜以改其身外之物色而已外此則皆三十年前故物也仰惟先生德業在世足以重周氏之譜而老門生樹立不類不能為寒族之重而徒以貽師門之愧故因先生之譜及之以告周之後人蓋一勸而一戒也若周氏世德

之深厚支派之繁衍與其遷徙始末見於前人所序及先生父子之所自述者悉矣皆不贅

安平柯氏族譜序

吾晉江八都安平里有柯氏清少時往往聞鄉人道柯富戶名者蓋自洪武永樂間柯氏以貲雄一縣有司舉富戶實京師至今其子孫世丁富戶役清比遊時嘗主於其家士宿與其族之彥曰綱字朝舉者同習舉子業于縣庠朝舉今以年過五十棄舉子業不事清雖階此得祿仕然亦五十無聞矣朝舉茲以其族譜序為屬清愧無聞而義不克終辭也蓋亦閱其譜故有鄉耆序之曰柯姓本吳仲雍八世孫柯廬之後遠孫述宋時居

縣之水溝頭登劉輝榜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卒祀于學宮述之孫翰字國材紹興間徙安平此言若有徵者而繼之曰兵革後失其譜牒今不敢追溯其上惟斷自十郎始按譜所稱十郎者距朝舉僅五世其上已莫考則所謂柯廬之後及龍圖之居水溝頭者繁莫之詳矣惟柯氏實安平大姓而柯西埭之田至今尚有屬柯氏則國材之為其遠祖理為近之然其世數亦已不可以彙卜而知矣大抵譜之設特以繫親而已若先代之顯晦世次之遠近門族之盛衰皆所不論也抑亦有不足論者顏子淵筆瓢陋巷而有輕萬乘之良貴存焉袁氏四世五公非不賢且貴也而紹興術終不得借以蓋其不忠不孝之罪禹以聖

德神功為天子則郊祀鯨以配天矣親之所在豈可擇賢邪信
矣夫譜之不必名人華胄之援也一有所援則罪不容誅矣清
是以不敢襲前序之文也及閱朝舉所自撰次則渾無他意其
世首十即次致政其名字尚缺以不可強也又次日長孫曰天
乞輩乃有名字詳其所可知也傳至朝舉一行計存役凡若干
人朝舉今且見孫矣其孫行上距十郎為七世壽歿不一又得
若干人而皆未有顯者然要之亦皆不失為太平之良民也且
其圖列明備昭穆秩繫親親之意具存已為得譜之本指矣况
有祠堂圖有世系總圖有大宗圖有先塋圖有先世畫像前後
本傳各以類又有九例數條冠其端家範二篇殿其末其所以
銜先澤而垂後規者尤為切實懇至家範最後引唐柳玭戒子
孫之言曰惟孝慈友弟忠信篤敬此乃食之醢醬不可以一日
無者嗚呼盡之矣使柯氏子孫信能是雖無龍圖學士等名公
為之遠祖不為缺典抑又安知如學士等名公者不自此而有
作乎是朝舉之所譜初無過於今人而其所譜之意固自不後
於古人也吾以是取之

恩命褒崇詩後序

恩命褒崇詩一冊吾福建憲僉吳興張公拜受其知荆門州時
旌異誥命而藩臬諸公及士林諸先生為之志其喜者也間屬
清綴一言于其後清惟我

國家之所以勵臣工而勸忠孝者至厚且周矣京官七品以上三載考稱則錫誥勅封其身而又推恩封贈其父母及妻有差若外官則必至於九載秩滿考稱然後授以是恩焉蓋重內也然使一拘此制則外官之治行超等者其將何以別之故於其超等者惟覈其實則三載之餘即以授之謂之旌異此則公今日之所得者也公由戊戌進士知寶應縣服闋改上高邑而陞荆門尋陞同知福州府進拜憲僉憲之日旌異誥命始至蓋自入仕已今二十餘年然後二親室家始得被恩易號公之喜可知已夫一身之貴名猶未足為其甚喜惟二親及室家皆以吾善名故得被天語之褒命服之錫此於臣子之心何如哉清

聞公自入仕廉明勤慎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而始終如一且當其為縣日巡撫大臣及觀風使者以其政績卓異請旌於朝者凡四次為州之日又得二次至於凡當道之以繒帛牲酒獎勸者不計焉積其後蹟效以有今日之

恩命亦可謂之難哉况外官之得恩命難於京官而外官之以旌異得之尤難於尋常之僅以稱職故而得之者也夫惟其得之甚難故在已為可喜而在人之聲其喜以賀之也良宜向使公為州之日所操或少變於為縣或為郡之日少損於為州則功虧一簣而此事或參差矣由是言之公今日之得此其亦良可自慰哉矧今既位方岳之重而其治行方益隆望實方益大

將來所得恩命又宜有進進於此者矣所恨者太宜人早世先
大夫亦僅及見其登仕而不得一享今日之光在公之心殆不
免於悲喜之交集耳然及親而仕而忠孝之得兼致其力者此
人之願也亦人之幸也其不幸而姑妣之望已絕所謂雖欲孝
誰為孝則惟畢力於忠即所以為篤於孝矣此固公今日之所以夙
興夜寐者乎嗚呼忠孝之途遠矣哉載玩諸公之作其所以致
望於公者亦皆未有涯也

題寵褒錄後序

右封贈誥勅凡十道今福建左叅議秦和徐公積其向為南京
兵部主事及署郎中時所得者也蓋贈其二親者誥勅各二道
封其身及妻并贈前妻者各三道公之積而錄之豈徒然哉豈
徒以榮

君恩而已哉蓋迹雖類於榮君恩者而意則實在於不忘乎君
恩而恩益有以貽親之光也嗟夫臣子心事於是乎有可以自
知而不能以語人者矣清公之同年友且同事于南都者有曰
自謂頗知公者然公固自有定價於當世而無俟於清之縷縷
也故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華亭張公道德功業名一世於
人物最少許可其所薦南都縉紳士凡三人而公居其一未知
公者亦可以得公為人之槩矣惜其當日薦揚之語今不能詳
惟往歲巡按御史陸公疏公治行於

朝而請旌之其詞可記者云清慎立心而貪者懼公勤處事而廢者興斯實錄也然亦自其宦業一端而言耳若公學識之精明志氣之堅正字量之宏博則皆有未暇及者然則公他日事業之所至其可量哉故誥辭有之云尚加恭慎以俟登庸夫以公之實德升聞至蒙天語之褒許有如此夫安得不念念不忘羨嗇如見益有味於恭慎之旨而為是錄以自隨以自規而自策勵也哉信非徒以榮君恩而已也清以是又知公後日所得恩命之有進進於此者矣

壽王太夫人序

今秋當大比而興化守王君存敬當以夏考績之京師按節及藩關諸公以君學行才猷之優也留使參紀綱于場屋間俟訖事而行君以二親俱垂白在堂又擬便道一省而七月七日又太夫人初度之晨計日數程形留而心往矣固請如期行諸公重違其情也竟許之既戒日貳守朱君其輩以書抵清曰吾王君雖委質明時而常得伸所願於其親其始尹涑水也父確齋先生判和州相去僅數舍問安之使源源視在膝下不相遠逮確齋致仕君以刑部副郎援例歸省者嘉一年既有興化之命復得便道以拜家慶值確齋年登七十時與君相好者咸有述作以為壽日稱觴之侑今茲之行太夫人年六十有九侯既上清過家亦適七十矣吾輩亦願假子一言以侑太夫人壽日之

觴不可乎嗚呼嘗讀詩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
而知入子一委質於國則不得兼伸所願於親者自古然也如
王君之於其親屢得幸會如此豈其獨多得適然之便耶抑其
孝心獨至自有督孚默祐之理邪是所謂人所深願而不可必
得者信可賀也已然清謂君之善養其親者又自有在也君起
家進士歷官中外凡四轉階所在皆盛有聲稱故一時士大夫
語學識者必及之存敬語操行者亦必及存敬語才具之可大
任者亦必及存敬焉是君之所以致養于其親者視他人固自
加一等矣豈止大二千石之祿養與夫間時乘便之一省侍而
已哉是重可為高堂壽也已抑又有當為君盡其說者清嘗謂

天地爐炭也古今旦暮也人子心非木石其誰無椿萱同春不
老之願耶而默計理數之將然則知昔人所謂愛日者其味良
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今之所謂具慶上壽云者有時而境
變於外情變於內矣嗚呼其可柰何哉其可柰何哉吾竊羨夫
自古賢哲之能立大功名於天下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
或不幸事功不大就而名節之克完者亦為有以不死其親而
同歸于仁孝之域則是人子壽親之計於萬不可柰何之中又
自有可以深長思者耳嗚呼言及此清益為慙負天地君親矣
然此亦豈宜與不知者道哉自不知者觀之將謂吾以壽親行
而彼以吾親之不諱日為計何左耶王君當不謂然而獨有味

於吾言也

送柯節推考滿序

成化辛丑冬十二月吾泉節推潮陽柯公以九載秩滿先是吾泉士民計公秩且滿不得以久其惠也相率詣當道者乞轉以聞之於

上而留之而格於法不克至是公且行矣士民咸依依不忍其去念無以致其意者乃相與謁諸縉紳先生或為序或為頌又或為詩為歌以道其行而鄉之致政諸公亦皆戀戀於其去也復命清小子序之嗟乎清於是有感夫何則世之吏于土者其見亦多矣方其始至之時大率人皆歡迎而謹事之無不敬且

愛者然久之或左所望則退有後言其心唯欲其速去一旦去則路人視之甚者排而去之則路人之不如矣此豈唯在人之不厚要亦其有以取之耳由是而言則公之德在人者不言可知况公之為政素非有厚於諸公而諸公亦非有利於公者而其所以戀戀於公之去何哉某以是益知德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凡以智御物者物終不親以力制人者人終不服以利自厚者利終以賈禍大抵天下唯好人好做而愚也稽之古徵之今斷斷乎其未有不然者也故特因是發之以告夫世之吏于土者若夫公之盛德之實與其世德所自發身所由及上下屬望之意已見於諸先生所述者則皆不贅

八桂聯芳詩序

盈天地間皆氣也盈天地間人物皆氣之凝而成焉者也氣有精有粗粗者毋論矣其精者六槩亦有两端一鮮明一沉篤鮮明者文勝文勝者其美分揚在人如子張子華王褒劉桢之徒在物則為鳥之鷦隼獸之文豹花之牡丹芍藥木之嫩柳夫桃之類是也沉篤者質勝質勝而積之厚則美充於中暢於外韻於遠文在其中美在人如回之愚而足發參之魯而傳道黜之慙而社稷臣在物則如獸之麝如鳥之鶴如花之蘭蔭木之桂與栢之屬是也然栢之屬雖與桂類而不能花桂則又能於風霜摧落之餘而發其英華清芬所被遠不可禦至有香聞十里

之號是尤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韻於遠者矣乎自有科目以來每以文場得雋為折桂枝香者予猶未得究其所以意者其有取諸此乎夫果取諸此於桂無憾也抑未盡取諸此歟桂之潛德似亦欠發揮哉嗟夫郊林之一枝乃竟落莫於偽朝燕山之五枝始稍昌明於宋室故求桂之桂則深巖茂嶺時可一遇求人中之捷則士林文苑厥惟艱哉洪惟我

朝列聖相承凡所取辨以整頓宇宙者率於學校焉養之而於科目乎收之於是廣西蒼梧李氏一門父子昆弟相繼登桂籍者至八人焉八人之中曰榮字某者今以

賜進士出宰龍溪清始未知其為人近侍御某公以參某公巡

歷日漳之二泉咸為清道侯之美且曰使九作縣者皆若人焉
庶事其康哉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吾友鄉進士龍溪陳朝佩亦
亟稱之蓋實八者聲宏理自然也茲非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
韻於遠者乎然則是固亦人中之一桂矣其餘七人者清未及
識也然一本連枝其風味亦當不相遠矣適故上龍溪掌教
留其先生馳書介五泉屬之為作諸縉紳所詠八桂聯芳詩序
且疏八人名字履歷之詳俾志之清以為此在諸公之賦咏述
作已詳可無用贅為也獨桂之所以為桂其精實所在則有不
容以不白者故畧發管見如此蓋將使凡李氏聯芳之士咸取
類比德於終身而非僅以文場之一捷為便足尚友於桂也嗚
呼自有天地即有菊至晉陶淵明出而後菊之名始章自有天
地即有蓮至宋子周子出而後蓮之德始顯物固以人重也且
自古人才之出於一門者在唐虞有八元八愷在周有八士在
漢有八龍既皆樹實德於當世流餘芳於來代美區區之意尚
異季氏八桂有以上接夫荀氏之八龍俾載籍自此添一故事
而非徒寄聲價於一時士夫之唱咏而已耳惟李氏聯芳之士
尚采真意而畧其辭之不華哉是為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譜牒亦近世人間一故紙耳而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
於物者皆在焉何者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

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在人則為仁固人之所以為人而貴於物者也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親親祖宗親之至尊者也族屬親之至近者也夫上載天下履地中含心而為人而於其親之至尊至近血脉精神寔相貫通者乃或迷於時局於勢而不得以展其情焉天地精英之在斯人者其能終無介然者乎是以雖當王政既熄宗法又廢之後而譜牒之制創出於近代仁賢胸中之天理不能自己者遂為來世永永不刊之成憲嗚呼茲豈獨人為之巧所及哉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天也故凡知祖前賢以譜其族者要皆仁人孝子之徒而或尚不知為此者則未免於其天者猶為有敵也吾泉南安之吳氏自其始祖三十

五府尹肇基於黃龍江南歷今八世環江之南北連簷接棟皆吳氏其子孫蓋二百人矣且夫此二百人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為二百人枝幹益繁而去本根日益遠則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緩且畧焉將或至於忘其身之所自出而視其同宗為路人者矣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先是其五世有曰繼祖者肇為之譜至六世信宜教諭甯者繼修之然缺畧尚多至是爵之從弟虞乃命其二子鳳鷗旁搜遠訪於凡其有可考者悉來而錄之以足夫前人之欠至於其終莫可考者則仍舊缺之蓋其缺者所以傳疑而其所及詳以足夫前人之欠者大抵皆實錄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

物者寧不於吳氏有徵也我余故本其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與其不可已者告之庶吳氏之後人及凡得觀吾文者其於親親之情亦皆有所不能自己者焉耳

送陳大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為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為學師也者果之學而造其所以為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哲之精蘊在焉天地入之道來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為學彼識之不逮者其窮于屹屹固不也僅資之以為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

間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內探溯古人用意所在而取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莆中陳大和先主有聲莆庠舊矣今年春南安庠生黃天保輩禮致于九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挹其丰采然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脩凡與諸生講議文字間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淺淺然徒涉其流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啓發勸勉勃勃乎其有主意焉茲將撤館以歸黃生輩德之介吾徒傳浚請言為贈予故為道今時之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大和之教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嗚呼古學之不講久矣蓋學之名是而學之實則非也使為師

者皆知所以教為弟子者皆知所以學則何患今日之無聖賢
世之不唐虞三代也哉甚可慨也

送丘教諭任滿啓行序

丈夫生不為將相其為守令乎不為守令為師儒可矣古之聞
人其為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為天下回生起廢或折衝千萬里
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
亦甚難於負荷守令雖位望少卑據其職守得以子其所部之
民民亦從而父母之如龔黃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財不供旦
夕然死有餘然亦守令視古邦君其位亦未易至也苟學問充
滿襟履端方得以後生俊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

先生其所養者豈止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梁懷桶之用此其視
為將相者抑亦何啻歟乎哉今之欲為守令者既不可必致至於
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為而出於強抑者嗟乎師儒古君子
之所樂為也今使持其不願為之心以為之則其所以為教者
槩可知而當路之人固強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教之所繫者未
乎且其所以不願為者或者以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應應
耶則亦勢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海陽丘某先生成化丁
酉舉廣東鄉闈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掌教方是
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為滯也而先生一舉既就
蓋其所樂為也故其至之日教條一新士類嚮服又得浮梁張

侯德威為之尹動輒響應政教相為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
加數倍丙午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
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教惠安亦既有成績矣茲先生秩
滿將奏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因合諸人
士之意使來桐城屬清言為之別清故首為舉師儒之可為者
論之于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
於師儒如丘先生者乃庶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仙遊張氏族譜序

甚哉譜系之有關於人倫不細也今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為
途人而喜不慶憂不吊甚而相凌相奪之憾不相恤者亦無怪

其然矣源遠派別世復一世情不知其有骨肉之連而親愛之
心無自生耳又安得人人皆長者能溥其同胞一視之仁也哉
予客京師無日不與人接也忽其間有云某鄉人也則欣然迎
揖而與之語矣又或云某即某之某於予有嫌則又加敬愛而
禮際行焉或緩急為之奔走不辭矣向使初不知其為誰則亦
泛然遇之而已耳夫人情不甚相遠也况同宗之親天性之愛
誰則無之世固亦有視其至親如途人者是又非可以人道之
常論也故曰譜系有關於人倫不細為能使人各知其所親故
也而譜系之修不修則又存乎其人焉吾閩仙遊之張氏其先
廣之志州人宋紹興間有曰升者為仙遊縣丞卒于官子孫不

能歸因塋之楓溪嶺而家于蜈虹山前又傳六世號謹齋者亡
其名遷澄滄又三世日記者與其兄某弟某凡三人改卜象峯
下至于今三支之子孫若干咸不改舊觀記之孫定有文學而
重行誦先澤寢遠子孫分徙不一且前乎此者以無譜故欲詳
考既不可得失今不為後之視今將復有如今之視昔者乃遠
考旁詢於凡可知者生卒娶塋之類悉就脩纂各以行第相從
其有遠而不可知者則以傳疑之義而缺焉間以貢來京師會
予于旅邸因求序之嗚呼據定之所脩者如是後之子孫其將
憑是得以老其老幼其幼昭尔昭穆尔穆而不至相視為途人
矣若定者其可謂能世其先者乎嗚呼凡為張之後人者其尚

思所以世定之為乎抑子孫之所以世其先者又不止修譜一
事張氏世居文獻之邦當有所從受矣茲不喋喋聊舉其端云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清受業師曰遜庵莊先生有宋少師藻齋公為之遠祖有
國朝廣西僉事松崖公為之父有德慶州判官世範公為之兄
又諸父有為兵科給事中者有為雷州知府者可謂闕閱之門
矣而家則素貧用則素約蓋不獨未仕時為然前此既於陸
川六年矣而貧約如故也則吾先生之所以為人者可矣茲以
考績至京改任信豐信豐江西小邑也而吾先生大才也以大
才任小邑當道者獨無所用其鑑衡乎蓋先生始以例授遠方

任得廣西之陸川今九年之秩未滿也故改任例僅得此當道者不欲以伸一人故而改令固勢然也夫才與命不能相謀自古豪傑負有為之志而展轉下僚不得大伸其志者何限吾先生於是乎可以命自遣矣且命在天者也而又有在我者存焉先生博學高志少年聲光馳八閩閱世益深抱負益壯所養益不凡其所施為不以官之崇卑地之廣狹限者又豈區區門下小子所容喙哉出崇文門而南望天高日朗萬里極目無障於是而拜送吾先生之別允生之意氣何如哉老當益壯窮當益堅漢伏波之言吾先生之素志也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周王儀賓開封黃侯澄朝

京師將歸其舅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未字屬為字而說之曰將借子之口以寄予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區一別間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選授茲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皆貴艷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薄矣故宗一之為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汨於時波雖貴為皇家懿親而常敦孔氏家法也宗一之意其在是哉是其意真

得親愛之道哉吾聞之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流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而觀澄之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特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何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千態百狀交至還來於吾

前而吾之本真瑩然者處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為可喜孰為可悲孰為可厭孰為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侯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若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說盡其所以然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若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為我裁之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

善二字遂以定先生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
寓歸俾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清素庸淺且屬
有行事匆匆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命字之意求
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
貴於凡物而充其量則至於與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
內者獨何也嗚呼豈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也者序也序惡
在舉其大父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
朋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謂序者
而後可稱為人不然鹿豕共聚馬牛而衿裾耳人也哉倫乎倫
乎其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倫為宗序意者其出於此

耶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
也者一月之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
天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此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已也九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
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而究其所以為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
已耳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
是乎判矣朔乎朔乎其又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朔為
宗一愚又意其出於此也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
亦不外乎此耶間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得之矣盍為我書之嗟

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為序如何而為一如何而為人如何而為非人清也窓下十載亦既知之矣亦既能言之矣然而考之吾一身之間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子哉其六為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顧清也力行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紙筆間玩弄之謂非妄語吾誰欺故茲雖以先生之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習中之愧也故既書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警夫二子者庶幾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無或蹈不肖清之愧則於成人之道自不待清贅矣

林潮字履信說

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為月臨卯酉則水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也從其類也故今濱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得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人之道槩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禮智皆然愚故曰信之於人

道真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鄉進士林順吉
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復信履信二字出易大傳於此取
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復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潮
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舉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
附說云始順吉既孤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
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
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
克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者其友黃時達郭文博為請其字說
於予予多病與筆硯疎久矣勉為草草

詹寶字世重

世之所重者寶也而其所謂寶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呼
金玉信寶矣予亦惡得以金玉為非寶也執顧天下之寶有重
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
齊夷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藜藿之外無餘物金
玉安在執然計其所得則有鹿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
矣故去之千歲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
聳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
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勲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
春花朝露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
人所指罵而唾罵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人所重者果安在哉果

安在哉安溪詹生寶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至
三山謁見吾雲室林先生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為繹
其意先生之意清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為生
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為
之矣而况未必皆貧且困乎

士器字說

清溪謝生弘興國貳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於學公以
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間請予為之字及其說焉予謂士以器
識為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責乎弘而弘
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士之器豈易言哉夫士之器非尋

常器也其本然之量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
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內而出之則累千萬下見其
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筲之器有瑚璉之
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
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
矣而其器乃為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敏者也其思之
思而得之則不待予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
大矣嗟夫士君子以藐然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把
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
所就能幾許哉予常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茲欲為生言之

生也尚其勗哉珍重哉女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為泰者天位乎上者也而上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為泰也泰則內君子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冠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為之說予故為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占人之成說實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

則雖值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為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苟其有可亨之具矣設不幸而特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泰亦亨否亦亨泰則物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為亨所謂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者也信可以為士矣亦可以為成人矣惟士亨圖之哉

鳳輪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于兩間也而惟鳳為世之瑞百王並宰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為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絕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鶡雀耳由此觀之鳳之為瑞至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安溪高氏寔其邑之各族某字甫之子曰鳳喩喩亦岡類也而賓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凡鳳喙儀叔為請其說於予予因為解鳳喩之所以字瑞周者如此雖然鳳之端以其聲容人之瑞以其才行才行果不群於眾人則庶幾所謂鳳凰之於飛鳥者實與整符也如徒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實乃僅與碌碌庸庸者伍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有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司吾泉安溪之教事博羅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今年以易學句讀來證於予其將歸也求予為釋其字之義以為終身規

予不得辭大抵人子之順乎其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生名愉而字順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遠矣然而順云順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者亦非也噫凡為人子者言及此不覺慚焉天地尚能強顏為生饒饒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為生一言然亦不暇詳也惟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順親之道無餘蘊矣而順夫之義亦無餘說矣順夫歸其以予言質之尊甫先生以為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東廣博羅李生謀字也生之尊甫某先生為吾泉安溪司
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嘗有相切磨之義其冠而字也其友某
輩因請予為之說焉按韻書謀愛也撫也夫愛而撫之非惠而
何此謀之所以字惠夫也嗟夫天下之道仁而已仁之用愛而
已愛之行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
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也惠云惠
云片善云乎哉克惠之一字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惠者仁之
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
之德而後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
其又不可不知所先務乎哉此雖亦昔人之成論然理之所在
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筆亦不能不惟理之命矣惟惠夫勉研
是為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名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掌教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
童從馬先生來泉予數接之於先生所愛其淳信恭謹視瞻顯
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隆於師友而志學不
怠心竊器之洎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景暘君時適與予
同事南省一見莫逆遂定交焉又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
已魁然成人且抱子矣嗚呼人生真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

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將何疑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予於子紹有感矣子紹之友柳廷信林思正皆予舊知為請解
其字之義夫開道名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
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為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為兵部侍
郎曰某者為刑科給事中又前後之為郡守者二人為縣令者
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薦書及游膠序者又八人而
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駸駸高位是其舊繼世美科第聯芳
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繼者而為之後人者正宜
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
雖盛弗傳馬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

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紹其念之哉雖然
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
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後竟以奢僭墜惟楊氏能守其家
風四世如一日為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
楊並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
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以富亦祗以異不其然哉推
此義也夫苟能種學勵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
足為克紹前休而况子紹又方着鞭雲路期以益昌其家世者
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也父兄子姪所知者主事君為人
守文執義垂老而彌堅其言行氣象酷與吾馬先生類而子紹

之德性可愛又如此能致隆師友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子紹子宜知所紹也已矣

傅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恒言所謂浚其源者乎此其尊甫地官員外郎時舉公所自裁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為閱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漳郡黃伯馨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為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耳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非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為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子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為喋喋聊為生一舉舊聞誦之耳况生素志非止涉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擬字之意噫當毋負矣

雜說

解友人

漢大傳卓茂初為密令上下皆嘆其不能河南郡至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遂以為大傳愚謂良言深箴若虛發蓬者聲宏一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受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為知己者亦此人也則吾徒亦勉其在己者而已又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間哉

警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自箴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然恨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充行又高而一將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膺黃憲明道溫公一時人望萬載高風

床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嬰疾必死神荒而內稿故也

施勉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勉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操先生以之更願先

生大行所學如此花之實為用於鼎鼎也自愧凡品不足當勉
仁之贈然良友勉進之意其何可忘爰筆其意張之坐隅

題畫龍

天地間陽物皆從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
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能伸縮變化於天淵
之間而莫之或測也然吾意其末也神亦當微神微則形重而
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終是
數內物也近見學士才人題龍者多贅其靈而不及發其所以
靈其有畫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夫龍雖靈不靈於人心人
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不窮也此人所以為萬物之
靈而龍猶不免囿於禽獸之類也夫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
知立身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
平遊仲平每為清提撕此意適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
謹夫之自叙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小失怙恃
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焉如之何
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柰何昔人

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
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嘗坐享一
日三牲之養也

題雙軌卷後

侍御張君廷用哀其二親出塋時所得諸名士夫哀軌之詩為
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
沒則欲致其思焉既久而又欲有以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
不朽焉嗟乎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律已
嚴待人恕牧民有惠愛而侍憲有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
父母令名者又綽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贊之蓋其所致力
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為史少叅題朝貴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實能以所
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叅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
憲儲公靜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為清
道史之賢時清已心傾向而以宦迹西東未及有請乃今得償
所願其慰藉何如也傾蓋之餘因得觀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
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者固多也
嗟夫天下惟知己為最難遇惟受人之知為最難任謝安早為
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宗社實賴焉富彥國為范希文

識技於釋褐之初卒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丈夫之不負知
已有如此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九事業也諸公
豈虛施哉計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當居古人下哉如
清不肖平日負知已良多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復何言哉責
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葉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限而孝子
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為不朽之計焉可以為不死其
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
正悉之矣不肖清亦嘗辱方正為引其端矣又何言哉傾不肖

清亦喪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之

題松滋王世子靜庵卷

三才一太極也太極一動靜也而動又主於靜者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主靜而能善其動者也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
松滋世子以此名庵庵之取義大矣哉然主靜必由寡欲而入
此皆清所得於先賢緒論而衆之所以襲聞者也然卒無以易
於此也載觀諸彦所述大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鳥之為物以色不如鵲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如鵲得人
之奇愛不如鸚鵡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間至使白樂天旌表

之以為鳥中之曾參者無他以其返哺哀慕之情有不群於凡鳥者耳予友邑博苑某自喪其大父其齋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追慕之心恨不能少延以致其祿養之願者此其視慈鳥亦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為人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為題高情二字而鄉士夫又多為誦歌之蓋欲以永其所思而充大之非許其所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鄉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卒能使人思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為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

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為疑與之者不為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糴亦不為不達矣由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為窮者顧人未之察耶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齊人之必為齊語君子雖醉寤訛言不作市井聲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思之惴惴若不自容耳

讀愛蓮說

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為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為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格言有跋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省

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病後服藥不若預防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舊堂尊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右格言以藥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藏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卧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懲艾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為益重不肖之罪也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為四而會通之是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義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試近取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禮樂父子則真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削髮而禿顛盡稿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厲父子盡裸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吾知其不能遏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末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不安者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為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為與儒會也若要其立體之清虛處則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孤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內外則不敢知耳月孤子最名好道持此論清評訂者再閱年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動令人起敬心焉屬有行草草大畧月孤子試更思之以為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蓋芳洲先生也所謂愈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為杭士翁謙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懷抑戒不愧屋漏顏魯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廢卒以八十之年為國死難如此輩人真可謂之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為漢帝師患夫詭言誤其國以保其

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止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遽謂之一生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載尤不明因私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探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眾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孝為三札置笥中令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後得之眾遂稱臣環拜立以為帝盆子時年十五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諸神謂探符為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探札定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矣噫光武按赤伏符以王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真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真而可認辨近世工草者多恣筆勢以為奇或襲前人之繆而不知反詭恠百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柰何

隱帖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默會神聖之識然後造

化為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絕俗矣

答友人

近時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為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者宜識此意

題三教一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邂逅徜徉事之有無無庸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趨而不盡同者豈盡之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為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示兒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清澈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常浴於池而風于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足已乃填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為殃豈惟池樹之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筭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知在人為人事舛兮天機微人力至兮天意回我非強不信命兮信所當信疑所當疑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即有太行自有太行即有白巖白巖之名晦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泯者又不在希大邪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形俱有弊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鎮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傳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之類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輩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一日絕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真不

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今日之借名白巖猶以為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求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皆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韶之贊希大云學以古為的仕以道為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矣清也不類無能為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嘷嘷也

民情四條答當路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

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託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帶滿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謹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貨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萬無一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是為務今職方內地

皇風清樛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點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執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若犯沙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也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橋于其上又善夫甘木石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為

此督諭有方蓋未必不愔然樂趨也未必比日勞鞭笞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猪鷩之類若悉辦本色則路費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僉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覽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稽期圖利有有之貨物失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人那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矣

有誣逃無所追究者解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可以指數願為申請諸

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為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

一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小民夫何故特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柰何又有

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顧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絕戶妄指無徵又在灑派富家則厚享無名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真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藩固根連若不大為芟正民俗實無由清愚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之敝事哉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者

賦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蕪飽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錫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灑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為彖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况於僧道今日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為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贖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其餘已嘗面論者茲不及

記

讀蜀阜存藁私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道一則其說不容有二
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
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楊先生敬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
毫分縷析較便宜若个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
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其
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題者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柰
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為
世態酣滯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筆下有自
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其

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為吾心註脚
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
若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
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踈處苟其踈
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
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
法類皆自博之約而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
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
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
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載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

類為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為子貢多言設矣然愚以為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自叙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為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能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為

中也此所以為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母亦有激於朱氏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及弱以踐其實者邪第激於此墜於彼而或者為之危其流之亂真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有定論一蜀阜存藁而其闕涉得失有如此者竊懼高明之士或又激於文義之弊耽其味而殉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得不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民之事固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自記其所利

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揆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折色五斗則徵銀三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絕者有逃者有孤寡而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釐之殺也不免以敷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贍足者正無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已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稱貸於人至盡貨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筆楚囚禁之害亦可哀矣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省災陳言以請於

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不復徵本色又乞今通省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例其死絕逃移等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舊有漏報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之於今未為定制矣計吾灣中請申所免陪贖之數已若干則舉吾同安一縣若干灣中所免者能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何知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計哉此寔吳公利民一事也吳公其真能仰體吾

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屬年來自輸已課外所以能無他徵
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
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
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
以傳之後人使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
東潮州海陽縣人

具慶堂記

今雲南憲副雲室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
德學執經藝而就正于門墻下者甚衆清與馬先生同氣七人次
為廷美先生又次為廷重廷圭廷玉廷瓚廷溫先生時廷瓚廷
溫已不祿廷圭領鄉薦亦蚤世清僅得其聲聞所及親侍者惟
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廷美亦下世今所存惟廷重廷玉而廷
玉繼登進士為御史近奉

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云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
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者
獨廷重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
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
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子一言以
記之吾兄初度之晨在邇吾將順南使附歸子弟之情庶皆于
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憶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

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為兄弟無故猶為樂兄弟之
有人也歲月如流存沒復間有異清已四十無聞而雲室先生
音問時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
六子婦群然能孝能敬孫行亦皆森然輩立少者壯壯者老老
又見壯與少者之袞袞迫人後在師友間感舊昔時之情每有
怛然於中而不能自己者而况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
具慶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拳拳然有為文煥輩
助慶之心也清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暮人子心非木
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默計理數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憂
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所謂具慶者

慮不可長矣然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為長筭哉自古
賢哲以勲業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間有隱德不祿
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為養俱馨聞百世同歸于仁孝之道清
蓋嘗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肖負教力莫能與也如之何哉吾先生
一門德星攸聚文煥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
篤踐履出則勵青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循理安分以無
改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君勉之耳
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遠且大於此者此其餘慶無涯又豈特今
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充吾文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
敬以復于廷玉先生而敬請教焉

誌書載吾泉風俗淳淳人樂為善自昔謂之佛國夫以佛國號吾泉其指固有未盡然者然即是亦可占吾泉之風俗果趨於善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勲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當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而未之有紀也入我

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既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於分者間有之而尤未能倡為是會以同於眾也孟子告齊宣云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

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也其曰逸樂者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耆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凡七十人以齒序則家君為之長爵尊而兼齒者通政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黃公暨循齋黃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留顧董林揚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夷而悉萃為一會於戲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哉會之言曰九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榆之鄉或賦歸來辭或玩盤谷序慨浮生之能幾宜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的酒賦詩今日分內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旅九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

言卷之四
管具有憂患亦相與為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
尚盛會之儀不尚豐月必再會不踈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
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
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衆
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諭諸公曰古人謂天
地者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曰明年此
會知誰健此言蓋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實造物消息之
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長如今日之整然乎日月
不居世事陵谷行且入陳迹陳并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
孫或不相知其為昔日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

耶夫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無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所以
叙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存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
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將各錄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
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所宜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在京
師張公乃屬家君命清為之家君遂授清以其事意如此噫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之王右軍之言蓋千古如一日也清小
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之意永矢弗諼併列諸公名于左張
公名苗字世英黃公名齊字欽齋黃先生名績字永遠賀先生
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字懋德一位名襲字孔胤一位
名淮字茂濟史先生名陽字茂仁吳先生名珪字頌德包先生

名哲字舜華翁先生名裕字惟欽留先生名昆字茂明顧先生
名美字孟靈董先生名鳳儀字秉儀林先生名澤字仁悅楊先
生名溥字細行家君名觀慧字允元亦封主事云

掬清軒記

清姑夫掬清居士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詩禮而備嘗
世味嘗以為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一味之清之耐於咀
嚼也故其軒居名掬清而人亦遂以掬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
留數月將南旋語清云京塵亦覺厭人吾且歸而掬清矣子昔
者許吾為軒之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闕
閨而心每馳於泉石間向以計偕道建溪溪之傍多磊砢巨石

時季秋日既夕乃令舟者停棹登石一趺坐仰觀天宇空闊無
際光映溪流溪流泱泱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默焉有
思巢由洗耳之高既非所敢慕曾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目
送逝者之如斯心懷不拭之有負徘徊眷戀不能舍去而益起
敬心焉濯足不可也羅纓不暇也抑取數掬而行亦自覺清入
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
向日掬清時光景又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
以為詞然嘗聞之心迹異境清濁殊味世有混迹世俗之中而
其心超越乎塵埃之表者亦有著迹幽閑之境而心未免役於
聲利之場首顧甘忘味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

詩禮在躬故雖久居京塵何損於清况四海英賢之所萃聲名
文物之所都皆乾坤清氣之所寓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
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之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清焉菽粟
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母之所謂以善為養者其清也何如詩
禮一派貽孫翼子則龐德公之所謂遺子以安常長孺之所謂
教子一經者其清又何如推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揆之正則雖
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清不溷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舉
是一掬之澤尚可以霖雨蒼生汛掃海宇又將不嫌其隱顯之
異致而體用之一源亦庶幾可驗夫是為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闔閭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
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免歸念之慷慨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
隱在東山之隈舊日之松竹香鬢猶依有迎人意此顧清源魏
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霄金粟飛仙之事不
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庶幾猶有秦隱君子乎恨不得載琴書而
從之遊既而靜言思之是亦隘也已丈夫生世蓋自有許多分
內事在所當經營者奈何直踽踽然山間水涯自諉為宇宙一
閑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心之所期
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况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
一二士友竊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察來致其尊甫元

之君之命屬予為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岳陽樓記而有
味也君乃索予盤谷序何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
採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為全
非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
矣然兼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君汝言
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為壽君一序備述君隱居豐山之下
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者大為士論所歸則君
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
故於此獨詳予區區東臆之見始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
予惟以廣君之意亦因以為時察告而相與勉之也王晉公不
云乎吾雖不做吾子二郎必做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而時
又穎敏出群而忠信仁厚能不矢其世守然則歐陽氏豈終獨
善者哉是為記至若山房之形勝規模則時察當自能記之矣
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也

輞川橋記

輞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者數百家
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於是輻輳焉且為某
所某社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之隔舊因循以舟渡值風暴水
漲或人衆爭先則常有覆溺之虞成化癸卯秋某月縣尹張侯
適以公事至其地見爭渡者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

西積土如阜不受水鬻勢可橋也乃呂耆老何迪易等諭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事苟有主當悉力以趨命侯歸即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為之倡而令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又為疏引俾僧福旺耆老陳思遜蔡廷敬等八人分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間因歲歉中輟未就逮歲頗稔復令柯宏珎者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日落焉由基及梁皆石為之長三十有二丈廣丈有四尺為間十有五各衛以欄垣夷端直堅固完好凡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即橋之安皆知為侯德所濟矣迪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為之記其實焉嗟夫自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曠於昔而興於今曠

於昔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為之不過三二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為之於此見人事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冶舟車尤為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道則既以是為為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於此實汲汲焉柰何世或至弊精於簿書期會之間以僅得免責為能事至視此等利民之舉槩以為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間之利病徃往以有付之無可柰何者耳目所及

感既隨之於是侯之賢為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為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淳梁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修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龜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沍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畜澗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隄之邊駕石以便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間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庵以為憇息祈賽之所其工最鉅其利最博矣據故老遺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間主其事者曰陳君亢今亦未詳何

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

本朝成化間橋有圯者弘治乙卯蓮江林孔彰崙後吳懷荆桐城吳則敬王田詹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修之督工者吳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圯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值洪水衝決之圯視前為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又不克修行者病焉時惟懷荆在顧無與共功者而孔彰之子時學力獨裕懷荆勸時學繼先志戮力以底功復各捨銀一十兩以為衆倡於是則敬及余某王某吳某張某姚某靈源室僧體照或助以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荆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功視昔為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

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詣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治之修則先功將自成化末年而隳矣有弘治之修而無正德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隳矣今日之修者歲久不能無圯設當其時而莫之修則併今日之功舉隳矣且修之貴乎及其時或小圯不修馴至於圯之甚然後圖之則為害已多而亦難乎其為功矣此皆所謂莫為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續亦將以為來者之規也

介庵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命其所居為介庵以

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為麟為鳳為長城為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始頃步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

天子連詔起之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部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發越所以命庵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乎哉清竊嘗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者其人物類皆雄渾闊達吞吐不凡往往身不離乎齋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是乎其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踈畧而不能拘拘胥胥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到自有非可以庸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耽利肥己苟且摸稜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皆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

立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以願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為字從人從行行形兩岐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言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仗皆有两岐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卓成吾民而鞏固吾皇圖者又豈假
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為記若夫是庵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
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于城崇陽門外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
亦莫詳其的為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

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事姑蘇陳公祚實
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
間有壞者而舊貫尚亦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况文風
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

陵任公彥常奉

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文為已任于時知府
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聚工資貽脩大成殿及東西廡
若干間併新賢像之剝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
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會講堂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柙
祠而祠傍二室為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為諸生講肄之
所功未及竟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秦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
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戟門也推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
庫神厨宰牲房之敝且障于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
而舊趾則衍而平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貲入民地以足其

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
間脩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
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
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厨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
麗也秩秩乎堦所垣墉之明淨瀟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
學宮未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籍是益煌煌乎
其有輝而衿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豁然領會於
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
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伐石謁文以記之文
等以屬之清清不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澤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自
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吾聖人之賜
矧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
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耶二
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
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為此者
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後人云耳是為記若
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前哲之
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清小人
無庸縷縷也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通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間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間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世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材矣中間如留公正莊公夏黃公偉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哉闊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與學者之未盡其道也學宮故在縣治西五里之官田

市其興修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捓敗殊甚間或時有所修治者又僅知急於師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群賢所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為後焉嗚呼是獨可後也乎弘治某年武進周侯魯以名進士來為宰顧廟貌敝甚慨然曰夫子者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何以聳風教耶亟捐俸以倡其士民為更新之計士民戴侯之仁而樂趨之選延耆老顏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間高深各四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間視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廣減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廣與戟門並殿中從俗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千傍各以其封

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比司徒盥潔親書之
殿下階庭甃以石中為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
內東建景賢堂三間以祀鄉先生及各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厨
亦三間自殿及堂咸彰五采焉又改制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
盞登簠簋牲匣帛箱之類各加數爵以銅鑄九百三十有八衆
手偕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
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
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益振起而周侯之
所以崇聖道作人士之志亦於是乎其心伸矣教諭吳君其等
以書囑清為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
所以得就是者寔督學憲副第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
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為心所欲為而以掣肘不得為者
天下何限也噫當為欲為而不得為者諉之人可矣若夫學者
之事則有欲為而必得為且上之人常懸賞以勸其為者而顧
或不為焉亦何以學聖人為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勵學之本
指歸趨所在也併以誌吾鄉諸俊彥云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虞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五



哀辭

聞國哀三首

痛我

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使我呼天而籲地
我

皇其繼明兮天聰無蔽夫何為哉曰惟

先帝之制

痛我

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死無計嗚呼



孤臣不才空與我

皇帝同世

嗚呼我

弘治皇帝考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日新考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考天傾地圯誰能窮此考臣甘心為之萬死

哀詹昂

辛丑之秋予自京師歸以疾留嚴陵嚴陵之士有就予館問所疑者詹生昂與焉生穎悟不甚出人而重厚信義視他人或過之別來三數年常往來予懷也茲過嚴陵問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群才生有不俗心方今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之鏗鏘韻所希古淡音詹生永已矣吾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暉辭有序

允暉為人懇篤而周慎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駸駸有近裏着己意其質雖若稍不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有條理至義所當為者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辱其以一日之長見推愛其為人以為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見於世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

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城過予艾庵不半日
辭去期以閱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為古人矣噫人生
之不可期如此哉天乎如允曄者胡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
其配蔡於其將殯也哭謂其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
斂今日亦宜以此待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間微
有屬家人意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允曄蓋棺蔡即入室自縊
嗟呼其死之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間此事始
一見之吾允曄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女兒曹凡
予輩於允曄亦當有感耳予久厭紙筆於此不能以無辭
嗚呼允曄兮！意予之必將為天地間磊磊落落之丈夫何五

日之不見兮遽幽明之殊途已乎允曄兮命矣夫已乎允曄兮
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未一就兮刑于之化已乎嗚呼感此女
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人也此真丈夫此真丈夫

哀洪良偉

汝以去年十月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以疾報
四月竟以死聞嗚呼復安得性資朴厚志學懇篤如吾良偉者
哉病與冗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偉矣茲將有遠行南望
揮涕寄此一瓣香也良偉汝有知其鑒之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竒闡中三鳳兮近古其稀吁嗟三鳳兮此

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為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為善恩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恩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夫墓表輓詩之類莫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次矣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既有

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間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嗚呼圓顛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群聖人乎有群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騁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

理嗚呼不肖清乃今吾知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易道
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曰惟好德
聿來真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譬彼瓜瓞末大而昌
根祗所在其何可忘有祠翼翼來今永式群彥從之悉飲公澤
尚饗 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玄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于高祖
考其稱號曾祖考其稱號祖考其稱號妣考其稱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

鎖鑰任匪其人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
在淵事定功成功成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
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易
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效小而用之效亦不
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為高仕者為通惟公不然
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心乎嗚呼茫茫宇內如公
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

國亡元老鄉喪達尊輝失山岳哀動縉紳訃音

上聞

帝亦咨嗟曰嗟曰祭恩寵有加生榮死哀何脩而得惟

帝念功惟公種德某等生後飲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
鬱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酌高山仰止

遣祭傳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適有事
于臨江恭懷故太宗伯傳文穆公之德教而不得至新喻謁公
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果屬臨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為
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名德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
林而其行義之著於家庭族里間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翕然頌
之無間言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之有學有德有體有用有華有
實在那無怨在家無怨者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表

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彌月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
跡名賢之故邦慨親依之路絕宰木何如寸心徒切馳辦香以
寫吾懷兮恍台儀之形于目睫尚饗

祭立國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南向哭祭于
故恩師瓊臺丘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
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各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於大內用以廣益
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
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

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厓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
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清閩泉几子也先
生之教國學清得廁四方之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閱其
暗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曷克副之徒守空
言於世無補漸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之
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撫柩一慟辦香遣致寸心附焉嗚
呼想瓊山之巍我與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
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瀟聞

官保太宰介庵先生三原王公之喪謹就家為位哭奠而告以
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所在為麟為鳳為長城為
砥柱者蓋五十年其均霽貫之在天下後世者舉無庸門下生小
子之喋喋矣况小子無狀嘗辱恩教而尸素十載全無一毫樹
立於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為公重輕哉然
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為天下勸由後所言則不肖愧負
恩教又不勝師門未訣之痛也嗚呼噫嘻尚饗

祭萬國老文代作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鬱於下僚困於疑沮
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主者衆方望其將有

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又有當功名垂滿之際忽飛繩之點染而趙璧遂不得以完歸此有志之士所以為之失聲而太息飲恨而深悲者也惟公亶英秀之資際熙洽之時一舉而近

天子之清光予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磨膺柄用卒致位夫

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榮名祿位者若干年謂非公之才德果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與而况書錦焜燿於無恙之日天恩頗仍於蓋棺之餘茲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何如哉某等哀故老之云謝想峨眉之失輝爰合詞以侑奠嗟人生兮真蘊露之易晞尚饗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嗚呼清始為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即辱與進吹噓若以為可教者逮清備員禮曹公位宗伯承事左右自當竭胼胝之力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事獲罪惟公俯諒其情於罪之中而有培之植之之意用能不失舊物今日猶得有詞以白於吾親也此其恩真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為報哉洎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司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以勉進而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哀之慰之且命諸僚友有數外之待顧不肖又曷足以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

淵而輕九鼎者不肖清又豈知所以為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朝廷德學在前文聲名在天下而其恩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騎箕其關係國家與士民者夫豈細故哉北向一慟形留神徃何日見公宇宙茫茫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於公足矣及公北莅銓衡則聞之北來士夫公時有器我之言既而過古抗見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予者而予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竟從予志斯又以見公之知予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使公當時不即從清之請請清之歸不及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

厚清者果謂何哉故嘗謂泣乞歸之遲其罪在清而猶得及吾父之存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者如此今公云亡悠悠千古無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如哉况我公之宏才博識厚德雅量真足以壯觀天朝而鎮壓海內者求之公卿間恐亦無幾而乃年甫過五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上下而遽云亡斯其為痛又豈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真為負公矣顧世之偉人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者能幾哉面東一慟公之恩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聲發自幼奮自賢科在

帝左右東觀石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盈箱累
牘吾不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哉可以名家可
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愛親愛及姻友篤
于弟昆垂老翰林退然如遜或諷之少通則曰妾婦皴矣焉事
脂粉晚值聖明擢贊銓衡或小不如意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閑
局是榮嗚呼公之請閑纔幾何日倏焉告終殆其先識惟
帝念茲錫塋與祭洎加以謚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為貴
壽隣七十未為希惟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輝曰惟
明主之知而况生前之撰述議論徃徃可以訂既往而開後人
而其所造就之子弟門生又群然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

憊云所可哀者在吾斯文嗚呼公事畢矣歸葬有日合辭矢哀
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帛牲醴致祭于故大司寇
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事文章後生輩難乎
其為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為天下慟也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
此則責之天也已矣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早得以不肖之身托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惟先生雲
室愛弟也克體雲室之心中雲室之教循循善誘使不肖於理

道亦獲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里之跋涉京國十年之游寓凡百動止槩惟吾二先生是依今雲室先生副憲雲南方有名遂身退之請咸謂先生年富望重廷議嘗有公輔之薦意將得以大行所學為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呼此計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慘當何如哉清自奔毋喪南來一別四年先生適亦有行過家相望三百里省問之心且夜東馳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遂方聞九月初三日發程北上不知以何日至浦城而奄有此事矣嗚呼痛哉痛哉清實苦哉苦哉惟先生之學之行脩於家浹於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重於朝廷肆奉命為江南北學者之宗主大為士類所依歸生既

無愧沒亦何虧唯是門下小子啣恩深重依戴未涯而天遽奪其庇痛苦何堪東向號哭形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者幾人肯我憐而教斥我者又能幾人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不肖之身曾莫能自為主宰所謂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柰何徘徊歲將暮者不自知畢竟當作何等人耳嗚呼吾思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未能自信瓣香樽酒人情之常來春上道乃當一哭柩前或墓所也尚饗

祭龍溪吳侍御文

惟子懷奮迹孤寒致身賢路分符佐郡者五閱載進而幾為冠握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者曾不少改其儒生之

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鄉邦之所私譽者也嗚呼吾聞貴
而不易其素者遠到之器也而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况無
父無母無子無姪無伯叔之親無姑姊之戚所遺者僅一寡室
及一幼族弟形影淒淒吾猶憂其孤弱貧悴之無以自植也天
之於善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為之力乎哀哉哀哉某等哀子
懷不幸之甚而無以寄其哀為賻為贈力有限而情無涯合一
觴而致訣既天道之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吾郡改福
郡尋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泉則其施於人者久

且博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先生之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
慈祥愷悌至其操法之際則凜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為類不求
悅於衆人一時之耳目而常有久後去思之利益明而不察寬
而有制茲誠為民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感於沒世
者也天之福善亦既不渝鳳雛雙飛高拂天衢聞餘子姓亦敦
詩書種而食之其可涯歟清實庸愚早辱知遇異公百年以永
終譽忽幽明之永隔羈官守之莫赴聊寄一哀用表衷素尚饗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聞恩師虛白先生周公之訃以身
羈于官不得奔赴喪次謹就官舍為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嗚呼

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而別先生閱三十四年清年已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淦之里第見未竟日而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嗚呼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一別三十四年之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也痛哉痛哉不意旬浹之間幽明永隔門生職分曠若罔聞西向長號形留神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傳德行之深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為吾人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揮涕乞留而不可得今太宰馬公之為夏官常來公論奏起之而格於例厥後以去就光

明恩詔自中順大夫進而為亞中大夫再進而為嘉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亦可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為何如哉清比以

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得時時供杖屨於先生之厠以終其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戌之冬清如官于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賦詩以為先生壽計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豫為此圖而屬藩臬群僚詩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嗚呼而江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亦自有在而木敢言也然亦木易與時人言也辦香樽酒姑寄此懷

而附以此詞英爽如在尚克祐之嗚呼尚饗

祭戴少參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寓南昌聞座主致政少參萬安戴公之喪既為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安縣儒學教諭王謚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博觀斯世要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待御出按吾閩也適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實蒙獎拔念公當日之所期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既已作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然如寄稍改於其舊者僅身外之物色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益慚負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德受吾太宰公之教恩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為哀且愧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為國柱石為世鳳麟北堂有變回我陶鈞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淒切元陽不煖吾太宰公之所以為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諭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尊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道過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
詔加中順大夫菊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徵於令子
以都憲內艱服闋

朝命徵起者再

璽書特起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訝都憲之
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
之誠已獲庶幾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其道而孝子之
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區區成一節之士而已哉公有子如
此所以報國之勛綽有餘地而其累被寵命之褒加也亦宜矣

况諸子或以文雅克家或以儒官典教皆森然拔俗之英公為
善之報又不於是乎可徵哉清獲登德門侍類範已三十年忽
聞茲訃悲愴不勝適道所經謹具瓣香牲醴少致鄙情嗚呼哀
哉尚饗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
東向四拜奉祭于邵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清仰令子憲副
先生學行而受教愛也有日笑視太夫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
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
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如也特脩薄儀奉薦靈筵言不能文意

不能達伏惟尊靈鑒金饗嗚呼痛哉

祭丁指揮文

嗚呼清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真不易得哉其武也文其文也質孰謂武弁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已矣春秋僅四十計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曾不違啓居而卒以不壽內無期功強近之親諸子又方孳孳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念之使人失聲直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邊陲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有壽者存矣况後事又得所托劉子羽劉勉之豈負常齋翁者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少慰也顧清無似辱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而屬有

采薪之憂不得匍匐一弔死生之際負公多矣臨風一涕端為正人灑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尚饗

祭陳提學亮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臧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教方新又何其不幸而弗克卒所業也

國家得一碩才焉方駸駸而進之冀收其効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六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頽路之暮齡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狀子瞻之行此情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師母文

嗚呼唯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
出於所自樹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駁歷中
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而
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一毫縈于念慮者謂非藉吾師母之賢
固不可也吾師近已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齊眉偕老
教子弄孫為日方長而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
羈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涕零可勝
愴情一樽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聲

光壯本朝計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母之賢又豈庸云云
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之右期奠江右之民以寬
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人之故輟璽書所付者而奔就苦塊
焉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青早辱令子教愛嘗獲
展登堂之拜而今而後請拜無期矣凡為人子者於此其能無
所感傷乎噫清實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也重有感焉
而不能言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乃尊文

某等在令子交遊中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五六年矣斯文相與
之至情既等之骨肉則於公雖未獲一接平生而其傾想頌願

之心實有不能自己者性者今子杖節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
某輩亦為之一樂焉迨還期之伊邇蓋方引領閩嶠之雲而屈
指於親庭之日而公則已不待矣人子之痛可柰何哉可柰何
哉某等相哀之心其又能以自己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名在
里閭而公之子又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公之所得者
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人不能漠然者也薄奠
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蘭谿章先生乃尊文

昔者令子闡齋愈憲吾閩清為諸生實得觀感竦動於治教之
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闡齋以公垂白在堂
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
之甘蓋有未易窺者雖

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所又以見公之能安於善養而所
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
天下士之為闡齋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
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
公今則已棄孝養長逝矣比昔之為闡齋喜慰者今其能不為
痛恨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牀下之拜退將次第有
請於闡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在堂闡齋已扶杖在傍矣
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者之獨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

此行又不得遇於公之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情而已哉生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猶願冥冥之中有以鑑其來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若太宰介庵公之適嗣也介庵公著勲績於朝野者四十餘年而在公常有忘家之適私門絕無毫髮之牽者此因盛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相其完也洎沐

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上下嘖嘖庶幾肖公夫何一疾俄頃云終嗚呼直牀下春秋高矣此痛其何可言况兒女之成行者多未了之債而清白吏之子孫固之負郭之田也靈

車北引遙遙三千善人之報然乎不然清出公門下且辱君知慨幽明之永隔重念公而增悲一觴薄醪不禁涕洟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清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稔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竊見御史君器業表表班行中觀風所至凜然如秋霜霈然如時雨上下敬嘆畏愛無間言信為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公種德之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尋常之以子貴故得一推封之榮者而已也清既有慕於公而又辱知令子茲行借便計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逮至近郊訪之則公近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我之謂矣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無日矣惜哉傷哉况聞令子廣南之節將旋蓋方屈指於親庭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之痛又可奈何哉令子之痛吾輩尤為痛之也行邊觴豆草草莫盡予情尚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庶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德相與之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嘗學女事於吾母動止相依更歲年猶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平日不出一語而勤慎弗懈又大有度量一歸英溪逮四十年清父子以地遠力薄雖信介時馳而音儀希接十數年來吾祖吾父母暨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歸冥途甫壅吾父未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者壯矣壯

者老矣老者死矣亦有未老而已死者感念懷昔八生骨肉之間恩義之際其相與歡然者能幾日而會少別多會短別長其將如之何哉清今始跡英溪而不能及吾姑之存其痛不可奈何哉吾姑夫吾表弟清固無辭以解其哀也尚饗

祭表弟黃下島文

吾年十有九子年僅十有五即從子遊子領鄉薦亦行子復從子或棲巖谷寓招提而不相舍者又數年子既登進士官下朝子亦領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亦登第而同朝矣計其在家鄉在京國相取之日恒多間或相遠率不歷歲終時即復聚世之親友從事功名之途得知吾二人相從之久而相聚之密者蓋

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萬萬斯年不可復聚矣嗚呼痛哉
載念吾二人者之自以力貧讀書同也其學有不遜時好其言
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為世之能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
十年或二十年而其貧猶昔其內乃皆若他有所慕而未克酬
者又同也然子亦衰矣抑子雖衰而殘喘尚少延子猶少且壯
乃倏爾而先終身事業僅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恤矣嗚呼
吾具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蔡清謹用隻雞樽酒告祭于故友行
人司行人黃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海上之報至道路徇

洵朋儕歎歎子心獨逃且驚且疑蓋以為有則於理若在所無
然以為無則於數又有所不可知者用是含哀展轉者九厓幾
旬時嗚呼今矣然矣謂之何哉愧予與君總角相聞遠者既壯
而登第予始得一見於君之門自是信問不絕情誼彌敦或同
榻夜話於金臺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晉江之清遠撫帝霸
之遺事而近究程朱之緒言蓋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為非亦有
君之所道即我之所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趣亦近於同群
靜言思之猶歷歷昨日事耳豈謂桐城南十里亭之別乃遂為
此生之永訣也哉嗚呼當十里亭之別也予舉酒屬君曰壯哉
茲行得以遊司馬子長之所不能遊者矣抑又豈知曾中之壯

氣尚未及收於史記而魚腹之英魂遽已同歸於汨羅者哉哀
哉痛哉孤弱子之永怙負慈親於暮齒况又與愛弟而偕行使
賢孝父增倍其愴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若以王事行也凡事
之以義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生談論曰有義有命
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勸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壻蔡清始祗謁吾外父義民胡公外母李氏
之墓爰具牲醴庶品以祭而叙其情曰清念我外父外母鍾愛
厥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郎而徇以屬之疎遠貧寒之孺子

此其待我者不為近且淺矣清之感德何如也奈清不才年來
刀困於一經翅垂於兩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
人孤我外父母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藉神明之祐叨
居鄉薦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外父母則既謝世矣
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亦不幸
而外父母之俱亡也興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人之德妻人之
女既負其生忍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少叙久負之意而追報
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哉痛哉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遣義子克

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呼吾兄生三歲而寄
身於鄭氏六歲而永辭墳墓從鄭氏於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
有兄在外二十三歲始能求之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
三十六始緣周侍御之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杭
城一會恍若夢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歎矣遺豚一綫飄零僅在
誓將奉挈還歸故鄉庶以噓一爐香火之寒灰而燃之不至遂
隕其先世煌煌奕葉之門戶耳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僅止於
四十有三而已哉苦事哉苦事哉茫昧者天曾豈知人間有恩
義大願而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
即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人之地矣想吾兄垂絕之際亦
將謂清莫可柰何矣然吾兄之姓氏今則分明矣吾兄後事今
在清矣清之貧窘固凡所知抑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
之心也明年夏秋清得以例歸省便當過蕭山一哭吾兄而予
吾嫂與孤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
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剝後見復我祖一脉又將由是而復
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淚與筆俱我此微身半自王氏苟無王氏
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今王氏衰落至此我其不思為
王氏一籌哉兄如有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莊某祭翁義民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固不可多

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間言外無異議求之今人誠鮮
公比謂之義民真義民矣天胡不信六表而上嗚呼自公之喪
我痛弗置父子受知實銘肝肺一隔冥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
惟有清涕嗚呼如此好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先生林公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卒卒之明年
子文中等將奉柩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
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牂角以臨江周虛
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抵今蓋三十有餘年矣

念先生之所以教育而造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疾不
得侍歛不得親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
望揮涕七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
之甚今且駸駸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豈足以
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粗迹而已先生諱某字廷珣
姓林氏世家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
而學者稱為雲室先生云高祖比元時為某衙門鎮撫紅巾之
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遺曾祖陽文身避獲全生祖某築筑自
立故居在城西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號質齋性厚朴而心向
道禮延名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既以

魁天下為顯官曰瑋亦登進士第為御史提學南畿曰玠與姪
某璠俱鄉貢進士第孫文瓚亦繼登第他子姪負經術有名士
林者又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周氏稱合德焉七子皆
其所生而先生為之長自幼穎敏出群而沉篤嗜學夜讀率至
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最得聖賢意趣其紬繹遺言視
貼之義以開發學者則清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
及兩京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
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纔十有
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災移試八月揭榜
居第三為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

年秋以疾乞恩歸治時方具慶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
優優乎其自足而無所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眾里舍
至不能容今閩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蓰焉蓋先生倡
明之功居多也成化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
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既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
司主事先生律已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
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
乙巳考三年滿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為安
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肅聚千

餘徒恣標掠傍及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等官勦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快先分據要害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賊棄穴橫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隘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已蹙前途皆非道我嚴其令攻之必克一鼓遂獲其渠魁戮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間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緘之先生曰彼無能為也恐濫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遂昌黃巖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穴未發將觀變而動其勢叵測至是聞景寧賊破膽寒先生又豫為形勢以擬之諸

賊遂自解散去鎮守張公喜曰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巡按御史陳公金上其考語於臺部云文有名而士類咸服武有備而賊徒知懼者此也辛亥陞雲南按察副使蓋無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僅三五見亦殊恩也在雲南風操愈勵威惠益振其地民夷雜處官府政多仍其俗未免苟簡或有所改張尤恐動衆心先生獨曰此地既入華即當以華治柰何猶以夷待之乃多別名分重禮教又創分司以便官督造永安橋數十間以便民効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他所施為多類是衆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江嘗監巴酉鄉試在雲南連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

出其手筆蓋先生非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
至上下翕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
泰金公獻民余公本實清戎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衆方以大
用期之而先生以年及懇疏乞休時己未之春也初冢宰三原
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
先生得以三年僉事舉陞副使及王公去位而當路無深知先
生者故先生名位事業僅止是先生既歸休日杜門教子孫讀
書足跡不及公門乙丑

今天子即位推恩臣下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善理家人人各有
分業不得自暇逸常切切告戒使循理安分不得席勢凌物故
子弟人人能勤約隱忍無一毫浮艷氣習嘗試以他宦門子姓
較視之多覺別是一種風味矣先生遇士大大禮度甚謹而一
出於誠其待姻族恩意切至不以貧富貴賤而差異與鄉人處
善董之以和於有過者尤能以字量包容之故卒之日自有位
以及鄉士庶稍相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十三男四
長文明薛出次文中朱出文英文昂側室王氏出女七淑適陳
浚皓適劉模洪適陳汝淵適許繹濟適張燦次澄源未行孫男
四璽縣學生次壘坤某皆文中子某則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
適楊鏐梓幼曾孫女一先生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
於正德丙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清惟昔人嘗

有承其師之子屬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
辭卒之不敢終辭焉若清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故畧次
錄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盍不肖清之負焉耳其銘曰我
雲室雲山是宅清源一泓流注洋溢欽德者所居成聚是惟居
間之績施於有政彌漙其澤既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腐者用
之斯劇進難於先遲遲廿年退勇於後了無所牽始終大節視
履其旋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為有識實我人之則不肖門生
懷慚當筆尚俟來者揚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
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嗟乎二聖人者以其規天條
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高世異俗之談
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固為卑之
之論何哉二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子民者本所以撫
摩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為事也彼專
事督責之治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精神雖若可快一
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有不及覺者
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為吾民惜也公
狀貌雄偉望之若不可迫視而性度夷曠即之溫然豈第君子

也作縣三年清以所見及所聞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不為一切之政以徼名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日民無老少遠近咸咨嗟痛悼以為天之不相我民也嗚呼惜哉使世之為

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公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天也謂之何哉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軫富平縣丞父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十五年而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卒之日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縉次紳次纓女二長適謝

奎次適楊纘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昆弟即入地目不瞑矣為吾妻孥者念哉嗚呼良可哀夫縉將奉公柩歸塋先期詣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知文者然雅愛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善亦因以告夫世之凡有子氏者之責耳銘云樂只君子其心孔仁而惠弗克終於民孝弗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留夫人黃氏墓誌銘

夫人黃氏字南雅通判留君汝礪之妻也隨君之官卒于官其

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奔南雄將扶柩歸墓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江三十二都之文昌山下某年某月某日塋而請誌於子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敦厚有器度雖不多讀書其所為之符合於古義者常多也事吾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所甚愛而教督之尤嚴志淑始得舉戒之日爾母遽以此一得自辛男子分內所當為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吾母性識大畧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某公之幾世孫父曰曲江尹某公母曰孺人楊氏年二十歸我留氏生子五人長即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靈錫孫男一曰宜讓又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下天

乎何其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不肖子之養也惟先生素敦愛志淑者其尚哀而為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安黃氏接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留氏將相餘澤夫君伊何別駕南垂聲名有輝厥子伊何非弱高第書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豈云薄惟夫人之遺其子兮風樹為虞噫理數有窮觀年有終慨吾徒之惘惘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遠志兮子奉以躬銘莫此固兮以畀爾封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珪及弟寧國府推官城將堃其父坦夷居士公干本邑
二十八都之象山先期狀公行屬清為之銘珪與城皆清所素
知而公之疇昔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
昱字曦明世居陳江之塢高祖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
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祖伯亨父仕齊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
而殤且無弟甫弱冠即能苦志立身以支撐門戶父母安其孝
焉性仁厚而果於義姻族多能之二姊一蚤世一蚤喪所天公
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淡而信終
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夷然或數見侵侮而後必連
直之卒皆愧服無詞平居恂恂若無所區別至其臨事則極

整如也軒几有微塵必命掃除之曰人之治心亦當如是耳喜
植花卉庭除間朝夕玩賞之其治園圃界限分明而脉絡貫通
若得經界遺意者時或杖履其間清風霽色昂首伸眉蕭然有
出世外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濂貳守羅公德陳公旦
皆知公名值鄉飲酒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置焉啓詞
稱公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
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
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子三珪其
長次曰奎繼卒城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吳輪
孫男四良猷良材良器良儒孫女四堃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

八日其地背乾而巽云銘曰吾泉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
江之一鄉維江塢公稱林之良厥世繩繩坦夷有光自身而家
而鄉所履咸率厥常天錫之逸春意洋洋心塵是拂益使我愧
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載揚有子克家或耀其章分
帝之符將頌周行其在陳江寔破天荒嗚呼茲固坦夷公積德
之報兮抑亦可以占江塢公餘慶之未央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簡齋顧公輩九十有四人
約為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以相娛也適清得恩
歸養諸公屬先君命清為記先君命記時有感於社子美明年

此會知誰健之句而諷焉時清雖為之戚然猶未意其言之必
符也逮記成不數月而先君奄爾棄養又未幾而某齋陳公某
齋翁公某齋包公洎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
如寄聚會之無常而先君當日所舉子美之言今日適為荼毒
腸腑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其
生於正統己未十一月八日諱美字孟爾其為人明白坦夷意
氣清曠頎然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
以貲產償逋負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燭物伸縮以樹有
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匱乏者周之貸而不能償
者毀其券弘治癸丑山東饑公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稱義

民焉弘治己未公甲子適一周嘆曰九人願望不可過遠禮六十而歲制今其時矣况吾仲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閑家務吾何日擾擾為乃豫治諸送終具而委家於子惟與逸樂會諸公相從游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知義命之士哉其先甫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建中者由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泉城而籍晉江曾大父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鸞母某氏娶魏氏子九四長曰珊早世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瓚次壅孫五原清原淑原淳原澗原泐珊茲卜以乙丑某月某日塋公某縣某都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銘嗚呼先友之喪通家之事也某何敢終以鄙陋辭銘曰嗟吾簡齋兮瑩乎其中曠乎

其外雖不自異於俗而中有不俗者在惟德不孤名勝為徒惟善有後冠裳之秀所就未涯推恩有階小子誌之有俟將來

吉水縣丞常君墓誌銘

常君諱廷輔字尚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莫里人仕為江西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士君之在吉水也績用甚著江西盜羅頴侃號滿天星嘗破一縣賊良民無筭且善妖幻其衆雲聚鳥散通誅數載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獨獲其嫂蘆其蹤戮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漑田千頃值水潦江漲隄輒決君承藩檄修之越舊隄外數尺深植木椿內敷以板板內累茅土合舊隄增築之既又治水閘視時旱

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嘗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漂民
居數千民號舟以濟舟人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
亦蒼惶借栖民樓水不及樓板者寸許值君終事歸嚴督漁舟
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人曰民在水吾家人固在樓也
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止官甚倚用之每遇部內事重且難者
多以屬君巡按御史張公某分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叅政張
公琳相繼請旌於

朝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某又遣官自公所以旗鼓道送歸館
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號觀無雙士九邑咸推第一
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衆方謂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

得微疾乞休于當道者皆勉留不許乃遣其弟走踰於

朝得致仕時年五十六也君少穎敏重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
動皆不妄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言姪表皆少失怙恃
君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貧者曰用曰柱輩皆無以
為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已田以分給之臨
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為慷慨
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寇亂多閒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
之既不輸賦又恣暴良民且僭亂識者憂之君為太學生獨上
疏陳其利害請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等官議
卒從之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年無徵之賦亦有所

歸遂為鄉邦百世利益君之表表者固無待於既登仕之日而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國初有諱五嗣者始自慶遠府之宜山縣而遷平南祖諱以明父諱升任廣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子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馮名世次適梁國用次適李鵬三婚皆縣學生次未行孫男三應韶應龍應鳳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塋于某山之某以書馳訃邦相嘗從予遊君之行予固已得其槩矣及閱邦相所狀詞多撫實益信君之為表表也乃節其詞為序而系之以銘云峩峩在位有公有卿聲華振動誰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公鄉或無得而稱置位較德孰辱孰榮我觀常君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一丞效官賢名在世使天少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嗚呼窮之所養達之所施計君治行之懿固已占於家食之時士不厚其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嗚呼知德者宜毋以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往時清講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值疾作荷先生罔極之恩百大圖全之又屬同舍生王君泰視護疾以獲瘳故清與君交誼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庵公見其古貌龐然古心泊然家事田圃而室中有書滿几談論間徃徃及之清以是知公之賢

而時方有行不得久留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庵而公卒
矣哭吊而返越二月泰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徵銘以葬
且曰吾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碌碌持敝帚欲售人以
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喪悲夫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
惟君子其畀之銘嗚呼公善人也是固當銘不銘何以伸吾情
且何以塞吾友之悲按狀公為人孝友而慈親在時出而課耕
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沒而喪祭必問禮第叔義屢空輒分所
有周之嘗諭家人云范文正公義均九族况吾親昆弟耶吾力
雖非范比尺布斗粟猶可及吾弟也鄭氏女兄無子不得於其
夫氏公迎歸以養終身不見忤已沒而禮葬之族孫宥孤且窮

寄食于治家公開之曰彼雖屬踈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
亟反之且為之婚而壽其所以衣食焉比此皆公之大節章章
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此其他清雖未及悉也信
其為善人矣而况昔者一嘗及公之丰采已乎公諱隱字叔仁
世為閩縣之水福里人曾祖拾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
某早卒次惠次泰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
永樂庚子十一月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日其塋卜
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窆則樟林山之原背丁面癸銘曰吁嗟
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清世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
不喪其真書香有繼寒谷自春噫視彼之烜烜赫赫而一行無

足錄者一日蓋棺萬迹俱塵所得竟孰屈而孰伸吁嗟公兮我
思古人

涂室戴氏墓誌銘

筭江涂處士賢賓將葬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之埤埔山
令其姪郡學生經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諱儘娘大父某父某
世為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年十八歸于涂事姑余氏孝姑
有疾旦夜侍左右奉湯藥久而不懈處士弟賢俊始尚幼衣服
飲食類出戴氏供具無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篤相友愛一錢
尺帛不以歸私帑戴氏能終始順承其意處妯娌和翁然無間
言故其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以此受旌於有司

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力贊處士置側室亦無子後
有抱養子出陳氏甚愛之既冠止婚矣晚乃與處士議以為竟
非我族恐負祖宗地下即厚遣之歸其宗而立其次姪為後嗟
夫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戴氏始孝於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
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此則未易
能也况婦人之仁多失之小不忍戴氏取陳氏子於孩提襁褓
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旦覺前之為非是毅然贊其
夫使別而正之不以清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婦人之智所及
者予少時嘗聞經之母家萬石劉民謂涂氏伯父母鍾愛其姪
若已子迥與庸俗情不類吾母尤喜談之最後寓開元寺讀書

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童僕携新米蔬果來視之使內
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
日所狀戴氏之賢殆不為誣是故樂為之書也某生於永樂癸
卯十二月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塋以己巳
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虛右為處士壽歲也銘曰夫以
善名是維其內輔之貞嗣以姪繼是亦其協正之義嗚呼雖不
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巨箕所刺雖丈夫為不識反字滅郛
以莒者雖丈夫為不識仁字而在女婦又不必皆如曹大家李
易安者然後足為知書耳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福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其夫某死
官事家且落窳窳無助大志獨立一子慈時在娠兩月既就乳
以養以教長為娶婦生孫二曰燉曰燮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
未及葬燉繼亡嗚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
哀哉其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為自終
之具垂絕獨懇懇囑其友王泰求清為傳其祖母以遺其後人
顧居相遠燉又舉於顛沛未由得其節之詳而備書之僅得其
槩如此哀哉燉之志可念也清質燉為人於其友益使人追向
之不能忘嗚呼豈獨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明敏而慤於學也

專深於理味發之言尤雉躓割切與清俱雲室先生門人獨遊
不同時耳逮後一先即情親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館之家塾
以子姪託之同門諸友及九與交遊者皆信重之無間其祖母
歿以父有疾翌力成禮悲哀倍常其卒以此傷生乎年纔三十
五無子哀扎燉不死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辜文
昌季濬曾樞蕭寧葉性何珪素并立琚及泰諸人以義相倡為
理其喪并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為築生墳三二以待其父母一
待其妻蔡氏庸以蓋其遺恨於冥冥也嗚呼卧病呻吟之中覽
泰所為求傳事意愴惻傷泣為感數端顧碌碌何足任吾文明
之意哉聊以寄吾哀耳泰之為求傳也三百八十里而

來值清疾間愈復作負之久矣

靜庵先生傳

靜庵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候官縣雲程里人晉雲
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目輒記其大半為文
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
法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乙酉第瑯廷玉亦領薦相與北
赴會試至鷺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鬱不
散家人每接之夢寐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間器物或
自動家人乃如待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
扶之箕之運袞袞不休就視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

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憐隻
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口本期接武青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
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
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與詣几前
訪之亦皆有詩與叙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美君家總俊英柰愚
不幸棄雲程其別王秉中云黃卷悠悠誰切砥平生空負一經
綸又為牟勤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
山影又自賦書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又曰若人
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則豫為作祭文遠方朋
友來告別則為作送別序以贈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

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庵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
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况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
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
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
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
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相響答如此
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稟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
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
抑自古之身死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往往皆厲屬
如先生者非夔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始終正道生死一文儒

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為賢若夫既死而猶戀戀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魂自古有之槩皆不能免於怨懟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懟目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為厲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遽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閩失一傑士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為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

兄弟二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任御史奉

勅提督南畝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冰霜之戒云子二長文祿敦詩禮而克家次文績領弘治乙卯鄉薦孤根有托亦先生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始得遊雲室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間者文祿兄弟出示遺玉編而泣因屬言以記其事清故得詳焉蓋程子所謂別是箇道理者釋氏謂地水火風尚遲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恠而不恠也清今傳之殆不終於語恠也况在文祿兄弟之情其不容已於不傳乎

高祖為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存桃山之
巖寔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蓋小金青龍三顧白虎四衛墳前印
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群山垣護天清日朗時厯數之得百餘
峯焉地家以為出泉城東諸墳鮮有其比此非所宜瑣瑣以公
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并歲月日辰之類
亦皆公病中所自裁墓銘吳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
故都憲朱公鑑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
實一時善士也若翁貌頗類之清後登金粟洞中別室有望像
一位神牌曰檀越主純齋處士蔡公其貌果與家君類蓋公畫

像大小二軸藏於長房者已燬于火清以是召工就洞祠傳其
像以歸公晚歲委家於子遊神物外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
城市貿遷至窮年絕葷膾進士周太初挽詩所謂處士素樂善
晚年長蔬食大兒能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
帽山之巔自山麓至洞約十里許公於諸山多所遊寓而居此
山獨又道流相傳公用已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居
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陳府尊贊

清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拜公今公

歿且十有八年矣仲子漳以遺像屬贊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懌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然我心愴然嗚呼公有常布之行履有錦繡之心智及進而握

皇家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黜而今也擢而守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間桑榆景霽風月晴閑斯又其風節之高挺然於歲寒之天者也嗚呼公斷斷乎其德孔多我思公兮閩山峩峩

童廷式贊

少而思奮老而益堅習有杜氏之庫手弄堯夫之丸其志之所

期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柰之何先久陷於壯日穎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越常資以待度外之士則馬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像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習次無涯往古來今十九史善各早著於鄉邦孝行晚產於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衣夜深細字蓋一味乎道腴始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布帛兮豈不猶賢於世之心蒿采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實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下鮮矣
其子啓迪請予為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異伯奇履霜於
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為家病也古今蓋莫可勝計猗
嗟林母其貌吾未及一識其行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里隣
多嘆其慈惠姻戚咸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真謂子之
事母也誠而至母今嗚然兒亦暮矣藹天倫之無間諒感孚之
常理絜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為之贊非贊之體

陳慶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蕭散恍乎神人吾以是卜其平生自
非卓犖不群之士殆亦萬天無懷之民

黃樂易先生贊

望之肅肅即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守心乎累陌黃塵
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侵於孩童能
七十餘年不一囚於刑憲嗚呼樂易哉是翁樂易哉是翁

郭曰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閉戶徒勤孫敬之功
題柱莫酬相如之志白首青氈吾事已矣嗚呼世或口蜜腹劍
而位公孤或玉表石中而身朱紫公豈宜然抑亦命耳嗟夫問
之輿人孰為君子